

淨土宗



宗旨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Pure Land Buddhism

May . 2017

雙月刊 第 26 期 民國 106 年 5 月出刊

【贈閱】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初祖——慧遠大師
- 二祖——曇鸞大師
- 三祖——道綽大師
- 四祖——善導大師 (宗祖)
- 五祖——承遠大師
- 六祖——法照大師
- 七祖——少康大師
- 八祖——延壽大師
- 九祖——省常大師
- 十祖——蓮池大師
- 十一祖——蕩益大師
- 十二祖——截流大師
- 十三祖——省庵大師
- 十四祖——徹悟大師
- 十五祖——印光大師



淨土宗

目錄

4	【宗學理論】	五果門皆是彌陀願力迴向 釋慧淨
9		兩種成佛之道 釋宗柱
14		要弘二門之分判 釋淨宗
26		凡夫入報與本願稱名：善導大師淨土觀析論 陳永革
40		大慈悲五要點 釋慧淨
56	【法義闡釋】	佛的智慧慈悲願力 釋慧淨
62		淨土宗「四不」(四) 釋慧淨
76	【淨宗俗諦】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釋淨宗
77		做一個無公害的人 釋淨宗
78	【淨土宗妙喻】	如母憶子：《念佛圓通章》深義 釋慧淨
81	【淨土常識】	淨土宗小常識
83	【問答釋疑】	淨土釋疑·專文 「日念三萬以上，是上品上生人」是何意？
87	【修學園地】	他死了，我活了 釋宗道
90		同處異見 佛取居士
91		和觀世音菩薩做兄弟 —— 一個程式猿的學佛體會 佛新居士
95		在這娑婆世間 佛普居士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美術設計：淨心居士（巫麗雪）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 99 當孤獨的心，遇到彌陀的愛
 ——英國蘇格蘭喜開第一朵芬陀利花 | 佛晶居士
- 102 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在義大利熠熠生輝（中英對照） | 淨超居士
- 108 柳暗花明 終遇善導（中英對照） | 淨純居士
- 115 從上帝的天國到阿彌陀佛的淨土（中英對照） | 淨仰居士
- 120 【淨土宗藝術】 二河白道圖 | 佛昀居士
- 126 山茶花開 |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 127 【念佛感應】 信魔災禍轉彌多 一念彌陀業消除 | 釋淨本
- 129 念佛止住車流 化險唯賴彌陀 | 楊淨茵
- 130 一句佛號送丈夫往生 | 佛迎居士
- 132 【漫畫專欄】 佛號一出 天明鬼去 | 出自《念佛感應錄（五）》
- 138 【因果紀實】 經過投批 命終好走 | 佚名
- 139 睡在門前 應打招呼 | 賴益堂
- 140 【佳文欣賞】 「牛」是怎麼死的？ | 轉載自網路
- 141 【環保慈善】 減少垃圾，環保新風潮——可食用塑膠袋問世！ | 轉載自網路
- 144 【最新消息】 淨土宗相關網站
- 145 新書出版訊息
- 146 【流通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 148 叢書目錄



五果門皆是彌陀願力迴向

文／釋慧淨

《往生論註》下卷之末，第十一、二十二兩願連引，顯示本論所說五果門之益，全是彌陀本願力所迴向。

謂前四門者，現生住正定聚，當來證無上涅槃，此是第十一願所成就；

第五門還相利他，是第二十二願所成就。

故五果門皆是彌陀願力所迴向。

《往生論註》下卷之末，也就是整部《往生論註》最後的結論，曇鸞大師以問答的方式闡釋天親菩薩所說的修「五念門」得「五果門」，就能夠「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速」是靠自己的力量還是靠阿彌陀佛的力量呢？這則問答引三個願（第十八願、第十一願、第二十二願）來證明。

「五果門」的說明在《往生

論》）《聖教集》第225~226頁）。

入第一門者：以禮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故，得生安樂世界，是名入第一門。

入第二門者：以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智相修行故，得入大會眾數，是名入第二門。

入第三門者：以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行故，得入蓮華藏世界，是名入第三門。

入第四門者：以專念觀察彼妙莊嚴，修毗婆舍那故，得到彼處，受用種種法味樂，是名入第四門。

出第五門者：以大慈悲，觀察一切苦惱眾生，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迴向故，是名出第五門。

從文面來看，好像是要「五念門」成就才能獲得「五果門」。但經過曇鸞大師的解釋，我們才曉得《往生論》背後的含義，是在顯示阿彌陀佛的本願力能夠讓我們「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因此天親菩薩所講的「五果門」，其實就是阿彌陀佛為我們完成，然後迴向給我們的。

退一步來說，如果「五果門」不是阿彌陀佛為我們完成的，十方眾生，尤其是博地凡夫就要絕望了。因為不能達成「五果門」，就不能往生極樂；不能往生極樂，就不可能脫離三界六道輪迴。如果是這樣的話，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速滿足」的本願威神之力又在哪裏？所以，有了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天親菩薩《往生論》的真精神才被顯露出來，發出燦爛的光輝。

淨土法門的真精神

曇鸞大師在結論的地方引用四十八願當中的三個願來證明，讓我們能夠真正、徹底地了解淨土法門的真精神所在，也讓我們徹底信受：唯有淨土法門能夠救度我們出離三界六道，往生極樂，快速成佛。

因此，這個問答是《往生論》和

《往生論註》的結論，是淨土宗大綱大要的地方。所以《往生論註》對淨土一宗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功勞。

(1) 第十一願成就前四門

「謂前四門者，現生住正定聚」，意思是說「五果門」的前四門顯示「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的人，由於有阿彌陀佛的迴向，讓我們現生在娑婆世界的時候就已經獲得「住正定聚」的身分；既然現在已經住正定聚，當來往生之後即證無上涅槃。

現生住正定聚，當來證無上涅槃，這有什麼根據？在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中，第十一願言：「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阿彌陀佛已經成佛，當然他的願也已成就，因此我們也就能獲得這個願的利益。

第十一願當中有兩個願事：第一就是「住正定聚」，第二就是「必至滅度」。這兩種利益是到極樂世界之後才能獲得，還是現在就能獲得？從曇鸞大師的問答解釋中就可以了解，我們現生在娑婆世界當中，還沒有往生極樂世界，就能預先獲得其中之一——「住正定聚」；而「必至滅度」——必定進入涅槃，是往生到極樂世

界之後才能獲得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已經獲得「正定聚」了。「正定聚」也叫作「不退轉」。曇鸞大師有一句話說「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意思是說，在往生極樂世界之前，無量貪瞋癡、塵沙煩惱罪業還沒有斷除時，就已獲得終必成就涅槃的身分。所謂「涅槃分」，就是指「住正定聚」；完全的「必至滅度」往生後就能夠獲得。

(2) 第二十二願成就第五門

「第五門還相利他，是第二十二願所成就」，也就是第二十二願所講的「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還來娑婆以及到十方世界廣度眾生，這叫「還相迴向」，所以說「還相利他」是第二十二願所成就。

「故五果門皆是彌陀願力所迴向」，所以五果門都不是我們所能修得的，通通都是阿彌陀佛所完成而迴向給我們的。就「機」來講，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就「法」來講，阿彌陀佛於十劫前就已經全部完成了，所以我們既無能力修，也不必修。

(3) 從果向因之菩薩

又第十一願之後引第二十二願，顯示第二十二願所誓之一生補處之菩薩，既已獲得第十一願所誓必至滅度之益，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乃是從果向因之假現因位之菩薩，並非因位菩薩。

曇鸞大師引用這三願，在第十一願之後，接著引用第二十二願，顯示第二十二願所講的一生補處菩薩到十方世界去供養諸佛、度化無量眾生，是從果向因而方便示現的因地菩薩，並不是真正的因地菩薩。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一生補處的身分，當然是一種方便的示現，並不是因地的菩薩在修普賢行。這是曇鸞大師引用二十二願的目的。

(4) 淨土源於阿彌陀如來本願

「《無量壽經》中，阿彌陀如來本願言」——《往生論註》卷末所引三願，但云「願言」，然此所以具標者，為對比前後所舉《十地經》等所說「釋迦如來一應化道」也。

比較前面，曇鸞大師在這一段回答中用較長的文字來說明，目的是為了「對比前後所舉《十地經》等所說『釋迦如來一應化道』也」。



日本 鎌倉時代（1185—1333年）當麻曼陀羅 立軸；墨色和金色絲綢

「前後」是指哪裏呢？「前」就是指第一問。第一問是舉出《十地經》來問難，所以曇鸞大師在這一段之後也舉出「十地階次」以為對比，說明阿彌陀如來的本願功德以及《十地經》所說的「釋迦如來一應化道」之施設。往生之後就快速進入一生補處，超出常倫諸地之行，這是阿彌陀如來的本願。而第一問所引《十地經》的十地階位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

的一應化道。把阿彌陀如來的佛名特別列出來，是為了跟後面「釋迦如來」的佛名對比。阿彌陀如來的本願是橫超的，釋迦如來在娑婆世界所顯示的十地階位的法門，跟阿彌陀如來的本願是不一樣的。所以，曇鸞大師在這裏就不厭其煩地舉出「《無量壽經》中，阿彌陀如來本願」這幾個字。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祖師著作的

一文一句都有其前後關係，都有其原因、目的。我們看這些著作，必須了解這一點，看出這些關鍵地方。如果含糊看過，不但埋沒了祖師著作的本意，也看不到祖師所要說的核心、重點。

問者既以《十地經》為執立難，故答以不止《十地》，《仁王》《瓔珞》等諸經亦說「十地漸進階次」，此皆是「釋迦如來於此閻浮提之一應化身教化之道」。

「問者」就是第一問，第一問是以《十地經》的內容為標準來設立問題，指責不可能有橫超的道理，所以這裏就一層一層來回答，說不只是《十地經》，《仁王經》《瓔珞經》等也講十地漸進的階次。這些十地漸進階次的教理，都是釋迦牟尼佛在閻浮提的應化身所教化。

釋迦牟尼佛在這個娑婆世界是應化身，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是報身，報身的教化和應化身的教化當然是不一樣的。

《仁王經》全稱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共有兩卷，收錄在《大正藏》第八冊；有兩個版本，一是由鳩摩羅什三藏所翻譯，一是由不空三藏所翻譯。《瓔珞經》全稱

《菩薩瓔珞本業經》，也是兩卷，收錄在《大正藏》第二十四冊。《仁王經》和《瓔珞經》同樣都在說明菩薩發心、立願、修行，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生生增上不退，在這些過程中所要經歷的階位。《仁王經》說有五十一個階位，《瓔珞經》說有五十二個階位，大體上是一致的。所以凡是談菩薩修行進階的位次，不是引用《仁王經》就是引用《瓔珞經》，但是後來都是以《瓔珞經》為標準，因為《瓔珞經》談得比較完整。

今《往生論》所說，乃是《大經》所明彌陀本願力，能令遇者速疾滿足功德大寶海。以彼難此，非理所宜，為顯此意，故具言「阿彌陀如來本願」。

為什麼要完整說出「阿彌陀如來本願」呢？因為《往生論》所說的，是《大經》所顯明的彌陀本願力。這個本願力能夠令願生彌陀淨土的人往生淨土之後，遇到彌陀就能速疾滿足功德大寶海。所以《大經》所講的，和《仁王經》《瓔珞經》《十地經》所講的教理本來就是不相同的。既然教理不相同，就不應以自力、聖道、難行、漸進的教理，來評斷、指責他力、易行、圓頓的淨土法門。

（摘自《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兩種成佛之道

文／釋宗柱

曇鸞大師說：「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他方淨土何必如此？」

大師此段法語就是說釋迦牟尼佛來到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他本來是帶了兩套成佛的系統，一套是按照我們娑婆世界，按照我們閻浮提眾生的特點而量身訂做的，我們娑婆眾生什麼特點呀？閻浮提眾生，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三維空間，加上一維時間，這樣一個時空態裏邊，時間有前後，空間就有大小，有隔礙，這樣我們的生理特點就是：從一生下來，逐漸地、慢慢地長大，最後生老病死，有這麼一個過程；我們的思想一生下來什麼也不懂，慢慢地懂一點事了，學習知識，上學，一年級一年級的逐漸地積累知識，總結經驗，就成熟了。這種特點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做什麼事情都要有個次第，要有一個過程，要有個階段，一步一步地來，所以釋迦

牟尼佛針對我們這樣的生理、心理特點，就給我們制定了一套修行成佛的系統，就是一步一步地來，本來是一乘佛法，化為五乘，人乘、天乘、持五戒十善，然後再學習苦集滅道之法，三十七道品，然後再學大乘法，六度萬行，慢慢地，破一品無明，證一分法身，從初信位，十信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生生世世不停地修，最後三大阿僧祇劫，煩惱分分破，實相分分證，破沒了就成佛了。經歷了很漫長的時間，這是我們娑婆世界修行成佛的通規，就是通途的規範。通途的修行必須經歷的這麼一個過程，一步一步地最後達到目標。

同時釋迦牟尼佛除了他給我們娑婆世間的眾生量身訂做的以外，他還進口了一套修行系統，就是極樂世界成佛的一套系統，這套系統沒有階梯、次第，沒有過程。為什麼呢？因

為極樂世界沒有時間，他是打破時空，沒有時間。我們有時間，我們是有量的，極樂世界是無量的。無量光，無量壽，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時間，當念即成，所以當下念佛當下成佛。因此印光大師就說：「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徹悟大師就說：「念佛時即見佛時即成佛時，求生時即往生時即度生時，三際同時，更無先後。」講的一個同時。在大乘佛法，也就是圓教，最高的法界是什麼法界？比如《華嚴》的事事無礙法界即是！什麼樣子呢？《華嚴經》總結了十玄門，第一玄門就是「同時具足相應門」。同時就是無前無後，當下，在佛來看他是沒有時間，他是同時，在我們來看我們就有時間，就有前後。所以在佛來看當下的一念，它既是當下，又是過去，又是未來，亦可一念為長劫，亦可縮長劫為一念。

比如《華嚴經》講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當他參訪到毗目瞿沙仙人的時候，這位仙人抓住他的手，當下抓住就放開了，就在這一握手短短的一秒鐘不到，在善財童子感覺，他就這短短的握手中，他就去參訪了無量無邊的世界，參訪了無量無邊的佛，度化了無量無邊的眾生，感覺到經歷了無量長劫的時間，可是當他做

完了這個事情回過神來一看，僅僅是握手的一剎那，這就叫同時。

時間其實是我們娑婆眾生的一種錯覺。愛因斯坦也說：過去、現在、未來不存在，是我們的一個錯覺。可是這種錯覺我們從小到大已經根深蒂固，已經習慣了。

過去在一些修行的故事也好，民間故事以及像印光大師《文鈔》中就舉過一些例子，比如周朝的太子去學仙：「進山方七日，出洞已千年。」進了山洞和老道學仙，他感覺只學了七天，一出來從周朝到了唐朝，已經一千年了，穿越時空了。那麼我們能理解嗎？

還有就是八仙的傳說，曹國舅他想升官發財，做事業，然後鐵拐李給他扔了個枕頭，他躺那做夢去了，當時鐵拐李還在熬稀飯，把米扔進去，可是幾分鐘這個米還沒熟，曹國舅醒來了，他感覺自己作了非常漫長的一個夢，夢見自己去進京趕考，最後被皇帝重用、做官、娶妻生子，到處去幹事情，直到老了，有一天得罪了皇帝被貶為庶民，幾十年非常漫長的時間，醒來一看那個米還是硬的，還是生的，只不過幾分鐘而已，這又是一種錯覺。

另外我們人生活在地球上幾十年，我們感覺到幾十年挺長的，可是天上的人看我們，只是一眨眼功夫就死光啦。同樣的道理，我們看水裏的一種生物，一種小蟲子叫蜉蝣，朝生夕死。早上活了晚上死，我們感覺到牠太短暫了，可是在牠自己的境界中那也是一輩子，生死就是一輩子，難道牠會感覺到很短暫嗎？就像我們人感覺自己這一輩子挺長的，天人一看呢一眨眼，所以時間就是一種錯覺，時間既然是錯覺，那麼真實的又是什麼呢？在佛的境界中他就沒有過去，沒有未來，都是當下一念。所以他就不會老，無量壽，永遠年輕。那麼在時間上他是同時的，「同時具足相應門」。「同時、相應」，它和什麼相應呢？和佛性相應，佛性——《心經》講的不生不滅。不生不滅就是同時，就沒有前沒有後。具足是什麼意思？具足就是「一法具足一切法，一法成即一切法成」。

合起來舉經文的證據來解釋：例如《地藏菩薩本願經》第一品，〈忉利天宮神通品〉，釋迦牟尼佛在天上為母說法，發出四十多種光明雲，然後無量的諸天，色界、無色界諸天都來集會，還有八部，還有鬼神，這個鬼王，那個鬼王來了一大群。佛就

問文殊菩薩：文殊你看一看這麼多的眾生都來聽法了，你看看他們有多少呀？文殊菩薩說：憑我文殊的智慧實在是無法計算有多少，無量無邊。然後佛就說：這無量無邊的眾生，皆是地藏菩薩已度、未度、當度，已成就、當成就、未成就者，這裏大家看到這幾個字會不會覺得怪怪的。那已成就的他能來，當成就，他還沒成就怎麼能來呢？未成就，對我們來說連影子都沒有他怎麼能來呢？

就像我，我跟大家說我今天請客了，我的許多朋友都來了，還有朋友他們還沒生下的兒子，將要生下的兒子都來了，還有呢，他們十八代、一百八十代、無量代以後的孫子都來這裏聚會了，大家會覺得講這話是不是個瘋子？那還沒有生出來他怎麼會來呢？就像佛經所說未成就、未度的人都來了，那我們怎麼想呢？我們站在我們的時空態裏邊永遠想不清楚，可是佛的境界他是同時的，他沒有現在、過去、未來的感覺，他就是同時的，過去、現在、未來同時存在。

具足就是「一法具足一切法」。什麼意思呢？阿彌陀佛十八大願說：十方眾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十方眾生，你若不往生成佛我就不成



十六世紀 室町時代佛畫 掛軸 絹本設色 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收藏

佛，你們通通往生成佛了我就成佛。意思是我阿彌陀佛已然成佛了，十方眾生共同成佛了，而且都是同時的，同時成佛，阿彌陀佛十大劫以前成佛了，在同時的狀態中十方眾生共同成佛，一佛成佛一切眾生都已成佛。在佛那裏是同時的，同時具足，而在我們的境界中呢，時間就有前後，自己看自己怎麼也沒有成就，也沒有成佛，在佛那裏已經成就了，成就在哪裡呢？就成就在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之中。所以我們一稱念六字洪名，就會怎麼樣呢？阿彌陀經說：「已願已生，今願今生，當願當生。」啥時候願意往生成佛啥時候就成佛，不管什麼時候你只要願意去就去了，說明什麼問題呢？我們成佛的功德早已完成在六字洪名之中了，不需要我們再修了，不需要我們自己再費力了，阿彌陀佛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這就叫同時具足。

因此說，釋迦牟尼佛為我們量身訂做的系統，是讓我們自己以戒定慧，斷貪瞋癡煩惱，一步一步往上爬。另一套系統就是當下念佛，當下成佛。區別是：第一個難，第二個易；第一個好信，第二個難信；第一個難行，第二個易行。也就是說戒定慧容易相信可難修行，而念佛容易

行，容易做，可是難信。但是只要你信了，當下成佛。

最後回到曇鸞大師那句話：「言十地階次者，是釋迦如來於閻浮提一應化道耳。」十地階次就是一步一步往上修，一步一步往上修這種戒定慧斷貪瞋癡的方法，是為我們閻浮提眾生量身訂做的，他方淨土何必如此？極樂世界，包括其他佛國土，他們成佛的方法能和我們一樣嗎？人家當下就成就了，我們是慢慢成就，我們有慢慢成就的這種理念、這種固有的思維模式，其實這種思維模式是一種扭曲的、顛倒的、錯誤的模式，錯誤的思維模式來理解佛的境界，理解當生成佛、當念成佛的法門肯定會曲解，難以生起信心！所以是我們的觀念錯了，不是佛經錯了，也不是祖師錯了。🙏

要弘二門之分判

文／釋淨宗

（一）引文

1. 要弘分判

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有所謂的難易二道、聖淨二門、二藏二教之教判，皆是立於淨土宗之立場對整個一代佛教之大判。除此之外，善導大師《觀經疏·玄義分》又有針對淨土門內之細判：

娑婆化主，因其請故，即廣開淨土之要門；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

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

細判就是更加詳細的判釋。大判是粗略、籠統的判釋，把整個佛教一分為二，像聖淨、難易。在淨土門之內，曇鸞大師、道綽大師都沒有判，而善導大師判為要門和弘願。

「娑婆化主，因其請故，即廣開淨土之要門」，大家如果瞭解《觀經》，就明白「娑婆化主」是指釋迦牟尼佛，因為韋提希夫人的請求。韋提希夫人請求了什麼呢？「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我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請佛告訴我怎麼修行、怎麼觀」。因為她所請，釋迦佛就「廣開淨土之要門」。

「安樂能人」指安樂世界能教化的教主阿彌陀佛，「顯彰別意之弘願」。

這是要門、弘願的來歷。要門的法門主是釋迦牟尼佛，弘願的法門主是阿彌陀佛。

二佛有二教。下面解釋：「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定」是息慮凝心，很好明白；散善不必息慮凝心，而是廢惡修善：這就是定善和散善。那為什麼稱其為要門呢？「要」就是重要、關鍵。在《觀經》最後，阿難又問釋迦牟尼佛：

世尊，當何名此經？此法之要，當云何受持？

釋迦牟尼佛說：

此經名《觀極樂國土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亦名《淨除業障生諸佛前》。

然後又對阿難講：

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此法之要」就是指「專稱彌陀佛名」。要門就是說：你想專稱彌陀佛名，就要有一個門進來，那就通過定散二善迴向，進入一向專稱佛名。所以這個「要」是有特別所指的，所謂「此法之要，當云何受持」。

「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這是指要門，就是入要之門，要門是進入要點的一個門戶。要點是指什麼呢？就是指弘願，「此法之要，當云何受持」，「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要」是指無量壽佛名，定善、散善是通入專持無量壽佛名的門戶，所以稱為要門。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也」，這是弘願，弘願就屬於阿彌陀佛。所以，解釋《觀經》的時候，善導大師很明確地是以《大經》彌陀的弘願來看待《觀經》的，同時也是以《觀經》的下輩三品來解釋《大經》的，是《大經》《觀經》《阿彌陀經》互相對照來解釋的。《大經》經文「乃至十念」應該怎麼解釋，各人說法不一樣；善導大師是參考《觀經》下輩三品來解釋的。

這段文就稱為「要弘分判」，把整個淨土門分判為要門和弘願。要門就是修行定散二善迴向求生：定善就是息慮凝心，禪宗參禪、天臺止觀等，不管修哪種都可以，只要是修定，都屬於定善；散善就是廢惡修善，持戒、佈施、誦經、拜懺，這些不需要入定修行，屬於散善，這樣散善迴向求生。定善、散善合在一起，屬於要門。這一對照，就知道了，某人在修行，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淨土門的。他雖然屬於淨土門，在淨土門裏屬於什麼呢？他在修要門。弘願呢？一切善惡凡夫得生，都靠阿彌陀佛大願業力，一向專稱彌陀名號，靠佛願力，這是弘願。這就是「要弘分判」，在淨土門裏分出兩個類型。

2. 要弘廢立

又，《觀經疏·散善義》最後結論：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此為「要弘廢立」。「廢立」意同取捨。

這需要更多的解釋。

「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就是《觀經》解釋到最後了，前面這麼長，十六觀都說完了，裏面有十三定觀，是定善，九品當中的上六品是散善，定善、散善迴向求生極樂：這是「兩門之益」。

但是到最後，佛說「持無量壽佛名」。為什麼說「持無量壽佛名」呢？因為「望佛本願」，這是阿彌陀佛的本願。釋迦牟尼佛講「定散兩門之益」，他內心有個目標。他是看著哪個目標？他是看著阿彌陀佛的本願，是以此為目標來講，慢慢引過來，佛意是引導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把「要弘廢立」這段文和前面「要弘分判」文對比的話，「定散兩門之益」的「定散兩門」不就是要門嗎？「望佛本願」不就是前面說的弘願嗎？弘願是要弘分判時講一個理則，「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這裏講具體行法，怎麼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呢？「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這裏說「意在眾生」，是什麼樣的眾生呢？就是上面那段說的「一切善惡凡夫」。這一對比就非常清晰了。

在要弘分判的時候，沒有明確取捨，有那個意思，但沒有明確地表達出來，因為還沒到時候。慢慢地，就像圖窮匕見一樣，整張圖慢慢地展開來，到最後圖打開匕首就現出來了。「持無量壽佛名」「利劍即是彌陀號」，弘願顯現出來了。所以，「雖說定散兩門之益」，不過是要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進入弘願。這一點需要大家細細地思維。

（二）釋義

要弘二門之分判，主要引用了善導大師兩段文，接下來解釋。

這兩段文特別重要。一段是要弘分判，一段是要弘廢立。要門、弘願是善導大師特別義立的名目。什麼叫「義立」呢？就是在經典裏沒有這樣的字句，而是根據經典的意思所立。這樣特別所立的名相，叫義立的名目。我們學習善導大師的法脈傳承思想，對「要門」「弘願」比較熟悉，而且知道它們的重要性和其中的智慧、善巧方便。一般修學淨土的行人對「要門」「弘願」兩個名相很陌生。在中國，一千多年來，很多大德法師在解釋淨土的時候很少引用這種名相，因為善導大師著作沒有流傳下來，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組淨土概念。

要弘分判文是在《觀經疏·玄義分》開頭，就在「開宗明義」的地方；要弘廢立文是在《觀經疏》結尾，在解釋流通分的地方。一個是開頭，開宗明義；一個是結尾，作為總結、定論：兩段文前後呼應，首尾一貫，成了一條線索。善導大師解釋《觀經》，就是以「要門」「弘願」開頭，最後收結到一個點，好像人的脊椎骨一樣，整部《觀經》脈絡、主線就非常清晰。善導大師的解釋，如果會讀，就會覺得非常暢快。慧淨上人把這兩段文稱為《觀經疏》的「兩處眼目」，非常重要。「眼目」就是眼睛，這兩段文能夠理解，看《觀經》就有眼睛了，就能夠明瞭、通達，所以叫「眼目」。如果這兩段文根本不瞭解，那就沒有眼睛了，就不能理解《觀經》玄義、宗旨。

1. 要弘分判

接下來先解釋「要弘分判」。

善導大師將淨土一門又別分為要門與弘願兩種，以《觀經》所說「定散二善迴向求生」為要門，以《大經》所說「一向專念彌陀佛名」為弘願。

善導大師將淨土別分為要門與弘願兩種，這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來。這是解釋「要弘分判」。

2. 要弘廢立

下面解釋「要弘廢立」。

先離開定散之要門，後還捨之，而獨取弘願之念佛一行。故知要門為方便，弘願為真實。以要門引導諸機歸入一向專念，是釋迦開說定散二善之意。

文句都很簡略，但是意義很充實。「先離開定散之要門」，指《觀經》先講十三定觀；然後講散善的三福九品，前六品講大乘善、小乘善和世間善：這是定散二善。「後還捨之」是指到了《觀經》流通分，阿難問佛「此法之要，當云何受持？」釋迦牟尼佛說：「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這時，十三定觀也不提了，三福、諸善也不提了，這就是捨；只說下輩三品之念佛，《觀經》流通分付囑阿難說「持無量壽佛名」，這是「弘願念佛之一行」。前面雖然開了要門，後面又捨了，這叫「廢立」。

這就知道：「要門為方便」，「方便」的意思是不究竟，是權巧，是一時的施設；「弘願為真實」，弘願才是釋迦牟尼佛要講的真實本意，究竟義理在這個地方。釋迦牟尼佛講《觀經》，前面講的要門是一時性的。為什麼還要講呢？因為眾生根機沒有成熟，必須從要門慢慢引導，慢慢牽過來。

「以要門引導諸機」，「諸機」就是定善機、散善機，也就是六度萬行、自力修行的種種根機的眾生，引導他們進入弘願一向專稱。這是釋迦牟尼佛開說定散二善的本意，不然為什麼要講呢？意義就在此。前面說到「圖窮匕見」，這個比喻很巧妙，就是很有名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荊軻說：「趙國要獻城池給秦王。」秦王很高興：「在哪個地方？」就打開地圖看，展開圖卷，到後來匕首現出來了——荊軻的本意在這裏。

這些文如果詳細展開要解釋很多，希望大家可以參照《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這本書或者光碟來學習、瞭解這兩段；也包括聖淨二門判、難易二道判，都



日本平等院鳳凰堂扉繪九品往生圖 局部 下品上生 天喜元年（西元1053年）

有專門章節講解。

3. 要門的作用

接下來說要門的作用。

定散二善攝盡六度萬行，本來是聖道門自力難行之法，以之迴向求生極樂，即轉入淨土之要門；再轉即入弘願，專修念佛。

作為聖道門根機的人，本來就在修行六度萬行，沒有求生極樂。靠自力修行，如果沒有六度萬行，憑什麼往生極樂？現在修行六度萬行來迴向，就很善巧，就可以轉入淨土要門。這是一轉。

第二轉：「再轉即入弘願，專修念佛」。

所以，要門的施設有很方便的地方。

下面詳細解釋。

此要弘二門之分判，有雙重作用及目的：一為方便聖道行人轉入淨土，二為方便要門行人歸入弘願一向專念。

「此定散二門之分判，有雙重作用及目的」，有哪些雙重作用和目的呢？這就好像一個開關一樣，對內對外，開合轉動自如，在淨土門之內一開，可以轉入弘願；對外一開，可以攝受、接引聖道門眾生根機，非常方便。不然聖道門和淨土門之間好像有一條鴻溝：一個自力修行，一個他力救度；一個六度萬行，一個專念這句佛號，差距特別大，坎兒特別高，可能一步跨不過去。中間有要門一墊，上去了。

就好像高速公路，本來是兩條道，聖道門就是聖道修行，「我就要在這個世界成佛」，這是一條道；淨土門，專門念佛到西方淨土：這是兩條道。這兩條道之間怎樣才能有一個連接呢？開車能從這條道飛到那條道上嗎？可能有開飛車的，但很少。善導大師的要門就非常方便，他根據《觀經》的教理，在聖道門和淨土門之間加一個連接道、小岔道，從聖道門開出來，經要門一轉彎，就進入淨土門，進了弘願專修，這是非常方便的一條連接道，最終還是去成佛這個目的地。

所以，善導大師的教理建設，發前人所未發，對行人修持的方便，對整個法門教理框架結構的完善，是非常有意義的。之所以稱為「祖師」「楷定古今」，不是自封的，一看就非常清晰。

這兩重作用和目的，一為方便聖道行人轉入淨土，二為方便要門行人歸入弘願一向專念。這是先標出定散這兩種方便。

下面是解釋。

聖道門行人本期此土成佛，但此是難行道，若能迴向往生淨土，即自然成佛，即是易行道。成佛目標與行法雖相同，卻有難易之別，故能捨難取易，一轉而入淨土之門（要門）。既願生淨土，彼土是無為涅槃界，凡夫有漏福善不能往生，必須稱佛名號、乘佛願力方能往生，故再轉而入弘願專修，以佛果地一句萬德洪名，總攝一切因中六度萬行，即是捨劣取勝。

聖道門的行人本來是期望在此土成佛，修行六度萬行，證入佛性，得無生法忍，成佛，但這是難行道。以成佛為目標，發大菩提心，這是諸佛菩薩都嘉許、護念、肯定的，可是這很難。我們當初發心的時候很勇猛，往往人都是這樣，一開始覺得行，但走到一半就覺得不行了。

我有個親身經歷，中學的時候放寒假回家，那時候不通車，要走四十里路，還下著大雪，沒辦法，只能走。開始走覺得很有勁，不知道有多困難，下雪下得很厚，路都封了。那時我也才十幾歲，個子很矮，感覺雪都快沒到一半了，根本就走不動，再走一段就非常累了。那時候就左顧右盼，最希望有車來，能搭個便車多好啊！自己沒有力量了，就盼望他力了。

聖道門的修行，修啊修，修了一段時間就覺得：這時候有他力多好啊！心態自然就是這樣的。如果能夠迴向往生淨土，到了淨土就方便了，自然成佛。成佛目標跟聖道門一樣，同時還比較容易，是易行道。他本來也在修行六度萬行，目標也是為了成佛；可是，一個求生淨土，一個在此土成佛，就有難易之別。一比較，當然捨難取易，為了達成目標，愈容易達到的，愈要選擇它，這是自然的。比如做生意賺錢，同樣兩筆買賣，一筆很容易賺一百萬，一筆也是賺一百萬，但非常難賺，你願意選哪一個？毫無疑問，肯定選容易的。學習也一樣，要拿一個

學位，一個兩年很容易拿到，一個還要二十年，那你修哪一個？

從聖道門轉入淨土門了，那怎麼還叫淨土要門呢？因為還是以萬行迴向，這就是要門。既然願生淨土，就進入淨土門了，進入要門之後有一個陶煉的過程，一開始肯定還抱定自己的定散萬善修行，這是凡夫的習性，或者是慣性的作用。「彼土是無為涅槃界」，西方淨土是無為涅槃界，是不生不滅的境界，「凡夫有漏福善」和它因果不相應，所以就不能往生。但他未必一開始就意識到這不能往生，或者說很難往生，或者說即使能夠往生也往生得不殊勝，在邊地、疑城、蓮花胎當中，有種種不足。進入要門之後，經過《觀經》的陶冶、陶煉，懂得了必須要稱佛名號、乘佛願力才能夠往生極樂無為涅槃界。

這樣，他根機就成熟了：既然求生淨土成佛，那何不再一轉？於是就順彼佛願，既殊勝又容易。所以這樣再轉就轉入了弘願專修，以佛果地一句萬德洪名，總攝一切因中六度萬行。怎麼能捨得放下六度萬行，來念這句名號呢？原來，這句名號已經含攝所有六度萬行，並沒有減少；不僅沒有減少，還提高了。為什麼？因為自己的六度萬行是因地的，還是不清淨的、沒有成就的；而這句名號是果地的，是成就的、圓滿的、清淨的。這樣，他也不會覺得有所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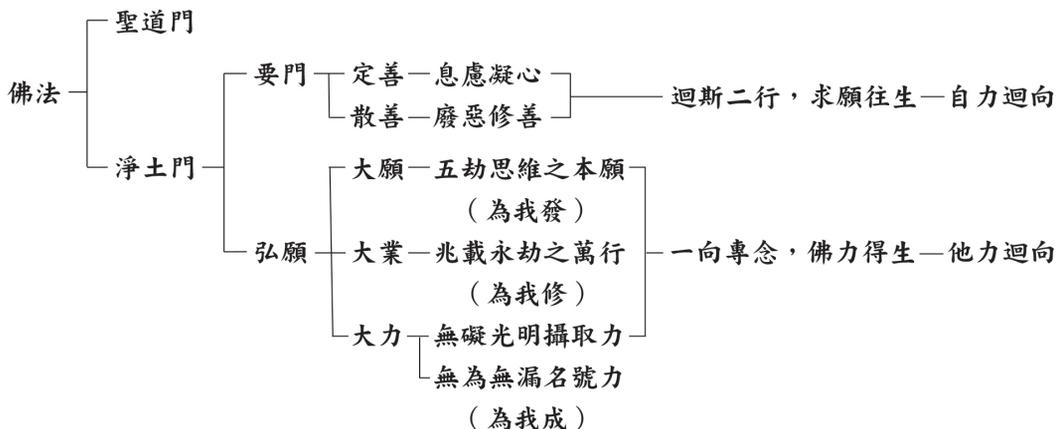
「捨劣取勝」，就是以六度萬行為劣，以稱佛名號為勝。

也是「捨自歸他」。所謂的修行，到這裏才算大功告成，天下太平。如果沒有捨自歸他，都還算不上，都是在外面繞圈子。「捨自」就是捨了自力修行的種種觀念，自力的心態捨掉了，歸入阿彌陀佛這句萬德洪名中，整個生活在阿彌陀佛的生命中。

這就是要門的兩重作用。

(三) 總結

下面我們來看三張圖表。先看下面這張圖表。



這張表很清晰。佛法分為聖道門和淨土門。淨土門之內又分為要門和弘願。

要門有定善，息慮凝心；散善，廢惡修善。這只是行法，怎麼會成為「門」呢？「迴斯二行，求願往生」，就成為要門。這是自力迴向，靠自力修行功德，來迴向求生，夾雜自力。

弘願以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為增上緣。大願業力指什麼？就是一句阿彌陀佛。這裏把「大願業力」分開了：

「大願」是因中五劫思惟之本願，阿彌陀佛為法藏比丘的時候為誰發的大願？為我們發的，為我發的。為什麼用「我」字？經文雖然說為「十方眾生」所發，但如果這樣讀過去，就和我們沒有交涉；要知道這條願就是為我發的，才感到親切。學佛就是這樣，我們念阿彌陀佛是一對一的，阿彌陀佛救度十方眾生，別把自己漏掉了，阿彌陀佛救我就行，十方眾生救不救是阿彌陀佛的責任，能把我救出來才實在、親切。

「大業」是指兆載永劫之萬行，有願有行。修行為誰修的？每個人都要理解是為我修的。

「大力」又分為兩種：無礙光明攝取力，無為無漏名號力。「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指光明攝取。名號本身是無為無漏法，它有力量來救度眾生，這大力已成就。為誰成就的？為我成就的。所有因中誓願、本願萬行都在果上的名號之中，都攝在這六字當中，一向專念就可蒙受彌陀大願業力增上緣的作用；所以一向專念，依佛力得以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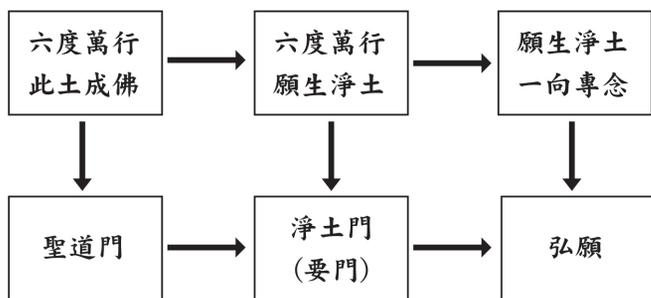
這是他力迴向，就是阿彌陀佛把他因中誓願、萬行的功德，果上名號攝取所有功德力量，迴向給我們，讓我們往生。自力迴向是迴向自己所修功德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你看夠不夠？可以了吧？我應該可以往生了」。

這是兩個概念、兩種心態：

「自力迴向」的心態是祈求、擔心性質的，「我什麼時候夠格呢？」不知道；而且是修行的人主動，佛好像是被動的，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他力迴向」不一樣，是佛主動成就好給我們的，只要我們接受就是我們的，沒有任何遺漏。

我們看下面這張圖表。



	行法	目標
聖道門	六度萬行	此土成佛
要門	六度萬行	願生淨土
弘願門	一向專念	願生淨土



日本平等院鳳凰堂扉繪九品往生圖 局部 上品下生 天喜元年（西元1053年）

六度萬行是此土成佛，是聖道門。

六度萬行、願生淨土是淨土門，是淨土門的要門，還是六度萬行，行法一樣，目標改了，這是一個臺階。

再接下來，願生淨土的目標確定下來了，到一向專念就進入了弘願。

這也比較清晰。

（摘自《淨土宗概論講記》）



凡夫入報與本願稱名： 善導大師淨土觀析論

文／陳永革

摘要：善導大師（613-681）是中國淨土宗創宗開教的重要祖師。他不僅是中國淨土理論開創時期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位純粹踐履、實修實證的淨土行者。儘管後人對其淨土理論與修為行持的闡論，相當不盡如人意，但其淨土觀行乃是後人效法的主流之一。本文典據於善導大師的《觀經四帖疏》等撰著，以凡夫入報義與本願稱名義為中心，簡述了善導大師的淨土觀行思想，並結合後世的淨土修持，闡論善導大師淨土觀行的普世開放性特質之所在。

一、引論

善導（613-681）是中國淨土宗創宗開教的一代宗師。他不僅是中國淨土理論開創時期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位純粹踐履、實修實證的淨土行者。

但對於其淨土理論與修為行持的闡論，卻相當不盡如人意。在長達千餘年世代中，對善導大師盛弘淨土的光明德行，特別是對其淨土觀行本身的研究，一直相對缺省。這種情形，整體上導致了善導大師似乎是中國佛教思想文化史的一位隱匿者。這自然是與善導大師之於中國淨土宗的影響及地位，頗有諸多不相應處，相當值得後人檢討。

這種情形的出現，主要源於善導大師著作在唐末五代即大多已湮沒無聞。其現存著作，世稱「五部九卷」。具體即《觀無量壽佛經疏》四卷，內分玄義分、序分義、正宗分定善義及正宗分散善義等。故此撰亦名《觀經四帖疏》。這是善導大師的最重要的淨土論著。現收錄於《大正藏》第三十七冊中。善導大師還撰有

《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亦稱《觀念法門》）一卷、《轉經行道願生淨土法事讚》（亦稱《法事讚》）二卷、《往生禮讚》一卷、《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一卷。這四部書現收錄於《大正藏》第四十七冊中。善導大師所闡論的淨宗要旨，無疑盡顯於上述諸作中。

據傳，善導大師尚撰有《阿彌陀經義》一著，然早已散佚，至今未現於世，殊為可惜者。

善導大師幼年出家，其初專習三論宗典，間常讀誦《法華》《維摩》諸經。但佛教法門廣大，教藏經典無量，契機實證，方能功匪徒使。專擇修法，一門深入，潛修研習，方為上策。善導大師依止妙開律師受具足戒已，偶入藏經樓中，於藏經前默禱祈願佛力加被，指導所向。即於經中信手取得一卷，正是《佛說觀無量壽經》，大為欣喜，自許「何當託質蓮台，棲神淨土？」此後即常依是經，潛修十六觀門，恆諦思維西方勝境。數載之後，觀想功夫已臻深妙之境，常於定中備觀極樂世界的樓閣、金臺、寶池等境，如現目前，由是更堅定其修學淨土法門的信願。

《佛說觀無量壽經》（世稱《觀

經》或《十六觀經》，與《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一同被尊列為《淨土三經》。據傳，曇鸞大師（476-542）遍求長生不死之法，後遇菩提流支，而授以《觀經》。曇鸞讚歎頂受，自行化他，廣為流布。作為曇鸞淨土思想的直接承緒者道綽大師（562-645，山西汶水人），繼出於世。他同樣相當重視《觀經》這一淨土的根本典據。道綽大師於隋大業五年（609年），到并州石壁山玄中寺，因睹《曇鸞和尚碑》，而發心專弘淨土。此後即以玄中寺為中心傳播淨土教義，提倡招珠念佛。曾在玄中寺為信徒開講《觀無量壽經》約兩百遍，聽者眾多，每當講經散席，大眾歡喜讚歎，念佛之聲響徹林谷。唐貞觀十五年（641），善導到玄中寺拜道綽為師，徹底皈依淨土法門，並數度聆聽道綽暢演《觀無量壽經》。

唐貞觀十九年（645）道綽大師圓寂後，善導大師轉赴長安，在光明寺、慈恩寺等盛弘淨土法門，據稱善導大師「每入室長跪念佛，非力竭不休」，「每逢人即演說淨土法門」。三十年如一日。言傳與身教並舉，以身作則，勉勵人，專弘念佛法門，普度眾生共入彌陀願海。善導大師即追隨道綽大師的引領。於此可見，

《觀經》在淨土行者具有崇高的經典地位，視之為出生脫死的根本聖典，由此中土三代淨土祖師都結有《觀經》的經典之盛緣。何以故？其緣由自是值得深究。

印光大師盛讚善導大師《觀經疏》稱：「淨業行人之指南針也」，又說「金口誠言，千古不易之鐵案」。上世紀初，《觀經疏》從日折返中土後，當即引起了佛教中人的極度重視，特別是印光老人，更是親加校對，刊行流通。慧淨、淨宗兩位法師於2003年12月刊行了《善導大師全集》，不僅收錄了善導大師現存的「五部九卷」書，並編列了五部九卷摘要、善導大師法語、印光大師讚善導和尚語、《觀經四帖疏》綱要、善導大師略傳等內容。另外還收錄了包括《續高僧傳》《瑞應刪傳》等內容在內的歷代有關善導大師的傳記內容。此外，本書還附有善導大師年表及內容索引，從而大為便利了初學者研究善導大師的淨土理論。

現據善導大師《觀經疏》的闡論，略加擬議，以就正於淨業諸大德。

二、凡夫入報：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要義

當今臺灣專弘本願淨土行的慧淨法師，曾以「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八字，視之為善導大師闡明宗旨的綱領。並將此八字具體釋之曰，「善惡凡夫，得生報土，唯依本願，稱名念佛」。這種歸要，自是妥貼。本文先述其凡夫入報義。儘管凡夫入報義與本願稱名義，二者一體不二。

道綽大師在其《安樂集》之三身三土章已經顯明，彌陀淨土是報土而非是化土。「彌陀佛是報佛，彌陀淨土是報土」，這同樣是善導大師所明確主張的。有關彌陀淨土報化問題的論辯，其實反映了人們對彌陀淨土的某種神聖情結。有人認為，彌陀淨土應屬化土。既然凡夫能往生，當屬稍劣等之應化土。有人則認為，彌陀淨土當是凡聖同居土。這種對凡夫的不信任因數，其實都是出於佛國淨土的絕對神聖性的意識所現。他力即聖力，他力即佛力，他力即是彌陀本願之力，他力如何成為或轉化為真正的自力或己力（始願之力）。這正是淨土行者必須涉及的問題。

與道綽大師一樣，善導大師同樣堅信彌陀淨土「是報非化」，真實不

虛且高妙至極。佛有報佛與應化佛，報佛居於報土，化佛居於化土。所謂報是指真實果德而言。菩薩行者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性，可分證實報。而佛過盡德圓，是究竟實報之人。報在果德的意義上成為凡聖之別、屬世與出世之間的分界線。這是作為果德之報的超越性格之所在。

在報土之外，則有化土。報土與化土之間的關係，主要體現於報土的真實性與化土的方便性。佛為了未破無明未見法性之人，示現化身化土。未破無明未見法性之人，是沒有資格生於報土的。凡夫與二乘，未破無明未見法性，故不能生於報土。因此，引出西方極樂世界，究竟是報土抑係化土之諍。

如果西方極樂世界為報土，則凡夫二乘應不能生。當時攝論諸師，便執此說，稱之為「別時意」。

如果西方極樂世界是化土，那麼阿彌陀佛亦應是化佛。今凡夫二乘皆得往生，可見西方極樂世界應為化土。報土方是真實淨土，化土則非。其說不一，諍論紛紛。較為典型的是，當時的攝論諸師，便執著西方極樂世界是報土。凡夫二乘不能往生，凡夫二乘往生者，只是「別時意」。

這種解說，導致了當時淨土行人多生退心者。

於是，有淨影慧遠法師出，倡「事淨土」之說。謂西方極樂世界是事淨土。所以凡夫二乘，皆得往生。淨影慧遠大師（523-592），基於地論一系的立場，嘗對淨土說多有闡釋。他所撰論的重要著述《大乘義章》，特闢《淨土義》章。述其淨土類型說稱淨土有三，一為事淨土，二為相淨土，三為真淨土。所謂事淨土，指凡夫所居之淨土。所謂相淨土，是指二乘及地前菩薩所居之淨土。而所謂真淨土，則是初地以上菩薩乃至妙覺佛，所居之淨土。

既然西方極樂世界為報土，當是地上菩薩及佛所居之土。凡夫沒有資格居住，凡夫只能往生事淨土。於是有人便主張西方極樂世界為事淨土。總之，當時佛教界普遍認為，凡夫無由往生報土。

善導大師出《觀經四帖疏》，稱其「楷定古今」，其實即含有貞定包括淨影慧遠、天臺智者在內諸師的淨土之議，而彰顯己說。

淨土行是實感實行實證而實得的法門。善導大師之所著論，著眼於文義並顯。他明確主張，阿彌陀佛是報

佛，西方極樂世界是報土。而凡夫之人，皆能生於報土。凡夫之所以能夠往生報土的本因，完全是仗阿彌陀佛無所不在的強大願力，而非眾生自力修為之所致。如果忽略了彌陀大願，只著眼於往生者之資格而論凡夫能否往生，其說非為佛意。

善導大師主要依據《大乘同性經》，來貞定西方極樂世界是真實報土。指出阿彌陀佛是確鑿報佛。西方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二者皆當「是報非化」。「云何得知？如《大乘同性經》說『西方安樂阿彌陀佛，是報佛報土。』」善導大師此處據引《大乘同性經》卷下。

故此，凡於穢濁世成佛者，凡示現八相成道者，皆是應化身佛。從佛教淨土的意義上，淨土應當為真淨。本願稱名的念佛論，更加充實並強化了淨土行的他力道地位，並其於彌陀本願而指明了法機同體論。

「是報非化」，成為據佛願、任佛力往生淨土的一種根本路徑。故善導大師稱「若論眾生垢障，實難欣趣；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一切凡夫之垢障，即由佛願所全然破除。一切凡夫終入佛淨報土論，打開了往生彌陀報土的通道，真

正確立了淨土行門他力往生的可行性。此立論具有強烈的衝擊性。因為常沒於五濁惡世的芸芸眾生，竟然如此不可思議地往生極樂高妙的彌陀報土，其就修行觀念所產生的衝擊力非同一般可言。更推展而論，佛教了生脫死不再是純粹覺悟的路徑，呈示了迥異唯心淨土或自性淨土的行持觀，而是一種更為切實的往生關切。這正是淨土願信的非凡吸引力。這種立論有著信仰上的反差強烈，此即淨土往生起點甚低甚易，而終極果報卻絕對高妙。這種往生觀念，對於常沒凡夫，無疑有著極大的修行效應，著實昭示著後世淨土法門的綜攝性：捨眾行而歸一行，匯眾因為一因，結眾果於一果。

進而言之，淨土行門的普世性即在於確鑿無疑的凡夫同一行性。質諸後世淨土行者的修持實例，可以明顯看到這一趨勢。所謂「願力成就之報土，自力心行不能到，大小聖人皆共同，唯託彌陀本願力」。

於此可見，善導大師的《觀經疏》，其詮釋彌陀淨土的立論始基，完全根植於濁世的凡夫群體，一切立言皆有著鮮明的在世性。前人或時賢往往偏執於佛經皆為佛為聖者所說，

《觀經》這一淨土經典同樣亦不例外，但善導大師則明確判定，佛陀開示韋提希夫人的《觀經》，卻不屬於佛為聖者所說，韋提希夫人非為大菩薩，而是一個標準的凡夫類型，《觀經》所言說者，完全適用於其他凡夫。不僅如此，《觀經》言說中所指涉的九品往生，同樣亦屬於在世凡夫，而決非是聖者。因此，一部《觀經》對於淨土行者來說，無疑有著強烈的普世性蘊涵。

善導大師還從根本上否決了彌陀淨土的「別時意趣」解釋。前人或時賢，出於佛陀言說的神聖性或神秘性維度考量，往往只見淨土的神聖性，甚至是神秘性，而神聖化或神秘化了往生淨土這一修度行為。從論理上說，《觀經》所揭言的九品往生群體，這些淨土論者僅見其聖者根機，故不難圓說。如果把九品往生群體皆歸屬於凡夫類型，尤其是下品下生者一生未曾修行，卻在臨終前有往生之願，亦能無礙地往生佛淨土，可能損害了淨土的神聖性或神秘性。因此，他們提出了下品下生者唯願無行，其往生只在遙遠之「別時」或別世，而非在當下之「此時」或「此世」。這種解說，對於淨土的普適性，無疑有著極強的障蔽性，且在根本上不能相

應於現實的眾生機性。為此，《釋淨土決疑論》明言：「攝論至此百有餘年，諸德咸見此論文，不修西方淨業」。

如何以會通的方式破除此一障見？善導大師《觀經疏》妙法在於稱名的願行具足論，超克攝論宗徒的唯願無行說。「『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這是善導大師解說「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要義的一句斷言。「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要義，體現了信行不二且機法一體。稱名念佛的先位性，首先表明了彌陀願力的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的遍在性。應知彌陀弘願，既源於彌陀在因位五劫所發之大願，更積累著彌陀歷劫苦修成之成就，故阿彌陀佛本身願行具足。因此，行持者歸命彌陀，十念稱名，亦就先在地接續著彌陀佛此一特質。故善導大師稱「十聲稱佛，即有十願、十行具足」。應該指出，這並不是行人的自力自足，而全然源於彌陀上述的願行的一種天然體現。並非行者，僅是一種聯動效應而已。如同沒有停電的狀態下，打開了開關，電器就會有感應作用。彌陀願行具足的意蘊在於其完全遍在性，而非其機械的相應性。如我們不能理解為一聲稱名阿彌陀佛，即具足一願一行之類。由此，



阿彌陀佛淨土 曼陀羅畫 日本平安時代（12世紀）

可以進一步推信，淨土行者業因成就論的觀念，其實是彌陀願行具足的最合理詮解。

至少從早期的中國淨土宗的盛傳史上看，《觀經》佔據著相當關鍵的經典地位。這種關鍵性的經典地位，皆源於《觀經》端屬於淨土行門的他力往生之經，開啟了彌陀本願救度的廣闊之門。眾所周知，本經所指涉的對象，並非聖者菩薩，而是你我一樣充滿濁念之在世凡夫。而善導大師的《觀經疏》既有意達成「楷定古今」的目標（故亦有稱善導此疏為《楷定疏》），在淨土宗史上，更有著回應諸說與建構義理的蘊意。其所楷定之古說，當指淨影慧遠之《觀無量壽佛經疏》二卷，及天臺智者大師之撰《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等撰述。對於前者，容後再議。對於後者，明稱「此經心觀為宗，實相為體」。而宋代四明知禮之《妙宗鈔》六卷，更使《觀經》的淨土行理論，成為顯學主流。此後世人對天臺淨土觀的理解，主要源於此。但在天臺實相論觀照下的《觀經》，其本願救度法門則多少有障蔽之嫌。在此可以簡單地指出，諸說解讀《觀經》大都基於聖道門自力教的觀照，有違於《觀經》淨土門他力教的原初立場。這在客觀上導致

了「自失誤他，為害茲甚」。因此，善導《觀經疏》一出，《觀經》他力本願求度往生的理念充分彰顯出來。這可以說是，以本願思想充實與鞏固了淨土他力的法門地位，成為不易之論，且發生了重大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改變了中國佛教思想的走向。

正惟如此，善導大師本人對《觀經疏》自視甚高。其跋有稱：「一句一字，不可加減，欲寫者一如經法。」如果沒有絕對的、源於實證性的自信，對於出家佛子來，說這樣的語句乃是相當不易的。

總之，善導大師的《觀經疏》實以凡夫入報義，遮除往生淨土的神聖性，而彰顯淨土往生的日常普適性。其階級明顯，而現實可行，其理論自足，而人人皆適。達到了理論與行持的雙重自足。善導大師還強調，依憑彌陀本願往生淨土，正是芸芸眾生的切實可行之路徑。他說，「證明如來說此十六觀法，但為常沒眾生，不干大小聖也。」一部《觀經》中，定散十三觀及散善九品，都是釋尊為出沒於五濁惡世凡夫們所言說，絕非針對大小聖者。這種機性的簡擇，正是《觀經》純粹指向他力佛願的樞要所

在，充分表達了「彌陀報身，極樂報土，凡夫入報，全託佛願」的經旨。

三、本願稱名：善道大師淨土觀的屬世開放性

上已指出，本願稱名與凡夫入報之間有著一體不二的依存關係。所謂「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其實必須把期望佛願與稱名念佛完整地結合起來。正是這種指向上的交匯性，從根本上解決了願行與他力的一體不二。嚮往彌陀救度的根本願力，這成為淨土歸向念佛一宗的必然旨趣。慧淨法師由此指出，「《觀經》的目的不在於十三定觀或三福九品，而是在一向專稱的弘願念佛，亦即彌陀本願之救度。」

當然，問題依然存在。彌陀本願救度的超在性或先在性，是否取消了自力的作用？自力門的修持，並不在於其現實無效，而在於其理論可能導致對淨土往生的懷疑，這就不可避免地抵消了淨土行者對於往生皈信的願力。如果我們注意到，本願的超越性在於佛力的遍在性或普世性。正是在此意義上說，中國化佛教的淨土信仰轉向了智慧與信仰的關係，具有普世開放性的特質。

其開放性源於彌陀淨土信仰的屬世性，如果必須把淨土信行貫徹到底，那麼，屬世性格中的在世因素就必須充分得以利用。這其中展開了一個公共領域或空間。在後世強化的傳統淨土觀念中，信、願、行構成為淨土三資糧。但這種資糧本身是屬世。如就信心而言，《觀經疏》稱，「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這種深信之緣，結立於此世。因此，深信往生的生存論涵義是顯而易見的。但如果沒有這種期望出離流轉的強烈意識，那麼，深信的基礎就無從確立。正是其於出離流轉的生存意識，在《觀經疏》看來，第二種決定深信出世才具有其後續的生命意義。故稱「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這種自（生）彼（佛）之間的二元結構，有時亦可視為機與法之間的並行性，但決不能理解為超然對立的結構。在淨土信仰結構中，包含著彌陀願力（特別是彌陀三願）的絕對而無限的開放性。

如果說上述二種深信心，結立了往生之緣，那麼稱名念佛則成為往生正因。對此，善導大師在《觀經

疏》中稱，「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稱名屬行，願行具足論構成了凡夫往生的理論體現。對於稱名念佛的深心，即為真實信心，信願行作為淨土三資糧，有效性在於凡夫往生而非為聖者往生。信心的雙重涵意，往生正因論意義上的詮解，一心持名念佛正是往生正因。善導大師對彌陀本願的解讀，他在《觀念法門》解釋彌陀本願稱，「若我成佛，十方眾生，願生我國，稱我名字，下至十聲，乘我願力，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在《往生禮讚》中，善導大師援引《無量壽經》指出，「若我成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本願，即是彌陀多劫本來之願，亦是彌陀化世的本然之願。

據《觀經》所指示的定散二善，依《觀經疏》，定善是前十三觀，散善是十四、十五、十六三觀。《觀經疏》云：「定善一門，韋提致請；散善一門，是佛自說……從日觀下至十三觀以來，名為定善；三福九品，名為散善。」據善導大師的《觀經疏》，除以觀佛及念佛三昧為宗外，

並以一心迴向發願往生淨土為體。所謂稱名念佛之行，必依迴向發願求生西方為體。依體而起行，借行而成願。行願相當，即得往生。修淨土行者，須以迴向發願求生西方為體。以此願心，導而起行至心念佛。非懇切求生願心，無以導行。非至誠心念佛，無以成其願。如果只知隨口念佛，無向無願，則悠悠蕩蕩，標心無的。如果徒有求生之願，而無念佛之行，其願則虛。故善導大師言，「今此《觀經》，一心迴願往生淨土為體。」

《觀經》有云：「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一般都將此語理解為定善之義。思惟者，即觀佛前方便也。

正受者，想心都息，緣慮並亡，三昧相應也。於此可見，以「正受」與「正思惟」所規定的「定善」，有一顯著特徵即是與觀佛三昧相應。《觀經》鮮明地具有以觀佛為主體的次第。而在觀佛之先，則有正受與正思惟加以規定。因此修行者定力自見，定善自成。定善之定，可以理解為信心與願力的集中體現。

《觀經》有云：「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具三心者，必生彼國。」三心之於

往生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儘管它專限於上品上生者。因此我們須在視三心為往生正因的意義上加以理解。

所謂三心，即至誠心、深心和迴向發願心。善導大師《觀經疏》釋之曰：「三心既具，無行不成；願行既成，若不生者，無有是處也。」所謂願行者，求生願行也。願即求生西方求見彌陀，行即持念阿彌陀佛名號。願行既成，則必得往生。依《觀經疏》，所謂三心者，一者至誠心，至者真，誠者實。故至誠心即是真實心。修淨業念佛第一要有真實心，心不虛偽。一切身口意業，須於真實心中作。不得外現賢善精進之相，而內懷虛假。甚至貪瞋邪偽，奸詐百端，惡性難調，事同蛇蠍。如果這樣，縱起三福淨業，亦是雜毒之善。縱使苦勵身心，日夜辦道如救頭然，總名雜毒之善，不名真實修行。在《往生禮讚》中，善導大師說若以此雜毒之行，求生淨土者，必不可能。因為阿彌陀佛因中行菩薩道時，乃至一念一剎那，三業所修，皆是真實心中作。故行人修行若不真實，便與阿彌陀佛不相應也。

具體言之，發真實心又有二種，即自利真實和利他真實。自利真實

者，復分二種。一要以真實心斷除諸惡。行住坐臥，觀想自己同一切菩薩，斷除諸惡。二要以真實心勤修眾善。

至於深心，即指深信之心。「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與願行具成一樣，同樣信行具合。

善導大師指出，深心具在，大要體現於二個方面：

一是「就人立信」，修淨業者當信釋迦所說、所讚、所證者：「一切凡夫，不問罪福多少、時節久近，但能上盡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專念彌陀名號，定得往生，必無疑也。」

二是「就行立信」，即專依往生經行，「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上述二者，都與一心專念彌陀名號相關。稱名念佛的地位突顯，而不是觀想念佛。念念相續，常無間斷，更無疑慮。故善導在《往生禮讚》中說，「『深心』，即是真實信心：信



《阿彌陀經變相》圖 局部 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知自身是具足煩惱凡夫，善根薄少，流轉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彌陀本弘誓願，及稱名號，下至十聲、一聲等，定得往生。乃至一念無有疑心，故名深心。」

所謂迴向發願心，即將一切所修世出世善根，在決定真實深信心中，悉皆迴向願生極樂佛土。

凡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者，此三心乃是必不可缺少的資具。善導大師進一步指出，三心同時具「通攝定善」之義。換言之，此三心雖出於散善文中，但亦通攝於定善，從而更加明確

了凡夫基於三心修淨業的殊勝正因，淨土念佛者以信願持名，即可全攝佛功德以成就自功德，念佛心與菩提心、彌陀救度心同為一體。阿彌陀佛本願力量何以貫穿念佛者信願之中，這是一個持續憶念不斷的修行過程。正是佛既慈且悲的本願力量，最終成就淨土信仰者的生死超越，生死的終極超越即表現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佛說阿彌陀經》稱「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由信發願，依信發願，這表明彌陀信仰對於淨土往生的優先地位，但自己信願力仍具相當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故此經又稱已願已生、今願今生、當願當生。把佛教淨土信仰，歸結為當生淨土、今生淨土與已生淨土之間的時間性問題，這對於末法修行者，自然是極具號召力量的宗教實踐理念。

散善者修三福餘善，得九品生。散善在於在實踐中難以貞定的在世性及日常性。因其日常行為的種種不定性，故曰散。散善與定善的規定性是有所不同的。其不同之處在於，定善則屬於在世修行者的確定果報，其指向是末世的。在此意義上說，更為具體地說，所謂三輩散善一門，三福以為正因，九品以為正行。淨土行中的所謂三福。其第一福即是世俗善根，指人從來未聞佛法，但自行孝養，行仁義禮智信之類的世俗德行，故名世俗善。其第二福，名為「戒善」。此一戒善，源於人天乘、聲聞乘、菩薩乘諸戒別。細分其中類別，則有具受不具受，或具持不具持之異。但其終極指向則確然，所謂「但能迴向，盡得往生」。其第三福名為「行善」。此是發大乘心凡夫，自能行持，並兼勸有緣，捨惡持善，迴向往生淨土。把散善性的日常行為匯入到本願稱名的往生信仰，這就更加顯明了三心為往生正因。

從淨土行的所有在世三福中，如果有修行者，有諸六種類型，皆得往生。一是單行「世福」，以此迴向，能得往生。二是修行者單行「戒福」，以此迴向，能得往生。三是修行者單行「行福」，以此迴向，能得往生。四是修行者行並「世福」或「戒福」，以此迴向，能得往生。五是修行者並行「戒福」「行福」，以此迴向，能得往生。六是修行得兼行「三福」，以此迴向，能得往生。如果是「三福」俱不行者，即名十惡邪見闡提之人。

故善導大師判九品往生，皆是凡夫。其理由是，往生非靠自力，而是仗阿彌陀佛之願力。以佛願力故，往生西方，即同七、八、九地菩薩。由此可見，本願稱名的淨土法門何等殊勝。

在此基礎上，善導大師更立五念法門。即身禮阿彌陀佛之禮拜門，口讚阿彌陀佛之讚歎門，觀想阿彌陀佛之觀察門，讀誦往生經典之讀誦門，以及稱念阿彌陀佛名號、求願往生之稱名門。於此五念門中，唯稱名一門，為修行正業。其餘禮拜、讚歎、觀察、讀誦四門，皆為修行助業。或稱名願生之正業，輔以禮拜、讚歎、

觀察、讀誦等為助緣。所以善導大師，獨以稱名一門為正業。其餘禮拜等四門，為修行助業。這似乎承繼了曇鸞依據世親《往生論》以五念門為淨土往生之行因，並確信如來本願之力而主張的他力往生信仰論。

嚴格來說，往生淨土信仰論極其充滿實踐性的持名念佛思想，本身具有自力與他力相結合的特徵。中國淨土往生信仰論，從歷史上看，有著諸多說法，有依於《觀經》所說的十六觀為往生之行因者，有依《往生論》五念門為淨土生因者，有依《無量壽經》稱名為本願正因之行。其中影響較大者為修五念門，自利利他，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無量壽經》第十八願所說的念佛往生是依本願力故。修五念門就歸於修行者的自力行為，而往生淨土則必須仰賴於彌陀本願之力方能成就。因此，這裡就有彌陀本願與眾生始願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直接關涉到自力與他力的關係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淨土教思想本身就存在著自力修行與他力接引救援的關係問題，而並非為淨土宗判教思想所認為自力與他力之間的外在對立。

四、結語

善導大師一生盛弘淨土，終其身「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他的弘淨盛德，基於彌陀為報佛且凡夫入報義，直接導向稱名念佛，貫穿其中的主線就是本願思想。他不僅把淨土經典中的本願思想建構為彌陀淨土的主流理念，並逐漸把先前的「觀像念佛」，引入到「稱名念佛」為主導的修行路徑，使之強化為日常修淨行為的可靠始基。對此，黃念祖居士評言：「善導大師之所以能長受後世無限的尊崇敬仰，是因為大師依止《無量壽經》十念必生的本願，拈出持名妙法，指出徑路修行的徑路，顯示彌陀願王的本心。」把佛教往生的生死關切，以臨終關切的極端形式加以表達，把現實苦難的真實解脫與來世的福樂相關聯，並認為鈍根凡夫臨終十念亦能脫離生死苦海而超升解脫，這就為普世眾生的生死解脫充分打開了方便之門。

作者簡介：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專攻近世中國佛教思想文化。🌸

大慈悲五要點

文／釋慧淨

- 一、平等普救
- 二、特憐罪苦
- 三、代眾生苦
- 四、全力以赴
- 五、清淨無染

「大慈悲」不是就菩薩，當然更不是就我們凡夫眾生來說的，是就佛的慈悲——佛心來講的。

「慈悲」有三種：大慈悲、中慈悲、小慈悲。大慈悲就是「無緣大慈」，中慈悲叫做「法緣慈」，小慈悲叫做「眾生緣慈」。

「眾生緣慈」，是我們這樣還有貪瞋癡煩惱的凡夫多少能夠做得到的。什麼是「眾生緣慈」呢？就是說必須以其他眾生的困難處境作為因緣，才能夠產生的愛心，所以叫做「眾生緣慈」，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那樣的境緣，就不可能產生愛心。

「法緣慈」，是菩薩的境界。菩薩證悟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看一切眾生就是他自己。為什麼？因為菩薩證悟了空性，了解到眾生的苦樂禍福跟他有絕對的關係；本來沒有生死輪迴，可是眾生卻被煩惱業障所蓋，徒受生死輪迴之苦，因此就產生悲愍之心而要救度眾生，救度眾生也等同救度自己，因自他不二。這樣的境界是證悟到法的空性才會生起。

「無緣慈」，到了佛的境界就是「無緣慈」，也就是說，不是透過「法緣慈」，也不用以其他苦難眾生作為緣起對象，他本身來講就是慈悲，就是愛心，天性自然的，全身心、內外上下都是慈悲；他是自自然然、不假功用的，不需造作的，這個就是佛的「無緣慈」。

如同太陽本身就是光，天性自然的，全體、內外都是光，他的光是自自然然，不假功用的，不需造作的。太陽一出，自然無所分別地光照十方，不會選擇性地照一方不照另一方，照某物不照另一物。

體會到佛的無緣慈之後，我們對阿彌陀佛的救度就不會有所顧慮，就能真正的「無疑無慮」；因為曉得佛是無緣慈，知道他肯定對我不會分別、不會選擇、不會排斥，佛一定不會捨棄我們。

接下來請大家看講義：

佛之大慈大悲加以分析，約有五個要點：

- 一、平等普救，二、特憐罪苦，
- 三、代眾生苦，四、全力以赴，
- 五、清淨無染。

這五點是就佛的大慈大悲來講的，這五點如果缺了一點，那就不是佛的大慈大悲。

一、平等普救

「平等普救」就是平等性地、普遍性地救度眾生。也就是說，佛是救度眾生的，他的存在就是要救度眾生，而且他的救度是平等地、普遍性地包含所有一切眾生。同時也讓我們了解何謂信佛？何謂念佛？也讓我們知道有救度、而且是完全的被救度。

一般對佛教的修行概念，首先就是要三皈依，然後要受戒，進一步持戒。這只不過是一個基礎，往上的話還有定，還有慧，要達到成佛，還要

圓滿六度萬行。認為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佛陀如同老師，我們如同學生，老師教導學生，學生理解之後依照老師所教導的去做，即是所謂「依教奉行」。一般對佛教的概念是這樣。

這是正確的，因為就八大宗派來講，除了淨土宗之外，其他各宗都是以個人的力量修行，行持上，必須先斷除自己貪瞋癡的煩惱，進一步廣修六度萬行，才能向佛的境界邁進。

但以淨土宗來講，卻完全不是這樣，淨土宗是講救度的，佛與眾生的關係就好像父子一樣，父親疼愛兒子，但曉得兒子沒有能力，父親卻有這個能力，所以預先為孩子做好一切準備，然後全部無償贈送給孩子。

佛的存在，就是要救度眾生，佛教有一個救度的法門，我們不信這個法門便罷，如果信受這個法門的話，今生今世就能夠被救。淨土宗本身是救度的宗教，修學淨土宗首先要有一個概念——這個法門是講救度的。

古來講淨土宗一向強調「信願行」，但往往都是著眼在「自力」上，「信願」之後就是要自力「修行」，所以，這個「行」雖然也是指「念佛」，但是卻不是著眼在彌陀的救度，而是著眼在自己的功夫。認為

念佛要有功夫，甚至覺得只有念佛不夠，還要加上其他的善行功德來協助。這樣就不是講救度，是講自己的功德迴向，和阿彌陀佛作條件交換；如果是講救度的話，必須是沒有任何條件、沒有任何門檻，是白白送給對方的。

其實，以我們凡夫來講，念佛根本沒有功夫，修行也沒有功德。為什麼？因為以我們的根機根本達不到；既然達不到，只有全憑救度——完全依靠彌陀的救度而已。

所以，即使我們念佛，也是著眼在「彌陀的救度」上來念佛的。

因此，所謂「信願行」，「信」什麼？一方面信有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進一步信極樂世界是我們的；阿彌陀佛是要救度我們的佛，而不是高高在上，讓我們匍伏在大地哀求救拔的佛，不是這樣的。

因為阿彌陀佛是一位救度的佛，所以他是非常親切、平易近人的，而且是主動地來到我們面前，呼喚我們，要這樣地信。

「願」也有兩種，一種是自力的願，一種是他力的願。

「自力的願」是一種願求、盼

望，希望能夠得到，盼望將來能到某個地方，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物、得到什麼樣的成就……而且這些願望未來能不能實現，目前還不曉得。

「他力的願」是一種預約，也就是說，別人東西要給我們，我們願不願接受？「願」的話，就能夠得到，因為本來就是要給你的，所以，重點只在你願意與不願意而已。

淨土法門的「願」是他力的願，是接受的願——願意接受。所以，就「信」來講，就「願」來講，都是他力的。

「行」，也是「他力的行」。為什麼是「他力的行」？因為是隨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要我們念佛，我們就念佛。

這一句彌陀名號如同大願船，我們念佛就等同坐上了彌陀的大願船。我們相信彌陀是救度的佛，他願意救我們，我們願意給他救；然後依照他所說方式——就是念佛，只是念佛。

所以，對我們來講，不是以這一句名號為工具來累積自己念佛的功德，或累積自己念佛的功夫，而是隨順彌陀。因此，每一個人就依各自不一樣的根機來念這句彌陀名號。「依各自的根機」意思是，一天能念多少

就念多少；念佛的時候，心是清淨或不清淨，雜念是多還是少也各個不一樣，總之，就是依每一個人的情況來念佛。也就是說，雖然根機彼此不一樣，但都已是坐在同一條船上了。就好像坐在船上的有皇帝的身分，也有乞丐的身分，也有一般百姓的身分。身分雖然不一樣，但都是坐在同一條船上，時間一到，也就是到了彼岸的時候，大家統統捨掉原來的身分，穿上了「一生補處、三十二相」的衣服，成為同樣的內心與同樣的相貌。

所以，雖然因地時的根機各有不同，可是往生淨土之道，所依靠的不是以我們各自不同的根機，各個不同的自我功德、功夫，而是共同都依靠這一句相同的萬德洪名；因此，雖然根機千差萬別，但都因為同樣的念佛，而得到同樣的果報。

佛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以一切眾生為其自己，自他一體不二，無親疏人我愛憎，同體同心，同感同受，同苦同樂，一視同仁，平等救度。

佛是不分親疏，不論對象，不講條件，只有付出，不求報酬。佛本心本性本質即是慈悲，即是大愛。

到了佛的境界，不僅把所有眾生



雲崗石窟 第六窟中心塔柱南面下層
龕楣飛天 北魏（公元471—494年）

——不管是聖人還是凡夫，善人還是惡人，都看成他自己。以譬喻來講，就好像十方眾生跟佛都是同一個身體，都是佛的手、腳、眼、耳、鼻、舌、腦髓、五臟六腑。進一步更關係到「天性自然」，佛的天性自然就是慈悲、大愛；要佛不慈悲、不大愛，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是佛的本質，如果沒有此種本質，那就不是佛了。所以佛的慈悲、大愛是不勉強、不需假藉其他因緣的，因此，當然就不分對象、不講條件，不用祈求拜託，也沒有彼此條件交換的。

於佛而言：親人，愛；
非親非故，亦愛。

對佛來講，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固然愛；不是親人、沒有血緣關係的路人、陌生人也愛，而且不分親疏，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愛。

我們凡夫就不一樣了，凡夫對自己的親身骨肉疼愛有加，對別人的兒女就不可能那樣，甚至對仇人兒女，還會心懷排斥、恨意。

對我好，愛；對我不好，亦愛。

凡夫都是：對我們好就感恩戴德，對我們不好，就恨之入骨。佛則超越這種分別，一律平等慈愛。

美麗可愛，愛；醜陋不可愛，亦愛。

對於美麗可愛的，一般人都會喜歡，可是對於醜陋、卑賤的也能夠愛，那才是真正的愛。

善人，愛；惡人，亦愛。

凡夫眾生都有是非善惡之心，不僅是非分明，善惡也劃分得很清楚，更有人是嫉惡如仇。這從社會或者道德觀念來說的話是好的，可是會有帶來瞋恨的負作用。

佛教的領域就不同，對佛來講，佛本身就是愛，所以他的心中、眼中

只有愛，沒有眾生那種善惡分別之心。畢竟，眾生的善不是真正的善，惡也不是真正的惡。為什麼呢？原因在於眾生的善惡行為，究實而言，都是因緣促成的。在某個因緣之下，我們行善，是個善人；如果換了另一個環境、另一個因緣，可能我們就會行惡，變成一個惡人。佛法是綜觀過去、現在、未來整體性看待的。所以凡夫的善不是真正的善，只是因緣和合，暫時呈現而已，是會改變的，不是永恆不變的真實；反之，惡也是這樣，只是暫時的表現，它也是會改變的，不是永恆不變的真實。

所以，對我們好，我們固然愛他；對我們不好，我們也要愛他。為什麼？他現在對我們不好，可是在過去世當中未必也對我們不好，有可能對我們很好，甚至可能是我們的父親、母親、妻子、丈夫、兒女。而且，未來也不一定永遠對我們不好。所以現在的不好，只是現在因緣的和合而已。

如果能夠這樣看待的話，固然我們對親人會有愛心，對一般非親非故者，也會有愛心；更進一步，對妨礙我們、得罪我們、恨我們、傷害我們的人，我們也就能心存愛心。

何況，一個人如果貪瞋癡未斷的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善不是真正的善，惡也不是真正的惡。

此愛無我而救度眾生，為救眾生，損己捨己亦所不惜。

這一種愛是大慈大悲的大愛，沒有我執，也沒有法執；具有這種愛的人，他不只是悟入空性，其實是直入涅槃的。涅槃就是不生不滅，也就是說，他的愛心是自自然然的，不因為某種情況而生，也不因為某種情況而滅。一般佛都如此了，何況佛中之王、光中極尊的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為了救度十方眾生而存在的，他以五劫的時間為我們發下了四十八個大願，經過兆載永劫的時間積植菩薩無量德行，才圓滿這四十八個大願。這四十八個大願的圓滿完成，完成了三個層面：

- 第一，完成阿彌陀佛本身；
- 第二，完成我們的極樂世界；
- 第三，完成救度眾生的功德力量。

總的來說，就是完成了這一句名號。

阿彌陀佛本身在哪裡？就在這一句名號；極樂世界在哪裡？也不離開這一句名號。

阿彌陀佛就是要以名號度眾生，如果把名號拿掉，阿彌陀佛就不能救度眾生，我們眾生也不曉得要怎麼跟阿彌陀佛接上關係了。

接下來引用經文來說明佛的平等普救。

《觀經》說：「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觀經疏》解說：「明佛心者慈悲為體，以此平等大慈普攝一切。」

《觀經》這段經文，善導大師分成三個層面來解釋：第一慈悲，第二平等，第三普救一切眾生。

佛心的本體就是慈悲。這個慈悲是平等性，所以說「以此平等大慈，普攝一切」。「普攝」就是普遍性地救度一切眾生，不論善，不論惡，不論根機高低，都平等救度。

所以第一個要點就說「平等普救」。

「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慈悲就是大愛心；「無緣慈攝諸眾生」就是以沒有條件的愛心救度眾生。

由此我們可以曉得，佛教當中有救度的法門，而且這個救度法門是不講條件的，《觀無量壽經》的經文就

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不過因為寫的是古文，如果翻譯成現代的文字，就是「佛就是大愛心，以無條件的愛心救度眾生。」

接下來：

《大經》說：「如純孝之子愛敬父母，於諸眾生視若自己。」

阿彌陀佛把一切眾生看成他自己，這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的本質，救度之所在。

《金剛經》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法平等」，這裡所說的「法」是指佛性，佛性平等，沒有高下之別。一個證悟到佛性的人，他看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沒有善惡、上下、高低、好壞、貴賤的差別。也就是說，沒有男女老幼、貴賤智愚賢不肖這些差別；同時，進一步是把眾生看成他自己的。

接下來：

《八大人覺經》說：「菩薩布施，等念冤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這也就是前面所講的，佛看一切眾生都是冤親平等的，無所謂惡，無

所謂善。菩薩布施都已經如此了，何況是佛呢？

接下來：

《維摩經》說：「眾生苦惱我苦惱，眾生安樂我安樂。」（取意）

這豈不是眾生就是他自己，眾生的苦樂就是他的苦樂？因此他有責任去達成拔眾生之苦，給與眾生喜樂。

《華嚴經》說：「世間所有廣大慈，不及如來一分毫。」

世間所有的善人、聲聞、緣覺、菩薩，他們的愛心與慈悲，如果跟佛的慈悲來相比的話，是分毫都無法比的。因為佛的慈悲，徹入骨髓，佛的慈悲，深廣無邊，佛的慈悲，超絕無比。

《觀經疏》說：「願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

「平等施一切」，十方眾生不分親疏、內外、善惡、聖凡、緣與無緣，都如同一體而平等無條件的迴向與布施。

《法事讚》說：「人天善惡皆得往生，到彼無殊齊同不退。」

這幾段經文都是在說明佛的慈悲是平等的、沒有分別的；進一步把我們凡夫都看成他自己。所以淨土法

門是平等的——因平等，果也是平等的。

所以曇鸞大師就說：「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法界皆兄弟」，法界的菩薩跟念佛的眾生都是兄弟。

二、特憐罪苦

慈悲的特色不只是平等，在平等當中對於罪苦的眾生卻是特別的加以憐憫。

佛之大悲救度，以愚惡罪苦之人為正機（主要目標，直接對象）。

憐愍惡人更甚於善人，憐愍逆己者更甚於順己者。

「正機」就是主要目標，直接的對象。

下面引用幾段法語，更能一眼看出佛特別憐愍罪苦之人，佛的救度是以愚人、惡人、罪人、苦人為直接的對象。

《觀經疏》說：

諸佛大悲於苦者，心偏愍念常沒眾生，是以勸歸淨土。

亦如溺水之人，急須偏救；岸上之者，何用濟為？

這一段法語是使用譬喻。佛就

好像是水中的救生人員，救生人員最首先要救的對象是誰？是溺水的苦者。不是溺水的苦者，就不是他職責的首要目標。所謂「溺水之人」是指誰呢？是指「常沒眾生」。「常沒眾生」就是會墮落三惡道的眾生，而且常常墮落三惡道。

以我們來講，現在是在人道，人道是「浮」，三惡道是「沒」。雖然我們這輩子是「浮」——得人身，可是佛陀說人身難得，若失去人身的話，所謂「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因此善導大師警惕我們，要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

凡夫眾生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眾生固然有佛性，但因被我們的煩惱與業障蓋住，我們自己沒有力量能夠掀開這個業障煩惱，因此，我們要警惕自己的「本來面目」是「常沒常流轉的罪惡生死凡夫」，是這樣的眾生。

這樣的眾生，就是阿彌陀佛第一、首先要直接救度的對象。

善導大師又說：

三惡火坑，臨臨欲入。若不舉足以救迷，業繫之牢，何由得免？

我們眾生是踏在什麼地板上呢？



雲崗石窟 第九窟拱門頂部飛天 北魏（公元471—494年）

是在三惡火坑的地板上。而且人生無常，一旦一氣不來，就要面對三惡道了，可以說千鈞一髮，危急之至，如果現在不救的話，就來不及了，因此現在是升沉的一個重要關鍵。這也顯示佛特別以凡夫眾生為他救度的目標，而且隨時擺好姿勢要救度我們，才能於危急之際，立攝即行，唯恐稍有延遲就來不及了。

《菩薩地持經》說：「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

這一段經文說得很明白、很直接。

菩薩對於惡人所起的慈悲心比善人還要深澈，為什麼呢？因為善人一時還不至於墮落三惡道，他還有緩衝的時間；惡人就來不及了，如果不馬上救度，立刻就墮落了。所以說菩薩對惡人的慈悲愛心，比善人還要深、還要急迫。

《觀經》說：「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為煩惱賊之所害者。」

從《觀經》這一段救護文就能瞭解，釋迦牟尼佛講《觀無量壽經》不是為定善的凡夫，也不是為散善的凡夫，是為連定善、散善都做不到的煩惱凡夫。煩惱就是苦惱，為苦惱眾生所說的法當然不是定善的法，也不是散善的法，是什麼法呢？是「妙法」。

什麼是「妙法」呢？「妙」就是「不可思議」；什麼是不可思議呢？能夠起死回生的，叫做「不可思議」，否則都不是不可思議，這樣的法就叫做「妙法」。

因此，使我們能夠死而復生，使墮落三惡道的能夠離開三惡道，使六道輪迴的能夠離開輪迴，使不能成佛的能夠往生成佛，這個法叫做「妙法」。

這個妙法在哪裡呢？就在「南無阿彌陀佛」這一句六字名號裡。六字名號就是講阿彌陀佛的救度，因此《觀經》的重點意趣不是講定善、散善，而是以定善、散善為方便來引導所有的眾生歸入念佛；同時也以定善、散善與念佛相互比較，來突顯這一句名號功能的不可思議。因此，《觀無量壽經》把念佛人譬喻為「芬陀利華」，也就是「妙蓮花」。

《法華經》的經名就是《妙法蓮華經》。佛，就是芬陀利華，所以妙法就是佛的法。因此用蓮花譬喻妙法的經，稱為《妙法蓮華經》。使本來不能成佛的聲聞、緣覺也能夠成佛的法，就是《法華經》的妙法。

以淨土三經來講，更是妙法中的妙法。因為不只能令三乘（聲聞、緣覺、菩薩）快速平等成佛，更能讓五乘——包括凡夫之中的天界眾生以及人道眾生，統統能夠平等成佛的法。真正是妙中之妙！

因此《觀無量壽經》就說：「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也就是說，念佛就是芬陀利華的法門，念佛就是成佛的法門。

所以，《觀經》主要不在講定善，也不在講散善，主要是在講這句六字名號，回歸這句名號。為什麼？因為《觀經》是「為煩惱賊之所害」的眾生所講的經典，因此不可能以定善或散善來要求他們，因為他們無能為力，根本做不到。對這樣的人只有「救度」才能夠讓他們起死回生，否則他們為煩惱賊所害，必定要墮三惡道。

《大經》說：

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
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
欲拯濟群萌，惠以真實之利。

這段經文也稱為「如來出世本懷文」，如來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三界呢？是因他的無盡大悲，悲哀憐愍三界火宅的眾生，為了救度這些眾生。

這段「本懷文」彰顯了淨土宗精神的真髓，指出淨土宗的兩個重點：一、彌陀救度的無盡大悲，二、眾生念佛的真實之利。

「拯濟」是古文，現代話的意思就是救度。

「群萌」是眾生的意思，指一切善惡凡夫，同時更是針對罪惡生死凡夫來講的。「萌」就是種子與剛冒出的芽。大地上雜草最多，而且是最不起眼、最沒有價值的，是隨時可以給人踩踏的。這裡是以雜草來譬喻廣大、煩惱的眾生。

「惠以真實之利」，特別悲愍、救度罪苦的眾生，要給他們最高的「真實」利益，也就是念佛往生成佛的意思。

又說：「吾誓得佛，普行此願，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我們最恐懼的就是墮落三惡道，因為我們這樣的凡夫，煩惱特別強盛，業障特別深重，可是自己又沒有力量擺脫，才会有這種恐懼。阿彌陀佛發願，首先就說：凡是有恐懼的，要消除他的恐懼，要給他大安心、大滿足，這個也是針對罪人、惡人、苦人來講的。

又說：「我於無量劫，不為大施主，普濟諸貧苦，誓不成等覺。」

《無量壽經》中，這段偈語是在四十八願之後，名為「三誓願」。也就是說，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大願之後，又再度發下三個願來涵蓋這四十八個大願：

我建超世願，必至無上道，
斯願不滿足，誓不成等覺。
我於無量劫，不為大施主，
普濟諸貧苦，誓不成等覺。
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
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

第一誓願顯示，阿彌陀佛所發的四十八大願是超越十方諸佛的願。

第二誓願顯示，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都是要救度眾生的、都是要給眾生的，所以這一個法是救度的法門，完全是靠佛的願力與功德，因此阿彌陀佛要做大施主，普濟諸貧

苦。「普濟」就是普救——普遍救度的意思；「貧苦」是指愚癡煩惱，沒有智慧、沒有福報的罪惡生死凡夫。由此可知，這一首偈語也顯示阿彌陀佛是以罪人、惡人、苦人為他的主要目標，直接的對象。

第三誓願顯示，阿彌陀佛這四十八大願所完成的，就是完成這一句名號。「普濟諸貧苦」就是以這一句名號來普救眾生，也顯示彌陀是以名號度生。

《如來會》說：
心或不堪常行施，
廣濟貧窮免諸苦，
利益世間使安樂，
不成救世之法王。

這首偈點出阿彌陀佛是一位救度的法王。「法王」就是佛，是一位救度眾生的佛。

那所救的對象是怎麼樣的對象呢？是「諸貧苦」；不但要救度這一些罪人、惡人、苦人，救度他們離開罪惡、離開輪迴之苦，而且要讓他們獲得成佛之樂，假若不能成就這樣的境界，他就不成為「救世之法王」，也就是南無阿彌陀佛。現今既然已經成為南無阿彌陀佛，當然就表示已經達到這樣的目標了，已經成為「救世

之法王」「救世佛」了。

《莊嚴經》說：
輪迴諸趣眾生類，
速生我剎受快樂。
常運慈心拔有情，
度盡阿鼻苦眾生。

這一首偈語也顯明：平等普救當中，以罪惡眾生為正機。

接下來《涅槃經》與《維摩經》也很突顯：

《涅槃經》說：「佛見眾生煩惱患，心苦如母念病子。」又說：「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於病子，心則偏多。如來亦爾，於諸眾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於放逸者，佛則慈念。」

《維摩經》說：「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癒父母亦癒。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癒菩薩亦癒。」

佛看一切的煩惱眾生，就如同慈愛的母親看生病的兒子一般。父母對七個兒子的愛都平等，不增加也不減少的，可是，七個兒子中，如果有一

個比較愚痴或生病的話，當然父母的心就會著重在這個兒子身上，為這個兒子所花費的時間、心力就比較多。這表示，在平等的愛心當中依不同情況會另有特別的關愛。

《觀佛三昧經》說：「佛光所照，常照如此，無間無救，諸苦眾生。佛心所緣，常緣此等，極惡眾生。諸佛心者，是大慈悲，慈悲所緣，緣苦眾生。若見眾生，受苦惱時，如箭入心，欲拔其苦。」

「無間無救」是指地獄眾生，尤其阿鼻眾生，這樣的眾生除了阿彌陀佛，其他法門是無法得救的。

「如箭入心，欲拔其苦」，慈母看待生病的兒子就是這樣。幾乎兒子的病就是他的病，兒子的苦就是他的苦；而且，可以說，母親所感受的比兒子還要苦。

《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說：
如來大悲不思議，
二乘悲如割皮膚，
菩薩悲如割脂肉，
如來大悲徹骨髓。

相互比較來說，「如來大悲徹骨髓」。悲徹骨髓的對象是誰？愈是罪苦的眾生，愈讓佛大悲徹骨髓，愈讓

佛如箭入心。

《十住論》說：「深行大悲者，愍念眾生，徹入骨髓，故名為深。」

《十住論》是龍樹菩薩所寫的，本段經文出自其中的《淨行品》。什麼叫做「深」？因為「愍念眾生，徹入骨髓」，才叫做「深」，不然就是「淺」。

三、代眾生苦

眾生苦惱由佛自己接受，佛自己承擔眾生苦惱，這是極深的悲愍心。罪苦眾生無力斷惑消業離苦，佛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代眾生苦，拔苦與樂。

佛愛我們，佛要救我們，不可能說「某某人，你依照某某法去做，做到了，我才救你。」五戒做到了，十善圓滿了，發四無量心，發四弘誓願……這些都要依教奉行。

不可能的，那一些我們都做不到。因此，我們沒辦法斷我們的煩惱、消除我們的輪迴罪業。但是佛愛我們，要救我們，為我們承擔。所以《大經》說：

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
荷負群生為之重擔。

佛代替我們承擔曠劫以來、生生世世我們所造作的種種罪業。因為那些業，我們承擔不了，所以才會一直在六道常沒常流轉，佛知道這個困難癥結，所以發心要一肩為我們承擔。這段經文充分流露出佛菩薩大悲救苦的精神。

《八大人覺經》說：
生死熾燃苦惱無量，
發大乘心普濟一切。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
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佛代替我們的苦，佛要讓我們獲得成佛之樂。

《梵網經》說：
菩薩應代一切眾生受加譏辱，
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

《梵網經》就是《菩薩戒經》。不管有受戒或沒有受戒，學佛的人應該是「學佛所學、學佛所行」，所以應該「代眾生受加譏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人」。

如果能夠時常思維這一段法語，就比較不會計較、與人對立；也比較不會起情緒、發脾氣。但是那是菩薩的境界，在煩惱還沒斷之前，凡夫不可能做得到，不過還是要用心學習，做一分是一分，做二分是二分；再



雲崗石窟 第十窟 明窗蓮花飛天
北魏（公元471—494年）

者，縱然我們做不到，但也儘量避免跟眾生對立，不能代他的苦，至少不要跟他對立。

《優婆塞戒經》說：
願為眾生趨走給使，
令彼安穩歡愉受樂，
為他受苦心不生悔。
不念自利常念利他，
身口意業所作諸善，
終不自為恆為他人。
自捨己事先營他事，
營他事時不擇時節，
終不顧慮辛苦憂惱。

「優婆塞」就是居士之意，《優婆塞戒經》是講居士應守的戒律。內容也是講代眾生之苦，給眾生之樂。

因地的凡夫都要這樣學習了，何況已經圓滿、無學、大悲的佛當然更是已然如此。

《華嚴經》說的更直接：

我為救度一切眾生，發菩提心。
我當於彼諸惡道中，代諸眾生受種種苦，令其解脫。
我當普為一切眾生備受眾苦，令其得出無量生死。
我寧獨受如是眾苦，不令眾生墮於地獄。
以身為質，救贖一切惡道眾生，令得解脫。
又說：「所有成佛功德法，悉以迴施諸眾生。」
又說：「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

這一些法語都很珍貴、難得，非常珍貴、難得，極其珍貴、難得，永恆閃爍著救度的光輝。

四、全力以赴

佛救眾生，策劃消除眾生苦惱使眾生安樂，是毫無保留，徹底地盡其全力。
如慈母呼喚奔救窺井的幼兒，極盡身心性命，全力以赴。
想想看，假若一位母親，她看著

她的嬰兒無知地爬呀爬、晃啊晃，晃到古井旁邊，而且向古井探頭，這時候做母親的是怎麼樣的心情啊？是非常地焦急啊、驚慌啊、擔憂啊，那個時候一定是全身心毫無保留的，又是呼喚，又是奔跑地過去，實是千鈞一髮，若不如此，就怕來不及了。真的是「全力以赴」。

《法華經》說：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
其中眾生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多諸患難，
唯我一人能為救護。

《大集經》說：「唯佛獨是眾生父，於煩惱火而救拔。」

《楞嚴經》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

《大經》說：「我哀愍汝等諸天人民，甚於父母念子。」

《大經》讚佛偈：「假使身止諸苦毒中，我行精進忍終不悔。」

《大經》第十八願說：「十方眾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雜譬喻經》說：「積大誓願慈悲眾生，求頭與頭求眼與眼，一

切所求盡能周給。」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說：

此是世間尊重父，
此是世間尊重母；
此是世間救度者，
此是世間大日光。

這幾段經文都突顯出佛是眾生的慈父悲母，眾生是佛的孤兒；現在慈父悲母迫切地要救度孤兒的眾生，返回涅槃的家鄉，享受永恆的安樂。

今天比較像是導讀，因為時間的關係，也無法一一解釋，後面第五點清淨無染，文字很淺顯，很容易瞭解，就請大家回去自行閱讀，靜心思維。

五、清淨無染

前所列舉四項，非出於追求自己名譽功利之心，是從完全脫離名譽功利心之清淨至誠心所流露的無緣大悲救度眾生，無私無我，非為名聞、利養、勝他。佛已徹證真如實相第一義空，無人法二執，空三心，泯四相，無住生心，三輪體空，住空、無相、無願三昧。

《大經》說：「住空無相無願之法，無作無起，觀法如化。」



雲崗石窟 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層飛天
北魏（公元471—494年）

《金剛經》說：「菩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上五個條件具備無缺的心性作用即是大慈悲。

（2016年10月27日，講於台北淨宗寺）

佛的智慧慈悲願力

文／釋慧淨

一、十方諸佛

大乘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人人平等，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的理論上。

（一）智慧慈悲願力，皆為眾生

「佛」是一個理智、情感和能力的都達到最圓滿境地的人格。這個人格（佛性）人人原都具有。所謂理智即是至高的智慧、情感即是無限的愛心、能力即是最大的願力。

佛的眼光中，一切人類及所有眾生，同具佛性，一律平等。佛不以自己成佛為滿足，佛的悲願與目的不只是一要使人人成佛，也要使一切眾生都成為和他自己一樣至善至上的佛陀。

（二）空性中，生大慈悲

佛的愛心，也就是大悲願力，是無條件的、無限的、絕對的。佛的慈悲是超越一切相的。這超越一切相

的慈悲大愛是和空性合一的，空性即是一切法不可得，證悟空性時，無緣大悲就會任運生起。這是空悲不二，或悲智不二，這個悲智不二的境界，是佛教教義中，最高深最不可思議之處。

諸法與此心的無生空性，是法爾現成的。情感至極的同體大悲，也是本來具足的。證悟諸法空性時，大悲心會不假造作地任運生起，這是微妙不可思議的！

（三）空性中，證自他一體

證入佛性（或空性），即是證入一切即一或自他一體的境界。

既然自己親證到自他同體，而又看見眾生迷而不覺，長期於生死輪迴中起惑造業受苦，大悲心就會自然生起，救世利人的願行就自然的不可遏止。因此慈悲、寬恕、布施和自我犧牲的實際利他行為就會表現出來。

就邏輯上來講，這也是必然的趨勢，因為一切的自私、殘酷與邪惡的行為，都是由「自他分離」而起，此「自他分離」一面造成強烈的自我，一面形成種種的排他思想和行為。

證悟自他一味之大統一，我、你、他都已消除，沒有我、你、他，我、你、他都成為一體，何有自私及殘酷之可能呢？自他既然同體一味，則自必以眾生之苦樂為自己之苦樂，而盡力去作利他之行。

諸佛為何一定要度眾生？乃是由於「無緣大悲」。眾生被無明習氣所覆蓋，不能開顯本具的佛性，這樣的眾生，諸佛自然會生起無比的悲心。佛之慧眼，看我們眾生之本性，都是佛性，一切眾生確實都是佛，而眾生則渾然不覺，在生死中長期受苦，因此佛本能地覺得眾生的不成佛，是他自己的不夠圓滿，全部圓滿之境界並未達成。如父子是一體的，而父親雍容華貴，兒子卻愚賤窮困，作為父親的永遠不會覺得富貴與圓滿，因此就有一股自然的推動力去作利他之行。所以佛會自然地盡未來際去救度一切眾生，使一切眾生都成佛道。

這個自然的利他推動力，是由自他一體的無緣大悲所產生的，此悲智

不二的境界，實是大乘佛法之精華及其終極之目標。

（四）無緣平等的大悲

何謂大悲？大悲就是至上的、無比的、和圓滿的慈愛。至上的慈悲，應具有兩種內涵：

- 一、視一切眾生如自己，無差別、無厭倦的「平等大悲」；
- 二、從空有雙融，無生心性中法爾流露出的「無緣大悲」。

唯有這種無緣平等的大悲，才是無偏私的，平等的，最徹底的，最圓滿的，和超越一切分別與限量的愛。

（五）慈悲與智慧相融

佛的大悲不只是單純的高度情感，而是最極情感與最極理智融為一體不可分的「智慧」。佛的理智與情感是和凡夫眾生不一樣的。

凡夫的理智和情感，是相抵消而不相成就的，是不能並起的；是時高時低，此起彼伏的。

佛的情感和理智（悲智）卻是相成而不相消的，是同時並起的；是永遠保持在最高極而不退失的。

理智與情感，在凡夫是水火不容；在佛卻水火相濟。

理智與情感，在凡夫是兩樣東西；在佛卻一體不分。

這個不可分開的理智和情感，佛法上叫做「無緣大悲」。

無緣是理智之極，大悲是情感之極。

至極理智與至極情感融合為一，就是所謂「無緣大悲」；而其表現出來的慈愛，則是平等一律，不分怨親，不分善惡，不分任何眾生，悲愛所庇，如陽光普照，所以叫「平等大悲」。

學佛人或有「我與諸佛同一體」的領悟，而十方諸佛卻時時刻刻在「我與眾生同一體」的境界中。

二、彌陀一佛

（一）慈悲智慧，最尊第一

諸佛尚且如此，何況是諸佛中之王的阿彌陀佛？《無量壽經》中，釋尊極其尊崇讚歎地說：「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又說：「阿彌陀佛光明最尊、第一、無比，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又說，阿彌陀佛的光明是「諸佛中之王也，光明中之極尊也。」

光即智，智即悲，智與悲一體不

二。亦即，佛的光明即是佛的智慧，光明是智慧的外相，兩者是一體的。而且說智慧即涵蓋慈悲，說慈悲即涵蓋智慧。

佛的智慧體現在何處？體現在救度眾生的功能。既然阿彌陀佛的光明智慧，在十方諸佛之中是最尊、第一、無比，是諸佛所不能及，是諸佛中的王，是諸佛中的極尊，顯示阿彌陀佛具有絕對的超越性與絕對的救度能力。

（二）不可思議功德名號

《無量壽經》第十七願成就文說：

十方恆沙諸佛如來，皆共讚歎無量壽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議。

威神功德開顯於兩方面：一是名號，名號具有不可思議威神功德。二是念佛之人，其所受用的威神功德也是不可思議，致使往生彌陀淨土，皆至一生補處。因此《阿彌陀經》說，這句名號是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的名號。

（三）唯有彌陀能度十方眾生

其次，即使十方諸佛有這樣的慈悲，未必能夠度盡十方眾生，尤其是未必能救度娑婆世界的眾生。《悲華

經》說：

是一千四佛所放捨者，所謂眾生
 厚重煩惱……皆悉充滿娑婆世
 界；

悉是他方諸佛世界之所擯棄，以
 重業故。

這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說諸佛有
 這樣的慈悲，一方面說娑婆世界的眾
 生是被一千四佛所捨棄的。為什麼？
 因為娑婆眾生煩惱厚重。這些眾生，
 唯有阿彌陀佛能夠救度。所以《大集
 經》說：

末法時中，億億人修行，罕一得
 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顯示末法煩惱厚重的眾生都能
 夠依念佛而得度，何況是正法時代、
 像法時代，何況是娑婆世界以外的眾
 生，更能依念佛而得度。

是故，淨土法門顯示「名號度
 生」，是阿彌陀佛的無量無邊不可思
 議功德名號在運作，彌陀名號度盡一
 切眾生。

（四）救度的經證：三誓偈

因此，《無量壽經》中，法藏
 菩薩在發下四十八大願之後，又發了
 「重誓願」；重誓願的前三偈，名為
 「三誓偈」。四十八願甚廣，約之即



明代木雕珍品 阿彌陀佛騎孔雀像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

是因地願行與果上名號，今以此三誓偈統攝之，故此三誓偈是四十八願之綱要，並以這三誓解除眾生的疑惑。

又，特別建立這三誓之偈，亦有三種理由：

(1) 為顯示「超世大願」

第一偈：我建超世願，必至無上道，斯願不滿足，誓不成等覺。

第一偈直顯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是超越十方諸佛的，是十方諸佛所沒有的。

四十八願雖然都是出於阿彌陀佛大悲心的誓約，但並未明白顯示是「超世無上的本願」，是彌陀獨有，不共諸佛的本願。

因為四十八願如果就一一願分開來看，在諸佛的誓願中也是常有的，而看不出阿彌陀佛獨有殊勝之處。所以在這三誓偈首先就說「我建超世願」，顯示四十八願看來與諸佛誓願並無差別，而實際上其深意是大不相同的「超世之大願」，是不共諸佛的誓願。

(2) 為顯示「他力救度」

第二偈：我於無量劫，不為大施主，普濟諸貧苦，誓不成等覺。

第二偈說明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所完成的超越十方諸佛的佛身，其本身及其功德、目的，是為了救度「諸貧苦」的眾生，也就是貧苦無智慧，常在六道輪迴的眾生——就是我們。

如果僅就四十八願而言，他力救度與他力迴向之義並不明顯，所以更在此偈中，闡述「為大施主」、「為眾開法藏」等語，顯示往生淨土之因，完全都是阿彌陀佛他力迴向救度的。

所以阿彌陀佛不只是無量劫以來，同時也是無量劫的未來，都要成為一個大布施的主人，永遠以超世願的功德來賜予眾生、救度眾生。

阿彌陀佛是布施者，我們是受施者。阿彌陀佛成佛的功德，全給眾生。

第二偈正顯明「救度」，是佛力、他力的救度。

(3) 為顯示「名號度生」

第三偈：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

四十八願中攝生願有三，真假並列，為了正直捨方便，故第三偈說「名聲超十方」，以顯示彌陀迴向本願名號，令十方眾生知道唯有第十八

願之念佛才是往生正因。

第三偈也點出第一偈、第二偈的功德與功能，都成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名號，都在這句名號之中，並且要將此名號傳遍十方世界，使十方眾生同稱佛名，同生淨土，同證佛果，同度眾生。

初偈發願（四十八願），次偈迴施眾生（無量德行），第三偈將此願行縮為一句名號。願行結晶即是名號，以彌陀名號總攝彌陀願行。名號由願行而彰，願行由名號而著，三誓唯一名號，故此彌陀名號，稱為萬德弘名。

雖名號能度十方眾生，若不超聞十方，何能度十方眾生？故發第十七願，又在此重誓超十方。

超有二義：

一、超遠。名聲遠聞（遍滿）十方世界之意。德小故其所聞亦狹，德廣大故名聞十方。

二、超勝。名德超勝十方諸佛之意。普濟諸貧苦，使至無上道，諸佛所無故。又，諸經所讚，多在彌陀。世間稱佛，彌陀唯多。

此三誓偈大意：第一偈顯示四十八願是超世願，且必定滿足。第

二偈顯示以此超世本願普施眾生，並示他力救度之義。第三偈，願行結一名號，此名德超諸佛，此名聲超十方。以此名號廣度眾生，如宋譯言：

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
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大經》言：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又言：

其有得聞，彼佛名號，
歡喜踴躍，乃至一念，
當知此人，為得大利，
則是具足，無上功德。

因此，淨土法門是彌陀名號救度眾生的法門，也唯有彌陀超世的智慧慈悲願力，才能度盡十方眾生，滿足諸佛的本懷，究竟彰顯諸佛的智慧慈悲與願力。🙏

淨土宗「四不」(四)

文／釋慧淨

四、懺悔之重要

《涅槃經》說：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

「二白法」，指清白之法，也就是佛法，在這裡是指「善法」。

「善法」與「清白之法」並不完全一樣。善，一般理解的是「五戒」之善，以及「十善」之善，是就世間法來講的。「清白之法」則是指出世間法，是超越善與惡的。最究竟的白法，就是成佛的法，到達無生法忍。這裡所說的「白法」是世間與出世間法二者都有涵蓋，程度則有深淺之別。

有兩種白法能夠救眾生，使眾生去惡行善，離開三界六道輪迴，乃至成佛。哪兩種白法？一就是「慚」，二就是「愧」。何謂慚愧？《涅槃經》接著說：

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
 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
 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
 無慚愧者不名為人，名為畜生。

這裡對「慚愧」下了三個層次的定義，同時作了一個結論。

第一層，「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造。」

「慚」，是對自己來講的，自己有羞恥心，不敢做惡事，不去做惡事；

「愧」，是自己不做惡事，同時也不教人家做惡事，也不學習人家的惡事。

第二層，「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

「慚」，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甚至起了不好的念頭，有羞恥心、羞愧心、羞惡心，認為這是不好的、不應該的，心中有一種懺悔的心。

「愧」，自己做了不好的言行之後，找一個對象來表達，不掩蓋、不覆藏，為什麼？因為向人家發露，等

於懺悔過了，可以使自己的內心得安樂；如果覆藏的話，內心是不安的。當然這是指有慚愧心的人來講的，沒有慚愧心的人，他是不會這樣想也不會這樣做的。

第三層次是「慚者羞人，愧者羞天。」

「慚」，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怕讓人家看到、發現，甚至羞於見人；

「愧」，做了不好的事情，對不住天，曉得天無所不知，就像俗語所講的：「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自己暗中所做的以為沒有人知道，哪裡曉得天知、地知，鬼神、佛菩薩都知道。因為懂得這個道理，有羞恥的心，一旦有了不好的言行，自然就會心生慚愧。所以羞人也好，羞天也好，這個都是具有慚愧心的表現。

接下來說：「無慚愧者不名為人，名為畜生。」如果一個人沒有慚愧心，那就失去了人格，人若失去了人格就等於是畜生；外型是人的形相，但是實質上跟畜生沒有兩樣，就是一般所講的「披著人皮的野獸」。佛陀對「人」作了這個定義，有慚愧心就是人；沒慚愧心就不是人，外表是人，其實本質不是人，是畜



生，下輩子就一定輪迴在三惡道中，輕一點的轉為畜生，嚴重的就入餓鬼、地獄了。

所以不管有學佛、沒學佛，要真正被稱為人，一定要有羞恥的心。

《涅槃經》又說：

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諸惡，二者作已懺悔。

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

這是以佛法來為「智」跟「愚」下定義。

什麼叫有智慧？什麼叫愚癡？佛陀以「造惡」跟「懺悔」來解釋。

有智慧的人，他不會去做壞事，假使他做了，他有懺悔的心。

愚癡的人則相反，「一者作罪，二者覆藏。」造了罪業、壞事，儘量地掩蓋，儘量地隱蔽，這就是患者。《涅槃經》又說：

雖先作惡後能發露，悔已慚愧更不敢作，
猶如濁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為清，
如煙雲除月則清明。作惡能悔亦復如是，
王若懺悔懷慚愧者，罪即除滅清淨如本。

意思就是說雖然以前做了惡事，後來能夠發露懺悔，懺悔之後，懷著慚愧心，無二過、不再犯，就好像濁水中放入一顆明珠，因為這一顆明珠的功能，使水得到清淨，好像煙雲消散，月亮清明，月光就能夠照徹大地。作惡能悔也是同樣的道理。反過來說，如果作惡不能悔，則永遠都是惡，不能獲得清明、清潔。

這裡所說的「王」是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殺父害母，這個典故記載在《觀無量壽經》中。佛陀跟阿闍世王說，你如果能夠徹底地懺悔過去的種種罪業——不孝之罪、五逆之罪，種種大小罪惡的話，這一些罪就能夠消除，如同本來未犯的樣子。

前面所講的兩種人，在修學佛法上皆能有所成就：第一種是能如法如律地修行、生活，不去犯戒、造罪、為非作歹。第二種是犯了罪之後能夠懺悔。

「懺悔」可說是人格的清洗劑——經由不間斷地清洗過去心靈的污穢，以獲得靈性的淨化和再生。「懺悔」也像心靈的沐浴，對我們心靈上的種種污染，進行一次、一次徹底地清洗。當懺悔愈深切，愈能夠洗滌我們微細的心念污垢，愈能夠清除我們重大的罪業。

無始劫以來，我們的內心都被貪瞋癡所盤踞，也被妄想、雜念所侵襲、污染。貪心的對象往往就是五欲——財、色、名、食、睡。有貪心就是有物慾，被物欲所蒙蔽就是貪。瞋，就是瞋恨心，瞋心往往起於情緒，情緒大的話，就發脾氣、憤恨、打罵一一而起。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清心寡欲，一方面也要能夠管理自己的情緒。情緒一起來就立刻觀照，使它不再增長，讓心始終都能安忍、平靜、平和，這對我們修身養性是很重要的。

一旦有了過失，就一定要懺悔。懺悔就是要將深藏內心的不好的業識種子，如：貪瞋癡、妄想雜念……投入懺悔的改造機裡面。懺悔能夠改造我們的心性，改造我們的性格，改造我們的命運，使我們的心靈能夠淨化。一念真誠的懺悔心，可以洗滌內心的塵垢跟染濁；懺悔如同法水，可以使內心變得澄明清澈。因此要常能觀照，反省自己，自己在身口意上有無犯錯，並且多懺悔，勇於認錯。

《四書·中庸》第一篇有一段話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一般人都有情緒，但一個人在喜怒哀樂還沒有產生的時候，也就是心還沒有歷緣對境時，是處在一種平和的、平穩的，不偏不倚的狀態，這叫做「中」。

以佛教來講的話，「中」就是涅槃的佛性，涅槃就是不生不滅，不好不壞，不過與不及。我們平靜的心也較接近佛性，早上睡醒的時候，內心還沒有面對外境，那時候的心是平和的、平靜的，平衡的，這就是「中」。所以我常強調晨起打坐，因為晨起的心靈有三淨（靜）：心靈寧靜、空氣清淨、環境安靜。這時若能細細體會，好好念佛，能增長心靈的寂靜；這樣面對外境起心動念時，即使起情緒有喜怒哀樂，也比較能「合乎節度」。所謂「合乎節度」就是說不會過與不

及，都能維持在一種平穩、平和、協調的狀態。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是宇宙萬物之根源；和，是古今眾人所應遵循共通的道路。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如果能夠達到中和，天地萬物就能夠各安其位而欣欣向榮。團體也是一樣，如果能夠處在中和的狀態，這個團體就能夠協調一致、和合無諍，就能夠永續發展。所以「中和」很重要。

「中和」的根本原則就是「觀照內心」，無事的時候不起念頭，有事的時候能夠適當的對應。所謂適當的對應就是不過與不及，最好的原則是儘量的不起情緒、不發脾氣、不生氣，更不要批評、責備、抱怨，因為這些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

一個人內心如果中和的話，五臟六腑就能夠協調。有關情緒管理，《大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先要正心，要怎麼正心呢？《大學》說：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意思就是說，心發脾氣了，甚至憤怒了，那心就不平正、不端正了；同樣的，有恐懼的心，有好樂——貪慾的心，有憂患——患得患失的心，也不得其正。不得其正會怎樣呢？就會心不在焉——心不在位置上。就好像一個人，可是沒有心，也就是沒有靈魂，這樣就會視而不見，眼睛明明張開，可是沒有看到東西；聽而不聞，耳朵明明有在聽，卻聽不清楚；吃東西也吃不出味道，這就是心不在；若要心在的話，必須是不生氣、不恐懼、不貪慾、不憂患。

儒家所講的這些修身養性、成賢成聖之道，對我們學佛人來講是一種基礎。對淨土法門來講，出世法（真諦）就是念佛，世間法（俗諦）方面則可以多多運用儒家所講的這些道理。

《大學》修身，說：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人往往都會有偏袒、偏頗、偏私的弊病。第一句說「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對親人，對所喜好、興趣的，就會偏袒、偏私，甚至執著，產生我執的現象。一旦有我執、偏袒、偏私，心就不正了，更何況是修身呢？同樣的，對所畏敬的、賤惡的、哀憫的，同樣也會有這種過失。所以，人一定要理性、客觀，不要執著自己的觀點、看法，要捨己從人，與人為善。

《孟子》有一段話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說，如果有人告訴子路他哪一方面有錯誤，子路都會歡喜地接受，也就是願意真心地想去惡行善。一般人如果被指出錯誤或批評，不但會不高興，甚至還會懷恨對方，想辦法要報復。但是別人指出子路的過錯，子路是歡喜接受，謙虛面對，勇於認錯，勇於改過。

「禹聞善言，則拜。」大禹聽到了美善的話，就向對方禮謝，表示他很有心向上、向善、向淨。別人告訴他善的語言，等同是一位難得的善知識，即使花錢也買不到的，費工夫也找不到的。

「大舜有大焉。」舜帝又比前二位偉大、超越，為什麼呢？「善與人同，捨己從人。」他說大舜「善與人同，捨己從人」，只要別人有好的行為，他就捨

掉自己的想法來跟隨對方，不會固執己見，違背眾人，以眾人的善為善，效法眾人，這就是「善與人同，捨己從人」。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這就是捨己，捨掉自己；「禹聞善言，則拜」，這就是從人，有善的我就遵從，捨掉自己的惡，捨掉自己的不是、不對，然後隨順對方的善，表示沒有固執。

「樂取於人以為善。」大舜是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這在讚美大舜一輩子都是這樣。從他還沒有當皇帝，還是當農夫或者是製作陶器，或者在海邊捕魚的時候，以至到最後當上帝王的時候都是這樣。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取諸人以為善，以別人的善來自省，並且以身作則推廣出去，這個等於是幫助天下人來做善事，與天下人共同來做善事。所以孟子就下了一個定義說「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一個君子最大的功德，就是「與人為善」。

我們學佛也是要這樣，不固執自己的成見，應該要隨順他人。當然真理有不變的原則，但是在團體當中，以眾人中好的意見為意見，不要固執自己的成見。

《佛遺教經》說：

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為第一。

我們所穿的衣服就是慚恥之服。有慚恥的人才會穿衣服，沒有慚恥、沒有羞恥心的話，他不會穿衣服，就好像禽獸，禽獸就不會穿衣服。所以，有穿衣服的才是人，不穿衣服的就是禽獸。在所有衣服當中，慚愧這件衣服是最莊嚴、最有氣質的。我們穿衣服要得體，怎麼樣才算得體呢？男眾有男眾的衣服，女眾有女眾的衣服。如果男不男、女不女的話，這得體嗎？就不得體。而且年老的跟年輕的衣服又不一樣，不能七老八十了，還穿十八歲少女的服裝，這樣也不得體。這裡講最莊嚴的衣服，就是慚恥之服，有慚愧心、有羞恥心。

《佛遺教經》又說：

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

慚恥心、羞恥心就像鐵鉤，我們的心就好像狂象、獅虎豺狼，必須要有慚

恥的鐵鉤來控制我們，不然我們會就放縱、為所欲為。就像之前台北捷運的殺人事件，一個年輕人看到人就殺，不管對方是男是女，是老或少，這可說已經失去了人的心了。

人的心基本上都具備著像孟子所講的：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無恭敬之心，非人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像捷運這樣的殺人事件，第一，他沒有惻隱之心；第二，沒有是非之心，不能明辨好壞；第三、沒有恭敬之心，對於老人家、長輩也殺；第四，沒有是非之心，不懂得殺人是罪惡的行為。仁義禮智就通通都犯了，那就可以說不是人了。

一個人會有這樣的行為，主要在於小時候家庭的教育，因為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學校。現在學校都偏重智育，但其實德育才是最根本的。德育就是愛心，愛心是最根本的，一個感受到被愛的人，他不可能會去殺人，做不愛人的事情。會這樣，表示內心缺乏愛，缺乏被愛，缺乏被關心。

愛能夠包容一切，愛能夠轉化一切、釋放一切，愛也能夠成就一切。愛心給人有希望、有盼望，有未來。希望家庭教育兒女儘量注重愛，給他感受到父母對他真心的愛。



中品上生受持五戒八戒諸戒不造五逆願生西方阿彌陀佛與諸比丘為佛作禮卽生極樂世界

《佛遺教經》又說：

是故常當慚恥，無得暫替。若離慚恥，則失諸功德。

所以我們應該常懷慚恥的心，不能片刻失去；如果離開慚恥的話，就會失掉許多功德。又說：

有愧之人，則有善法。

有慚愧的人，就會有功德、有善法；沒有慚愧的人，就會失去功德，甚至造作種種壞事。又說：

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孟子》說：「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沒有慚愧的心，就跟禽獸沒有兩樣。

《菜根譚》說：

蓋世功德，抵不了一個「矜」字；

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我們內心都有貪、瞋、癡、慢、疑，「慢」就是驕慢，「慢」的過失很大。這裡說，一個人即使他有功德、功勞，甚至善事做得非常多，遍滿天下，可是如果有驕慢心的話，他那一些功德當下就消失了。所以，我們為人應盡量謙虛、謙讓、謙卑、謙退、不居功，這樣才能存住功勞、功德。「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一樣的，充滿天地的罪惡，只要真心懺悔也能夠消除，這個後面會引用故事來做解釋。

五、懺悔之功效

《心地觀經》說：「若覆罪者，罪即增長；發露懺悔，罪即消除。」

做了不好的事情，如果掩蓋的話，這個罪會生利息，而且這個利息就像高利貸，利率很高的，將來的果報很可怕。「發露懺悔，罪即消除。」就像東西放在陰濕的地方，一段期間一定要拿出來曬曬太陽，甚至清洗，否則一定會發霉。我們的心也一樣，要時刻的清洗，同時要常常拿出來曬曬太陽，否則就會生菌、發

霉、壞掉。

《金光明經》說：「千劫所造無邊業，一次作懺亦得淨。」

即使千劫、萬劫這麼長久以來所造的罪業，一次做懺，也能夠完全獲得清淨。

有一句話說：「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也就是說我們這一輩子所做的善與惡，有的是這輩子受果報，有的是下輩子才受果報，有的是下下輩子以後才受果報。好像植物，有春天播種，秋天就能收成的；也有今年播種，等到明年才能收成；有今年播種，要好幾年之後，才會開花結果的。這表示：只要播下種子，一定會開花結果，只是看它是什麼種子，還有看它是處在什麼環境。所以我們的起心動念、言語行為，如果落入善惡的話，那一定有果報；即使今世不報，來世一定會報。可是如果對此予以懺悔的話，那這個業因就會消除。好像灑下荊棘的種子，如果我們隔絕它生長所需的一切環境外緣，比如：不為它施肥，甚至時常踐踏，這些荊棘的種子就無法生長，甚至就會毀壞，這是一種譬喻。

《業報差別經》說：「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責，懺悔更不造，能拔根本罪。」

最重的罪，沒有過於五逆罪，若能夠深自內心自責，懺悔之後不再造，這根本的罪就能夠拔除。

《大集經》說：「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如是百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日一時盡能消滅。」

穿了一百年從來沒有洗過的衣服，可以想見衣服上的污垢一定非常深厚，但只要我們將它拿出來用清潔劑好好的洗，好好的揉，它也還會恢復原來的新樣子，就好像一個器皿，經過刷洗，甚至刮垢磨光，它也會恢復原來光亮的樣子一樣。所以，身體也好、衣服也好、東西也好、地板也好，都必須要清洗，而我們的內心更要清洗，因為我們的內心長久以來就已經被貪瞋癡慢疑這五種毒素所盤踞了，又常常有妄想雜念在浮動、侵襲、污染，怎麼可以不常清洗呢？「洗心」就是要存著慚愧的心，同時要常常懺悔，因為我們起心動念無不是罪，無不是業。

懺悔得安樂。懺悔得清涼。

懺悔得自在。懺悔得解脫。

我們做了不好的言語行為，如果不懺悔的話，內心就會愧疚、難過、痛苦，不得安樂；一旦懺悔了，就安樂了，內心就清涼自在，就獲得解脫釋放了。

懺悔的力量猶如「熱湯澆雪」「朝陽照霜」「水中之鹽」。

「熱湯澆雪」「朝陽照霜」這個容易理解，「水中之鹽」怎麼理解呢？我們將一把鹽放在小小的一杯水裡面，會不會鹹？非常的鹹，很難喝。如果將這把鹽放在大湖水裡面的話，或者是放在一個大盆裡面的話，那鹹味就淡了。我們罪惡的鹽，如果用大湖的法水來清洗的話，罪惡的鹽就會釋放。

有關驕慢心的嚴重過失，歷史上有一則有關《慈悲三昧水懺》作者，也就是唐朝悟達國師的故事。悟達法師貴為國師，被當時的皇帝所尊崇。一有高貴的東西，皇帝就會先想到國師。有一次，從國外進貢了一把很高貴的椅子，皇帝就想到：這把椅子如果敬獻給悟達國師當作講經說法時的座椅，豈不是更適合？所以就將這把高貴的座椅供養悟達國師。悟達國師接受了皇帝這把高貴座椅後，產生了驕慢的念頭，結果他的功德就消失了。功德一消失，業障就馬上跟著來了，就得到了人面瘡。幸好有一位尊者為他解決這個冤債，同時告訴他就是因為他起了驕慢心，往昔的冤債趁虛而入，才會得到這人面瘡。由此可知，驕慢心是非常可怕的。

另一則，是有關宋朝高峰妙雲禪師的故事。高峰禪師是修禪，他修行很精進，可說是捨身為法。是怎麼樣的捨身求法呢？他不是禪堂裡面打坐，而是在懸崖上打坐。因為一般人打坐不是昏沉就是散亂，如果在懸崖上打坐，就比較會提起正念，不敢隨便打妄想，也不敢讓自己昏沉，因為一打妄想、一昏沉，就掉下崖底了。所以為了提醒自己保持正念，他都在懸崖上打坐，可說是存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在修行。

但是再怎樣想抵住不妄想、不昏沉是很難的，有一天高峰禪師打坐昏沉了，身體就掉下了山崖，掉到一半的時候，突然間被一種力量捧了上來，安放在平坦的地方。本來應該沒命的，可又被捧了上來，他想：是誰捧我上來的呢？他就問

了：「是哪一位善神、護法神來救我的？」空中就回答了：「我是護法韋陀，看你精進修行，我來護法。」

高峰禪師當下內心就沾沾自喜，起一個念頭：「唉呀！我的修行還獲得了護法神在我旁邊保護。」他當下就問護法神說：「像我這樣修行的人，大概有多少啊？」護法神見他心生傲慢，就生氣說：「像你這樣修行的人，如恆河沙數之多，而且你是一個懈怠的人，連打坐也會昏沉，因你這樣的驕慢，我五百世不再護你的法了。」高峰妙禪師一聽，他就反省、懺悔了：「真是貪瞋癡慢疑啊！我剛剛起了一點點的慢心，結果障礙就這麼大，罪過就這麼大，護法神此後不再護我的法了，怎麼辦？那沒辦法了，還是要在懸崖上打坐，更要警惕自己了。」

有一天，高峰禪師還是控制不住昏沉，掉下懸崖了，他心想：「唉呀！這次是非死不可了。」快掉到崖底的時候，又被捧上來了，這個時候他就更疑惑了，就問空中，又是哪一位善神護法來護我啊？對方說：「我是護法韋陀。」

「啊！你不是說五百歲不再護我的法了嗎？」

「因為你一念懺悔，當下就消了五百歲的罪過。」

由這則典故，可見驕慢之心的罪過，還有懺悔之念的重要性。以我們這樣的根機，起心動念，有意無意都犯了很多罪過——驕慢的心、忌妒的心，不平、不滿、比較、計較的心，尤其是貪欲的心、瞋恨的心、情緒的心很多，就好像大地之草一樣。愈努力修行，愈深入法義，愈真正面對法鏡，愈能看出、看清自己真實的面貌。所以，一個學佛的人如果沒有慚愧的心，沒有懺悔的心，甚至沒有罪惡感，老實講，那不是學佛的人，不是真正在學佛。因為沒有以法的鏡子來照自己。

六、懺悔之對境

「對境」就是「對象」，也就是要向什麼對象懺悔。

修行人每一天都要懺悔與發願。不只佛教重視懺悔，凡是宗教沒有不重視懺悔的，像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也都很重視懺悔。只是佛教懺悔跟其他宗教有點不同，其他宗教譬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他們是向他們的上帝或教主

懺悔，求得他們的主寬恕。主寬恕了，他們的罪業才能夠消除；如果不向他們的主懺悔的話，他們的根本罪永遠都不能消除。因為他們是講「原罪」，每一個人生下來，一輩子當中不管行善或行惡，有修行或沒有修行，有修心養性或沒修心養性，都有那個罪，而且那個罪只有他們的主能夠赦免，其他任何方法，任何對象，不論是誰，都無法消除這個原罪。

佛教的懺悔對象是什麼呢？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淨土宗聖教集》910頁）說：

或對四眾，或對十方佛，
 或對舍利、尊像、大眾，
 或對一人，若獨自等；
 又向十方盡虛空三寶，
 及盡眾生界等，具向發露懺悔。

也就是看我們所造的罪是屬於那一方面，懺悔對象就不同。

「或對四眾」，四眾就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或對十方佛」，因為虛空無盡，因此世界無盡；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世界都有佛。

「或對舍利」，佛不在了，留下了他的舍利，見舍利如同見佛。

「尊像」，無論是銅鑄的、木刻的，或者雕塑或者畫像，把這尊佛像當做佛的真身。

「大眾」，指現前大眾。

「或對一人」，如我們得罪了對



十八世紀 清代佛畫：金農禮佛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方，那就向對方懺悔，請求對方寬恕；或者是只要某一個人，這個就是「或對一人」。

「若獨自等」，或者靜靜的在某一地方，內心至誠懇切的自我反省、懺悔。

「又向十方盡虛空三寶，及盡眾生界等」，若從這兩段話來講，等於是對十法界的眾生——包括地獄、餓鬼、畜生。等於是至心地向虛空的佛法僧三寶，乃至我們所面對的任何人，甚至任何畜生——「具向發露懺悔」，徹底的向他們發露懺悔。

因為，只要造作罪業都會引起內心的憂慮、懊悔與不安——不管知道或不知道，有意或無意，是大是小，無論在家、出家，有受戒或沒受戒。如同古人所說的「內心負疚，良心不安」。為什麼？因為我們每人都有「良心」，什麼是良心呢？如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就是良心，又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就是仁愛；羞惡之心就是義氣、道義；是非之心就是智，能夠分辨好壞。

也就是說，只要是人都具有「仁愛的心、道義的心、是非的心」。這一些都是良心，違背這一些就是違背良心，違背良心就會負疚，引起內心的不安。負疚的念頭如果長時間盤踞在心底的話，就會污染心靈，障礙修行。

所以，不論在家或出家，修行很重視懺悔，每天都要發願懺悔。唯有經常在佛、菩薩、師長、大眾面前發露懺悔，請求原諒，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樣如法如理的懺悔才能夠消除罪業，消除內心的障礙，此後內心才能夠安定喜樂，順利修行，達到滅罪清淨的目的。

經典上說：「有罪當懺悔，懺悔則安樂。」反之，如果不懺悔的話就不得安樂。以律宗來講，如果是犯了根本大罪，必須在二十位清淨比丘前發露懺悔，但是現在要找二十位清淨比丘的確不容易。輕一點的話，向四個比丘懺悔，或者兩個比丘或者一個比丘懺悔，或者在大眾面前表白，或者是獨自在佛前求懺悔。總之，依所犯的罪內容輕重不同，懺悔的對象就不同。

（待續）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文／釋淨宗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這句話意義非常好。

不僅知識，美貌、才華、權勢、地位、財富，乃至善行、好名聲都會叫人自高自大，凡叫人自高自大的，不能造就人，反而毀了我們。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除了愛心之外一切都不能造就人。

我們要成為新的生命、新造的人，就要有愛心。沒有愛心的人是死人，行屍走肉。感受彌陀的慈悲大愛，領納彌陀的慈悲大愛，傳播彌陀的慈悲大愛，我們就是新造的人。

彌陀的愛心，起死回生，是法界最神奇的力量，獲得彌陀的愛，現在就復活，現在就呼吸，淨土宗稱「平生業成」，念念念佛，念念生長發育，肉體雖然老邁棄捨，新生命卻日漸成熟豐滿。

在此世，知識方便有用，但正如桌椅、一切的器具，不論如何好用，都是外物，非人本身；知識只是工具，不是人的本質存在。人的本質存在是愛，知識等一切要為愛所用。愛心是主人，沒有愛心，卻擁有知識、財富，正如沒有主人的房間，堆積各種名貴的家俱、物品，死氣沉沉，滿是塵埃。🙏

做一個無公害的人

文／釋淨宗

現在都在提倡「無公害」，如無公害蔬菜、無公害農產品、無公害食品，並進而提倡「自然農法」，即免用一切農藥、肥料（化肥、有機肥），純粹依靠自然地力，生長蔬、果、糧食等。經由自然農法生產的農產品，不僅無公害，而且味道絕佳，營養豐富。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自身三業的產品，也應該成為一個無公害的人，但現實的情形並非如此。由內心充滿貪瞋癡三毒，《無量壽經》說：「自害害彼，彼此俱害。」當人類自己成為「公害」，我們吃什麼都沒用。

阿彌陀佛的慈悲猶如大地，具足一切，單純念佛，完全仰仗佛力，不加任何自力的肥料、農藥，我們就會成為一個無公害的人，有慈心，充滿愛，有喜有樂，幸福滿滿。🙏



如母憶子： 《念佛圓通章》深義

文／釋慧淨

「念」者憶也，如子憶母，時時在懷。

《念佛圓通章》說：「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又說：「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其實兒子想念母親遠不如母親想念兒子，所謂「父母念子長江水，兒女念母樹尾風」，父母對兒女的想念是源源不斷，日日夜夜，而且兒女去得愈遠，就想念得愈深。我們念阿彌陀佛，歸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救度就像母親懷念兒女。

母豈不愛子，子豈不愛母？因迷而隔，因悟而親。

這是進一步顯明念佛眾生和阿彌陀佛的關係。「母豈不愛子」，母親一定深深愛著她的兒女，母愛水不能淹、火不能燒，是天性自然的，所謂「女人雖弱，為母則強」，為了兒女，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護他們。

「子豈不愛母」，兒女也是天性自然會愛母親，之所以母不愛子或子不愛母，是「因迷而隔」，因為不曉得這是自己的母親，或不曉得這是自己的兒女，如果曉得，自自然然就有親密的關係，這種親密是天性自然，不必加以訓練、培養或其他造作。所以說：

信知此理，自然母子相親，心心相印，函蓋相合。

母親的心就是愛兒女的心，兒女

的心也就是愛母親的心，所以心心相印為一體。

「函蓋相合」，函是盒子，蓋是蓋子，圓的盒子必須圓的蓋子，方的盒子必須方的蓋子，圓的盒子、方的蓋子，或方的盒子、圓的蓋子，就函蓋不相合、彼此不相應。

瞭解彌陀主動為我們發願，主動為我們修行，就像母親生下了兒女，自自然然會有發自內心天性的母愛，甚至為了兒女而犧牲生命，每天工作都是為了撫養、教育兒女。所以，父母跟兒女、兒女跟父母之間是天性自然的，不需要準備某種條件才能成為父母兒女的關係。所以，父母思念兒女、兒女想念父母是天性自然的，我們憶佛念佛也是這樣天真爛漫、天性自然的，而且念念不舍，不夾雜，不間斷。

如失子認父，如浪子歸家。非感恩，非不感恩。

就像從小走失的兒子，長大後突然跟親生父母相認了，那是發自內心的親緣名分，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外人，所以沒有父母兒女的那種感受。又好像流浪在外的兒子，有一天

回心轉意回到家裡，誰會阻止他？因為這是他的家啊！而且，「自是不歸歸便得」，阿彌陀佛永遠伸開雙手迎接我們，就像父母永遠都倚闔盼望，望眼欲穿。在這當中，無所謂感恩，也無所謂不感恩，這是難以描述的。

如「謝謝」二字，謝謝母親與謝謝外人，其心迥異，天性自然故。

我們在外，缺乏十塊錢，人家給我們十塊錢，我們向他說聲「謝謝」；母親節到了，我們也說「謝謝媽媽，母親節快樂」，這種謝謝母親與謝謝外人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對外人說謝謝是非說不可，有恩必報，可是對父母，即使說了謝謝，就能表達了嗎？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也是這樣，固然感恩於彌陀的救度而感恩念佛，但是無所謂感恩，無所謂不感恩，就是存在於內心而發之於稱名，一心歸命，全身靠倒，跟阿彌陀佛之間沒有隔閡，沒有條件，好像父母兒女間非常親密、非常直接的關係，沒有假藉其他條件。

子若求母，徒令母悲，不以母為母，以為外人故。

兒子如果客套地、客氣地向父母請求拜託，就像外人那種心態的話，做父母的就悲傷了，好像突然間失去了兒子，兒子不是自己的兒子了。

眾生求彌陀，徒令彌陀悲，不以彌陀為大慈大悲故，不以彌陀為我願行故，不以彌陀與我一體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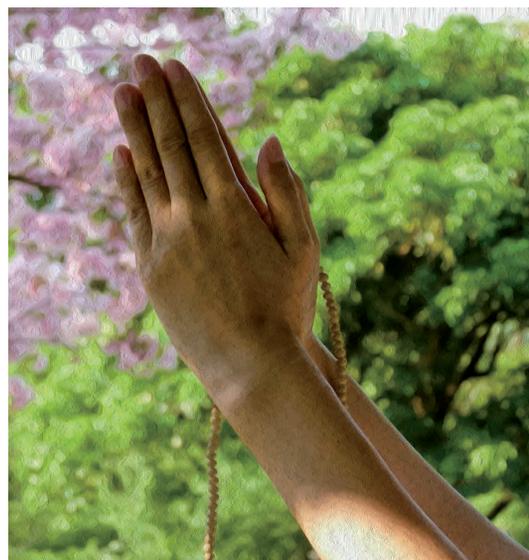
我們跟阿彌陀佛的關係也是這樣，我們只要天性自然、天真爛漫地一心歸命，全身靠倒，此後專一稱念彌陀，念念不捨，無所謂求，無所謂不求。曉得阿彌陀佛本來就是為我們發願，為我們修行，為我們建設極樂世界，迴向所有功德給我們。在這當中，我們只要信受彌陀的救度，此後就專一稱念彌陀佛名，自然地稱念彌陀佛名，不夾雜、不間斷。

如果眾生有求彌陀的心態，豈不是跟彌陀隔了一層，不與彌陀一體不離？為什麼？阿彌陀佛本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既是這樣，在我們還不知道時，阿彌陀佛已為我們準備好，在我們還沒祈求時，阿彌陀佛已給了我們，我們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就等同接受、支取彌陀慈悲愛心的禮

物。

所以，我們念佛，不能有祈求的那種客套，要曉得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的佛，為我、為每一位完成了願行，而願行的功德都在這句彌陀名號裡面；信受彌陀救度的眾生，就跟阿彌陀佛三種機法一體不離。

我們必須這樣瞭解，才是真正信受彌陀救度，才是真正的念佛人。🙏



淨土宗 小常識

● 無需印證

善導大師將第十八願的「至心信樂，欲生我國」解釋為「稱我名號，願生我國」，可說簡而不繁，易而不難，淺而不深，明而不昧，不繁雜、不玄奧。固然淨土法門背後有深遠玄奧的義理，可是，善導大師深入淺出的解釋，使人一看就懂，一懂就能用，真正可以即知即行。

因此，我們不要求印證：「我到底信受了沒有？領受了沒有？我所信受的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有的解釋不依據善導大師的「稱我名號，願生我國」，而是就信的某種心理狀態去解釋。由於人的心理狀態各有不同，而且隨著環境而變化，如果依此作為信的內容，那就難以堅固，抽象不具體。何況煩惱一旦浮現了，以前的那種歡喜的心再也找不到，他就會打一個問號：「我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形之下，對彌陀的救度是那樣感動，那種感覺讓我很有法喜，可是現在好像一點都體會不到了。」這就是為了印證自己到底信了沒有而有所苦惱。由此可知，錯把自己的感情作為所信的內容、所信的對象，這就不對了。

● 信以客觀為據

阿彌陀佛的客觀存在就是我們所信的內容。阿彌陀佛怎樣講，我們就怎樣接受，他所講的才是我們所信的具體對象。

阿彌陀佛所講的「至心信樂」，善導大師解釋為「稱我名號」，這就非常具體。不論我們的心情、感受如何，「稱我名號」始終都是不變的。「稱我名號」就必定往生，所謂「眾生稱念，必得往生」，這是不論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說，不論你是有智慧的人，還是沒智慧的人，不論你是偏於感性的，還是偏於理性的，都能夠理解，都能夠做到。

● 隨順佛教、佛意、佛願

我們如果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的話，就是有三個隨順：隨順釋迦牟尼佛在《觀經》所教導，就是最後捨定散二善而專稱彌陀佛名，這是隨順佛教；也是隨順十方諸佛在《阿彌陀經》所證誠的只要念佛必定往生，這就是隨順佛意；也是隨順《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之中第十八願所講的「欲生我國，乃至十念」，這是隨順佛願。能夠這樣的話，才能成為真佛弟子。🌸



淨土 | 釋疑·專文

「日念三萬以上，是上品上生人」 是何意？

問：《觀念法門》所言「日念三萬以上，是上品上生人」，其意何在？

答：此文用意有二：一對外，二對內。

對外有二：一為引導要門，二顯念佛功勝。

一為引導要門。善導大師為了對外引導觀佛入念佛，特將「觀、稱」作難易、勝劣之比較，亦即「觀佛難」，故言「三昧難成」；「念佛易」，故言「唯須」。

這可以參考《觀念法門》那段文。《觀念法門》那段文主要是引導「要門」進入「弘願」。善導大師解釋「要門」有兩種，一種是息慮凝心，修習十三種定觀；一種是廢惡修善。息慮凝心是定善的範疇，廢惡修善是散善的範疇。不過這裡所講的「要門」是屬於定，也就是觀佛的範疇。

要門和弘願是相對的。對外，善導大師是為了引導觀佛（要門）進入念佛（弘願）。本願稱名是弘願，所以，進入念佛就是進入弘願。

善導大師特別將觀佛的要門跟稱名的弘願作比較：一種是就難易來比較，難易是就根機比較；一種是就勝劣來比較，勝劣是就法門的比較。

善導大師說觀佛非常困難，所謂「三昧難成」。自古以來，修行十三種定觀成就的不多；不用說十三種定觀全部成就，就說最初的「日觀」，或是最後的「雜想觀」，自古以來觀成就的非常稀少，何況其他觀！而念佛就很容易。所以善導大師在《觀念法門》這段文中就說：你只須念佛，人人當下都能成就。

《般若經》說：「如以箭射物，或中或不中；以箭射地，無不中者。」除非是箭手，否則我們要射中靶心很不容易；可是如果射大地的話，就很容易了，不必是神箭手，即使盲人也能射中。所以釋迦牟尼佛就說，如以箭射地，一射即中。

念佛就像以箭射地，因為只要開口念就對了，一念就是佛，念念都是佛。

二顯念佛功勝。觀佛得成，僅言「上品往生」，何況未成者，比比皆是。而念佛精進，則言「上品上生」。以此比較，顯明念佛行易功高，勝於觀佛；並以此方便，引導觀佛入念佛，亦以之引導自力難行之聖道門進入他力易行之淨土門。

善導大師在《觀念法門》中說，觀佛能夠成就的話，僅是上品往生，並沒有說上品上生；何況觀想沒有成就的，比比皆是，表示觀佛不僅方法上困難，成就上也不高。就念佛來講，善導大師說，念佛精進的話就是上品上生，以此來比較，顯示念佛行易功高。

所以，善導大師之解釋「日念三萬以上是上品上生」，對外來講是為了：第一，引導要門；第二，顯明念佛功德超勝。

對內有四：一防懈怠，二防雜修，三防一念邪義，四防錯解曲解。

一、防懈怠。願言「乃至十念」，釋言「稱佛名號」「念念不捨」，欲人念念不捨，故言日念三萬則上品上生，以策勵念佛。則終日無事之人，自不懈怠；而多忙之人，亦知忙裡偷閒、鬧中取靜以念佛。

善導大師為什麼說日念三萬以上是上品上生？對學這個法門的人，第一是防範懈怠。第十八願說「乃至十念」，善導大師解釋「乃至十念」就是稱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也解釋為「念念不捨」。既然是稱南無阿彌陀佛名號，而且是念念不捨，為了讓人家念念不捨，所以說每天念三萬聲就是上品上生。這有什麼用意呢？就是策勵人家念佛。若這樣實行，終日無事之人就不會懈怠，想到上品上生，正好可以每天念三萬聲；多忙之人，他想到三萬聲可以上品上生，就可以忙裡偷閒、鬧中取靜來念佛。可是到極樂世界是上品上生嗎？其實到那裡是

超越上品上生的。懂得這樣的道理，曉得善導大師這樣的解釋是要我們不懈怠，就要儘量念念不捨，不要懈怠——應該取它的精神。

二、防雜修。《大經》第十八願唯言「念佛」，不說餘行；《觀經》流通分唯囑「持名」，不說餘行；《小經》往生正因唯標「執持名號」，不說餘行。三經唯在念佛一行，不在雜修雜行。無事之人，若能日念三萬以上，自無雜修之暇；而多忙之人，亦可得守專一之行。如是則三心、四修、五念皆是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第二是為了防範雜修。為什麼不可以雜修？因為《無量壽經》第十八願只說念佛，沒有說其他法門；《觀經》「流通分」也只付囑持名，不說餘行；《小經》往生的正因，也只標舉執持名號，沒有說其他法門。所以淨土三經都一致地只說念佛一行，不說其他修行。善導大師為防範我們雜修雜行，要我們固守三經，專修專行，所以說日念三萬以上是上品上生。無事之人如果能日念三萬以上，就沒有時間修其他法門了；即使多忙之人，也可以守專一之行，因為他沒有時間修其他法門，每日念三萬都來不及了。能夠這樣的話，三心（第十八願的「至心、信樂、欲生」，也是《觀經》所講的「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四修（恭敬修、無餘修、無間修、長時修）、五念（五正行）都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都是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三、防一念邪義。願文說「乃至十念」，成就文說「乃至一念」，為防偏執「一念」邪義，而廢「乃至」之稱名，故勸言日念三萬等，一念邪義自破。

「成就文」解釋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而說「乃至一念」。後來有少數人就專重「成就文」的「乃至一念」，認為「乃至一念」就是信心的一念，進一步解釋為體驗的一念，更進一步解釋為：「所謂往生，就在於體驗的一念，只要有體驗的一念，往生就決定了。所以往生不在於念佛，只要有這一念。因此，必須去追求這體驗的一念，有這體驗的一念就萬事具備了。學佛的目的、聽聞佛法的目的，就是在這一念；人生的目的也在這一念，不在於其他」——偏執「一念」邪義，而廢「乃至」之稱名，這就很極端了。因此善導大師提出日念三萬，這樣的話，「一念邪義」自自然然不攻自破了。



四、防錯解曲解。本願文「乃至十念」，自力聖道門之人易作他解。今言日念三萬以上，自無錯解曲解之虞。

第十八願本願文的「乃至十念」，善導大師解釋為稱名——稱念彌陀名號，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五聲、一聲地念佛。在善導大師之前，也有許多大師作各種不同的解釋，譬如解釋為起慈心、悲心等十念，與「成就文」的念不一樣，與「下品下生」的念也不一樣，與《阿彌陀經》的念也不一樣，與《易行品》的念也不一樣，很明顯是錯誤的。表示他們當時並沒用「下品下生」的經文來對照，也沒用龍樹菩薩《易行品》來對照，所以產生那樣的錯誤。通過善導大師的解釋，那些誤解、錯解、曲解自自然然就破除了。🙏

他死了，我活了

文／釋宗道

前幾天我在一本書上看了一個故事。

在法國的拿破崙時期，當時正在打仗，要徵兵。有個人被徵到了，但他特別討厭戰爭，不想去，於是就找了一個人代他去。代他去的人特別喜歡打仗，聽到戰爭就很興奮。不過，代他去的人，仍然用的是前面這個人的名字與身分。

後來，代他打仗的人在戰場上壯烈犧牲，犧牲時的記錄都很清楚。

戰爭依然在繼續，到處在徵兵，這個人居然又被徵到了。他就對徵兵負責人說，我不去，因為我已經死了。負責人說，你怎麼會死呢？如果你死了，那我眼前的又是誰？這個人說，你不信的話，去查記錄，在某年某月的某個地方，那個「我」已經死了。

負責人回去一查，果真如此。他不知如何是好，以前沒碰到這樣的事啊，於是就一級級上報，一直報到拿破崙那裡。拿破崙說，這個人不用去前線打仗了，他確實已經死了。之前犧牲的那個人，他已經代這個人死了，既然他死了，這個人就可以活了。

這是一個關於「救贖」的真實故事。我想，既然世間都有救贖存在，為什麼有人偏偏又要去否認佛教中淨土宗裡的救贖呢？沒有理由去否定。佛教更應該有救贖，因為這是最能體現佛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的。比如《華嚴經》上就說：「以身為質，救贖一切惡道眾生，令得解脫。」類似的經文還有很多。

再講一個類似的佛教故事。

有一個強盜，劫持了整村的人，要把他們全殺掉。族長就和強盜談判，問怎樣才能保住全村人的性命。強盜就戲弄他說，你跳到前面這個湖裡，在你上來之前，我可以允許村裡的人逃走。逃走的人我就不殺，剩下的人我全都殺掉。強盜心想，一般人能在水裡待多久？十幾秒？一分鐘？頂多幾分鐘就上來了，能逃走多少人呢？大部分人肯定還是會被我殺掉的。

族長說「行」，就「撲通」一聲跳了下去。過了十分鐘，半小時，一小時，他居然一直沒上來，直到整個村子的人全都跑完了，也沒看見他上來。後來村裡的人去湖裡打撈，才發現族長把自己的頭髮拴在湖底的一塊大石頭上，好讓自己不能浮上來，其實他早已死了。這不就是「以身為質」嗎？這個族長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

佛教中此類的故事和道理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每個人都造下過很多惡業，比如在我小時候，家鄉在農村，鄉下人很少有因果報應、愛生護生的觀念，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就曾經無知地殺死過至少一百隻青蛙，如果我想脫離六道，往生極樂的話，就算有一點點的罪業也是不可能的。現在我之所以能往生，是因為我欠下的這一百條青蛙的命，阿彌陀佛已經為我還了。用什麼來還？用功德來還。他要修那麼多功德，才能夠還了我應該在地獄裡受到的殺一百條性命的苦，這就是「以身為質」，「以命換命」。我本來應該死一百次，但我沒死，阿彌陀佛代我死了。他用功德替我斬斷了這一百條命的業障。

當然不止如此。因為並不只是我一個人啊，也不只是我這一世的這一件事，而是十方世界每一個眾生的生生世世的每一個罪障，阿彌陀佛全部都要為我們一一地還上了。這些還僅僅是出六道的功德，這還不算，每一位眾生成佛的功德他還要去修。所以阿彌陀佛修行的時間在所有佛裡面是最長的，經上說是「兆載永

劫」。等他把所有的罪業全部都還了，把所有的功德全部都準備好，最後才宣布成佛，這不就是「以身為質」嗎？

從這個角度來說，阿彌陀佛其實離我們非常近，我們造一點業，阿彌陀佛就要修一點功德，我們造多少他就要修多少，我們造的每一絲一毫的業都是阿彌陀佛為我們還上的。

就像那個士兵說，我不用去前線，因為那個人已經代我死過了；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不用下地獄，因為阿彌陀佛已經代我們死過了。閻王就好比拿破崙，他也不得不承認：沒錯，確實是這樣的。因為他死了，所以你可以活了。

拓展閱讀：

菩薩代眾生受罪

是菩薩宏大之心，深愛眾生；若有代理，必代不疑。

復次，菩薩見人間有天祠，用人肉血五臟祀羅剎鬼，有人代者則聽。

菩薩作是念：「地獄中若當有如是代理，我必當代！」眾人聞菩薩大心如是，則貴敬尊重之。

——《大智度論》



同處異見

文／佛取居士

奉編輯部安排重校慧淨上人著《淨土宗特色述義》。談及「凡夫入報」，文言：胎生亦在報土，為解深意，而有「同處異見」之喻。

同處異見者，簡要言之，即同處一處，所見有異，喻胎生與化生者，同在報土，而觀相有別。下文又喻「一水四見」：天人見水為琉璃，人見水為水，餓鬼見水如烈焰，而魚視水作家園。何然？文言：業力不同，所感淨穢不同爾。

讀至此處，心頭驚動，如指彈弦。平平一語，道破天機，了了數位，醍醐灌頂，果然善知識，慧眼如電，應機善辯。

春來綠滿天涯，群山染翠；偶來風雨，歡喜人言春雨貴如油，憂心人卻道清明雨淒。秋來層林盡染，豐收在望；秋風乍起，歡喜人言滿目金秋，憂心人卻見雨打黃花瘦。若非同處異見，以何論之？

囂囂鬧市，車流如織，有車一族，急馳而怒路，憤憤然；無車之人，霜花滿頭，騎車而走，羨煞車中

之人，悄悄然。同住一城，樓中之人，怨屋窄地狹，建樓之人，嘆何時得入。若非同處異見，以何論之？

暴雨欲來，為防滅頂，蟲蟻搬家，橫走路間，有心人斂足繞行，悲螻蟻亦生靈；無心人踏步而去，謂之賤命一群。若非同處異見，以何論之？

信仰之事，亦如此類，信佛之人自知惡業滿虛空，惜物培福，祈佛來度；不信佛之人自認人生一世，財色二字，物欲橫流。若非同處異見，以何論之？

若論同處異見，林林總總，遍四天下，非言語所能道盡。若有心人，閉門靜思，緣何同處異見？恰如文中所說，業力不同，淨穢別爾。

然同處異見，絕非眼見別者，更喻心念有別。既知由業力而生異見，便知前世所為，乃知我本愚人，曠劫流轉，出離無期，催生向道之心。常思我障深重，故生穢土，我乃生盲，佛為大覺，欲明眼淨心，當知唯求無生，敢不常念佛名乎？

和觀世音菩薩做兄弟

—— 一個程式猿的學佛體會

文／佛新居士

和觀世音菩薩做兄弟？

沒錯。

你哪個單位的？夢工廠嗎？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程式猿。

學佛多年，當然知道觀世音菩薩是古佛再來的大菩薩，神通廣大，雖然經常示現女相，救苦救難，但菩薩本尊乃是偉岸的大丈夫相。即使齊天大聖孫悟空，見了觀世音菩薩也要恭恭敬敬地頂禮膜拜。我何德何能，能認觀世音菩薩當大哥呢？別著急，程式猿是最講邏輯的，待我慢慢講來。

先從電腦說起，電腦上播放宇宙爆炸，天崩地裂，會崩壞電腦嗎？電腦上播放潮起潮落，浪奔浪流，會吵著電腦嗎？電腦上播放人生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電腦會跟著生病悲傷嗎？都不會，但這和觀世音菩薩有什麼關係？大有關係。

觀世音菩薩當初修行佛法，就是通過觀察世間萬物變化，聽聞海潮動靜起伏的現象，覺悟到了能夠展現這些現象而自身卻不生不滅的「超級電腦」——佛性。菩薩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代表物體，空代表空間，物體和空間怎麼是一回事呢？其實物體和空間都只是佛性超級電腦顯示的現象而已，電腦裡 0 變 1，1 變 0 地運算著，螢幕上就顯示山崩地裂了。

菩薩在深入的觀察中，領悟到無論色空現象如何變化，能看見這種變化的「見」的功能從來都沒變過，燈火通明的時候見到了明，漆黑的夜裡見到了暗，明和暗有生有滅，「見」的功能是不生不滅的。即使是天生的盲人，也一直能見到黑暗。

聲音的動靜也是這個道理，海潮起來了，聽到了動相，風平浪靜，聽

到了靜相，動和靜有生有滅，「聽」的功能是不生不滅的。即使是聾子，也一直能聽到安靜之相。

就這樣，觀世音菩薩從聽聲音入手，返觀自己能聽的功能，經過漫長的修行，終於徹底證悟了不生不滅的佛性，原來「見」和「聽」的功能都是來自佛性。

佛性超級電腦有無限的運算能力，開了無窮多的執行緒。每個執行緒代表一個眾生。所謂執行緒，就是連續不斷的一次接一次的運算。你就是一個執行緒，你就是一連串的運算，如同播flash一般，一幀接一幀，展現出來的就是你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認知到的世界，就是你的人生。

你這個執行緒，在佛性的電腦裡已經進行了無窮多次的運算，每一次運算就是你的一次「見」，一次

「聽」，一次「感受」，一次「想念」，這些都叫做妄念，妄念接著妄念，就構成了你久遠以來在六道輪迴的經歷。

所謂眾生，並沒有一個實體存在，只是佛性發出的一連串的妄念而已。眾生把相續的妄念，當作自己的心，就必然認為這個心住在一個小小的身體裡，而不知道，其實山河大地、宇宙虛空以及自己身體等等都只不過是佛性超級電腦展現出來的一幀一幀的flash而已。

眾生錯把自己認同為一個小小的身體，侷限在空間和時間裡，就有了種種障礙和痛苦，也就是把佛性超級電腦的強大運算能力用在了顯示種種痛苦上，非常可憐。

菩薩覺悟了佛性，不隨妄念流轉，就可以顯示種種快樂。菩薩與眾生同一佛性，對眾生的痛苦感同身



受，為了把無量無邊的眾生從痛苦中解脫出來，菩薩要運用種種善巧的方法來參與到眾生的執行緒當中。

眾生修行功德很難，起惡造罪卻很容易，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改變命運，往往效果微弱。觀世音菩薩把他廣大的功德打包到「南無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裡面，教眾生稱念。只要我們肯念，自然得到菩薩的功德，就能迅速滿足願望，求財得財，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長壽得長壽。

這就好像程式猿要靠自己一句一句寫代碼，寫出一個功能強大的軟體，恐怕很多年都不能完成，但如果能通過函數名來調用他人開發好的函數，實現起來就很容易了。我們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就是在我們的執行緒上，運行了「南無觀世音菩薩」這個函數，我們不用知道這個函數內部是如何運作的，那是以菩薩的神通智慧經過漫長的勤勞修行才做好的東西，我們怎麼能明白，我們只要張嘴調用就好了，只要調用就立刻得到效果。

我們擁有佛性超級電腦，卻不會運用，沒關係，菩薩為我們做好了功能強大的軟體，我們只要點擊運行就能立即發揮超級電腦的威力。千萬

不要自認為有力量，拒絕借助他力。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處處離不開他力。坐車，乘飛機，打手機，上網，我們隨時都在調用他人做好的現成的東西。試想，一個程式猿如果拒絕調用別人的函數，全靠自己寫代碼，他能做出什麼成果？

說到這裡，看倌可能要問，你說的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名號有求必應，如同程式猿調用函數，似乎有些道理，但你說的和觀世音菩薩做兄弟是怎麼回事？

其實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不但可以求妻得妻，求子得子，還能求三昧得三昧，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也就是快速成佛。而這個快速成佛，那是一定要與觀世音菩薩做了兄弟才能實現的哦。

觀世音菩薩固然神通廣大，但是要讓我們凡夫今生就脫離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這個目標實在太大，菩薩也要借助他力才行。觀世音菩薩向誰借力呢，那就是佛中之王、光中極尊的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法王，觀世音菩薩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法王子。西方極樂世界是佛的報土，是無為涅槃的境界，眾生如果往生到西

方極樂世界也就脫離了生死苦海，並且能快速成佛。

凡夫如何才能往生到極樂世界呢，就是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名號。又是名號！這麼說，「南無阿彌陀佛」就是阿彌陀佛為眾生開發好的一個函數咯，只要張嘴念，就是調用函數，就獲得往生極樂世界的好處。

是這個道理，但是「南無阿彌陀佛」這句名號還有更深一層意思，不同於別的佛菩薩名號。念別的佛菩薩，固然有功德，能夠滿足眾生的願望，但是令凡夫今生脫離六道輪迴，往生極樂，唯有阿彌陀佛有這個願力。「南無」是歸命的意思，「阿彌陀佛」是整個佛果，當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發願往生，阿彌陀佛是把他整個的佛果交給了我們，因此必得往生。

古人把這比喻為王子繼承王位，兒子繼承父業。這下你明白了吧，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繼承了阿彌陀佛的佛果，獲得了西方極樂世界的小王子的身分，雖然現在還在這個世界，一旦臨終，必然有阿彌陀佛帶著觀世音菩薩等諸位兄長一起來接引，出生在西方極樂世界。這就是我

說和觀世音菩薩做兄弟的意思。

世間求富貴的好辦法是找貴人相助，而最快的致富方法則是「繼承」！俗話說投胎是一項技術活，有貴人相助固然省力，但還是不如老爸就是貴人。我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必然出生在極樂世界，繼承彌陀家業，這是成佛的第一妙法。

說到這裡，大概程式猿的眼睛都亮了，這不就是我們最拿手的本領「繼承」嗎？程式設計的快速方法是調用函數，而程式設計的最先進的思想則是「繼承」。

程式猿都知道，在程式設計規則裡，繼承了某個「類」，就擁有了這個「類」的全部屬性和方法。南無就是繼承的意思，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繼承阿彌陀佛，就擁有了佛的一切相好莊嚴，一切神通功德。曇鸞大師說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法界皆兄弟，念佛人都是繼承了阿彌陀佛這一個「類」，無論是在何方世界念佛，大家都是兄弟。

繼承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做兄弟，這樣妙的快速成佛方法，身為程式猿的我怎麼能錯過呢？

南無阿彌陀佛！

在這娑婆世間

文／佛普居士

在這娑婆世間
當我走在公路的邊緣
看身邊人擦身而過行色匆匆
不由輕聲地感嘆
匆忙的人們啊
都在忙著趕往何方
你們可知若不念佛很危險
若不念佛 你們只會去鬼門關
到了那裡就要面對閻羅的審判
那裡有油鍋銅柱在等著咱
還有鬼卒舉起的皮鞭
想想這些你們是否感到心在打顫

在這娑婆世間
體會著無常的變幻
那些撕心裂肺的呼喊
驗證了我們的無力與茫然
有多少人會說愛你到永遠
又有幾人能信守住不變的諾言



當世間一切終於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當所有的誓言都已隨風飄散
你滿頭的白髮已近暮年
是否還在堅守著那句愛你一萬年的謊言
這時你是否能看懂人生的虛幻

在這娑婆世間
看著人們的忙碌與心酸
看我們身邊
又有幾人能夠永遠光鮮
用盡了一生追名逐利
說了無數壯語豪言
最終一抔黃土埋葬英雄漢
從此黃土隔斷了你與這世的塵緣
若干年後 又有誰還能夠想起你的容顏

在這娑婆世間
可能有時會面對譏諷與冷眼
我也曾心寒 也曾心碎一地無力撿
感恩彌陀寶手相牽
使我在今生可以了斷前世的緣
雖然不經意間丟了「我」
但在心裡我卻默默在把佛號念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聲聲稱名中 念念不捨間
我與彌陀一體不離 慈愛光中互溫暖

在這娑婆世間
 我也許狼狽不堪
 但因念了彌陀的名字
 南無阿彌陀佛
 有了他這座最大的靠山
 我於是挺起了胸膛
 內心在吶喊
 我是佛子啊 我爸是彌陀
 我驕傲無比 我快樂無限
 今生只為往生而來
 其他的管他堪與不堪

在這娑婆世間
 只有彌陀信守著亙古不變的諾言
 救度的法音永在虛空中迴響
 把無量的愛播撒在了無數眾生的心田
 曾有多少的苦
 他默默地為我們承擔
 為我們鋪就了一條念佛回家的光明大道
 使我們可以輕鬆歡快地一路向前

在這娑婆世間
 躺在彌陀老爸懷裡輕聲喃喃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享受著老爸給的全部的愛
 名號響徹虛空 業障嚇破了膽
 我終於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
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
離之緣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
四十八願攝受衆生無疑無慮乘彼
願力定得往生

善導大師機法二種深信文 乙丑秋晚張鐸曦書

字／張鐸曦

睡夢中也露出了笑臉
再也不用害怕和閻王的照面
再也不用懼怕小鬼的鋼鞭
高聲呼喚著您的名字「南無阿彌陀佛」
靜候著從婆婆到極樂最後一刻的翻轉
南無阿彌陀佛！
一切恐懼 為作大安 

當孤獨的心，遇到彌陀的愛

——英國蘇格蘭喜開第一朵芬陀利花

文／佛晶居士

按語：

Susanne Graham 是英國蘇格蘭第一位皈依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淨土法門念佛人。下面是佛晶居士的記述，讓我們共同來分享一下這位來自歐洲英倫島國的彌陀寶貝是如何投進彌陀懷抱，走上歸鄉之路的吧。

我先生是針灸師，剛來英國的時候，在Kilmarnock工作過，還在那裡買了一套房子。後來到愛丁堡工作，就把房子出租了出去。Susanne原是我先生的一個病人，後來就一直租住這套房子，是我們很好的房客跟朋友。我們一直都保持著很友好的關係，她每隔兩周來愛丁堡給我們送房租，順便接受我先生會給她的免費治療，並且在店裡和我們一起吃中國式午餐。

第一次和Susanne 提到念佛是2013年初，那時候我與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結緣還不到一年，因為一直以為她是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就只是簡單地告訴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並給了她一張佛卡，告訴她有個地方叫極樂世界，如果她願意去，念佛可以去那裡。後來由於我懷孕和KELLY（佛寶寶）的出生，我就很少去店裡了，也很少再見到她。偶爾帶著寶寶路過店裡，遇到了她，也只是打聲招呼而已。





大概一個多月前，我先生有事，所以我把KELLY 送到幼稚園之後，就去店裡上班。那天Susanne正好來送房租，我們就有機會好好地聊了聊念佛。我告訴她可以早晚念佛，也可以隨時隨地地念佛。

前兩天又碰到了Susanne，問她有沒有念佛，她說她有在念佛。她還說念佛讓她感覺自己很幸福，感覺自己更像是個中國人，所以她非常開心。她以前曾多次談到非常想念自己的父母，希望死後能和他們團聚，念「中國佛」能讓她去極樂世界，還能跟父母在那兒團聚，她心裡非常溫暖。後來提到可以皈依的事，並可以有一個法名，她滿心歡喜地答應了。

Susanne性格很隨和，小時候隨父母在非洲生活過幾年，所以一直說自己不是蘇格蘭人。因為身體不是很好，就申請了殘疾人政府福利（the Disable Benefits from Council），所以她不需要工作。她心靈手巧，手工毛衣、小飾品、小掛件等都做得都非常漂亮。她喜歡攝影。

她還是個道道地地的中國迷，喜歡吃中餐，穿中國服裝，看中國電影。經常說她最大的夢想就是自己成為中國人，會說中國話。

由於她父母早逝，所以她一直單身，常年獨居，有兩個姐姐遠在英格蘭，幾乎不怎麼聯繫，所以她感到非常孤獨，很需要別人的關愛。有段時間她甚至特別自閉，過度關注自己。花了很多錢把樓下的正門換了防盜門（英國一般家庭都是用比較普通的外門），還安裝了攝像鏡頭。並且總是認為有人要害她，搶她的包，敲她的門，向她要錢。

南無阿彌陀佛，真是善根成熟！跟其他皈依的外籍居士不同，Susanne沒有多年苦悶求道的經歷，她生活無憂，沒有對生命過高的需求。就是因為喜歡中國文化，需要愛，需要更多人的關注與關心，一顆孤獨的心，遇到了阿彌陀佛的愛，就這麼簡單底完成了接受彌陀救度的過程。

英國人比較注重個人隱私，在寫這篇敘述前，我徵求了Susanne的意見，得到了她的允許，以下是我們的問答對話：

1) Have you had your own original religion before believing in Amitahba?

我：在信仰阿彌陀佛之前，您信過其他宗教嗎？

Sus : No. I have not got any religion but I do believe something from my heart. But there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ligion.

Sus : 沒有，但我的內心中還是有信仰的，它與宗教無關。

2)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your happiness from reciting Amitahba with other people who are Chinese or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

我：您是否願意把自己念佛的喜悅，分享給其他人，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

Sus : Yes, I love to do that and please tell them that the Chinese Medicine helped me to have my hair grown brilliantly.

Sus : 當然願意啊。還請告訴他們，我服了中藥之後，頭髮變得很有光澤了。

3) Would you like to allow someone to put this article on the internet to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the name of Amitahba and get the benefits from the recitation-Amitahab?

我：您能否允許我們發布這篇文章，以便使更多人瞭解阿彌陀佛的名號，得到念佛的利益？

Sus : Yes, and I am very glad to have a Chinese Dharma name.

Sus : 當然，我還很樂意能有一個中文法名。

2017年3月10日
於英國愛丁堡 



善導大師淨土思想 在義大利熠熠生輝

文 / Householder Jingchao 淨超居士

按語：

馬西莫·克勞斯（Massimo Claus），曾經是音樂家、僧人，一位佛教著作的翻譯者和出版人，住在義大利皮埃蒙特。經過了一段靈性探索、因此接觸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宗教之後，最近他找到了自己的歸宿，皈依了淨土宗，專依善導大師思想。慧淨法師給馬西莫賜了法名，叫淨超。下面是他自己的故事。

A former musician and monk, Massimo Claus is a translator and publisher of Buddhist works who lives in Piedmont, Italy. After a spiritual search that took him through major religions of the world, he recently found his destination, taking refuge in the pristine Pure Land lineage of Master Shandao. Massimo was given the Dharma name of Jingchao (淨超, or Pure Transcendence) by Master Huijing. Here is his personal story, edited by Householder Jingxing.

My name is Massimo and I am from Italy. I had been a Buddhist monk in the Nichiren tradition for almost ten years, and founded and led the Nichiren sangha in Italy. In order to devote myself fully to the Dharma, I quit my career as a musician. With the help of my wife, I began to work full-time to spread Buddhism in Italy. 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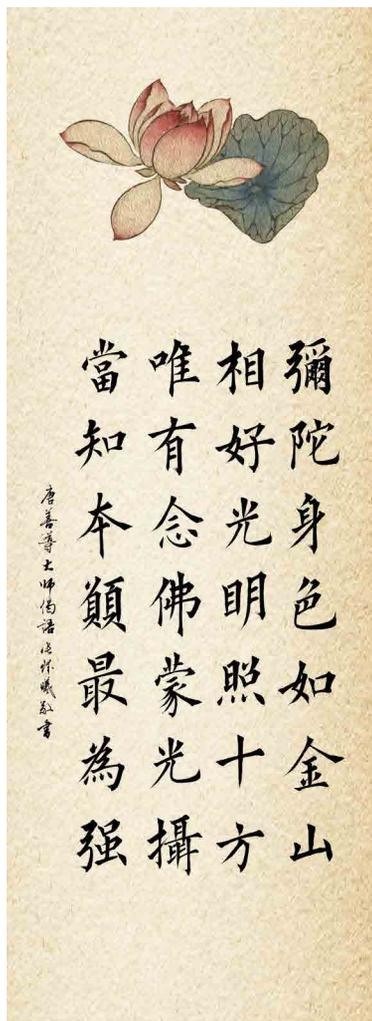
this end, I also founded a small, independent music label and publishing house, Myo Edizioni.

我叫馬西莫，義大利人。我曾依日蓮宗出家近十年，創建並且領導在義大利的日蓮宗教團。為了全然奉獻於佛法，我終止了我的音樂生涯。在我妻子的幫助下，我開始把全部時間投入到在義大利傳播佛教上。為此，我還創建了一家小型的獨立佛教書籍及唱片出版公司，叫Myo Edizioni。

My spiritual search has, over the years, led me to study and practice Christianity, Hinduism, Daoism and Buddhism. I met the tradition of the Pure Land through the Japanese Pure Land masters Honen and Shinran. Through their teachings, I left my Nichiren monk's robe to follow the Dharma of Amitabha.

多年來，在靈性的追尋下，我專研於基督教、印度教、道教與佛教的實踐。藉由日本淨土宗的大師法然上人和親鸞上人，我遇到了淨土法門。由他們的教法，我脫去日蓮宗的僧袍，而去追隨阿彌陀佛的法門。

I became a member of Jodo Shinshu, and then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rai Association, which is a fellowship within Shin



字／張鐸曦





Buddhism based on the teachings of Zuiken Inagaki. I dedicated a musical album to the chants of this tradition, "Horai-Shin buddhist Chant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my wife, w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he Three Pure Land Sutras (and other important works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Italian language. I dedicated a musical album to the chants of this tradition, "Horai-Shin buddhist Chant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my wife, w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he Three Pure Land Sutras (and other important works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Italian language.

我成為了日本淨土真宗的一名信眾，隨後成為法雷念佛會（Horai Association）的代表，這個念佛會是真宗的一個團體，依稻垣瑞劍（Zuiken Inagaki）的教法。我專門做了一個這個法門的唱讚的音樂專輯，叫「真宗——法雷唱讚」。我和我妻子合作，首次翻譯、出版了義大利語的《淨土三經》（以及其他淨土法門的著作）。

Dharma is the center of our lives, and through studying this tradition in-depth, I found that there were elements of Jodo Shinshu doctrine with which I don't agree. Unfortunately, these problems caused me to distance myself from nembutsu (nianfo, or Amitabha-recitation), and for some months I stopped performing any kind of practice or liturgy.

佛法是我們生命的核心，通過深入學習這個法門，我發現自己對日本真宗的某些教義不贊同，這些問題使得我跟念佛保持距離，而且有幾個月時間我停止了任何修持或禮拜。

From online research, I discovered that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Shandao is still alive. I've always felt a deep bond with Shandao, and realizing that I, too, could be a part of this lineage has brought

me close to nianfo once again. Through the Pure Land Buddhism website, I found the pristine teachings on the practice of nianfo, and since that day I've been chan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every moment. I'm deeply grateful to Masters Huijing and Jingzong for their teachings, which have helped to open my mind and eyes.

通過線上搜索，我發現原始的善導大師的淨土法門還在。我一直都感受到與善導大師的一種深深的連結，同時也意識到，是這個法門的某一部分帶我再度走近阿彌陀佛。經由淨土宗英文網站，我找到了修持念佛的純粹教法，而從那一天起，我每時每刻都在念著阿彌陀佛的名號。我深深地感恩慧淨法師和淨宗法師，因為他們的教導幫助我打開了我的心和眼。

I live with my wife in an isolated house in the woods in Piedmont, Italy, and we survive on the meager income generated by Myo Edizioni. For the love of the Dharma,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every possible means to reach people with the message of Buddhism.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no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Shandao's writing, but we hope to one day publish his wonderful Commentary on the Contemplation Sutra, and the Liturgy for Birth. Soon, Master Shandao will also shine in Italy.

我和我妻子生活在義大利皮埃蒙特樹林中一間與世隔絕的房屋裡，靠Myo Edizioni微薄的收入生活。出於對佛法的熱愛，我們一起努力，尋找一切可能的途徑讓人們接觸佛教。遺憾的是，沒有善導大師著作的義大利語譯本，但我們希望有著一日能出版大師那精妙的《觀經四帖疏》以及《往生禮讚》。很快地，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也會在義大利熠熠生輝。





Biography of Householder Jingchao

(From Massimo Claus's official website <http://massimoclaus.altervista.org/>) –

- Born at Genova (Italy) in 1964.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Conservatorium, he works as session musician with great names of Italian music, writes soundtracks for short movies and music for theatrical shows.

- In the early 90s he publishes Avatar, where he combines the classical guitar to electronic sounds, a journey inside the human soul. His researches, began with the album 'Avatar', continue in the realm of sound, leading him to study mantras, music therapy and many other forms of application of sound.

These researches made him approach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Shakyamuni.

- In 2003 Massimo Claus starts a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usic label 'Ecosound'.

In the following few years he records over 70 albums, denoting his great music versatility: amo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fact, are classical guitar albums and chill-out albums, music for meditation and relaxation and works of classical music.

- In 2009 Massimo Claus founds the spiritual independent music label Myo Edizioni.

With this label he publishes mostly didactical and spiritual

records, and books, dedicated to different spiritual paths, results of his years of study - and in some cases practice - of most part of religious doctrines.

附：淨超居士簡介

來自淨超居士官方網址 <http://massimoclaus.altervista.org/>

- 1964年出生於義大利，早年一直做短劇和舞臺劇配樂。
- 90年代早期，他發表了專輯《阿凡達》，在這個專輯中，他把傳統吉他融入電子樂，這是一場靈性之旅。由此，他開啟了學習唱誦咒語、音樂療法以及其他形式音聲應用。這些探索引導他接觸釋迦牟尼佛的教法。
- 2003年，淨超居士開始與回聲唱片公司合作。在隨後的幾年裡，他發表了七十多張專輯，其中有傳統吉他樂、冥想放鬆的音樂等等。
- 2009年，淨超居士創建了自己的獨立唱片公司Myo Edizioni，發表了許多靈性方面的音樂專輯，也出版這方面的書籍，這些作品都是他這些年來在靈性、宗教領域探索的結晶。🌸



柳暗花明 終遇善導

DESTINATION SHANDAO

文 / Householder Jingchun 淨純居士

按語：

柯南·布里斯托，來自英國坎伯利。他最近在慧淨法師座下皈依淨土宗，專依善導大師思想念佛求生極樂，法名「淨純」。

Bristow, who hails from Camberley, England, recently took refuge with the Shandao Pure Land lineage under Master Huijing. He is now Householder Jingchun (淨純), which means Pure Integrity.

像很多蓮友一樣，淨純居士也經歷了漫長、艱辛的求法之路，才有幸遇到了純粹的淨土法門。讓我們來分享他的修行歷程。

Like many of our fellow practitioners, Jingchun traveled a long and often arduous path to the pristine Pure Land school. Here is his own account:

He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Buddhism is a minority faith and Pure Land Buddhism is almost unheard of. Yet, somehow, I was able to find the Pure Land way. What's more, I was able to accept it fully after a single encounter. As a child, I was spiritually aware, always wandering alone along the canal in silence while the other kids were busy playing. Seeing spirits was not uncommon for me



– something my mother later told me she knew about. While I didn't understand the phenomena I witnessed, it now seems to have signaled a special purpose for this particular lifetime. As a child, I didn't know what that purpose might be; I had no framework within which to understand my desire for spiritual knowledge.

在英國，只有少數人信仰佛教，而佛教的淨土宗更是鮮為人知。但我卻機緣巧合地遇到了淨土法門，並對它一見傾心。小時候，我就在靈性方面有著敏銳的意識。當其他小朋友都在追逐打鬧的時候，我總是獨自一人，沿著運河的長堤，默默地漫步。我能看到鬼魂，這對我而言，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母親後來告訴我，她也知道有關鬼魂的事情。儘管當時的我，無法理解所見到的現象，但現在看來，那似乎預示著我這一生有著特別的意義。而作為孩子，我不可能知道什麼是人生意義，更不會明白自己為什麼渴望探知靈性的奧秘。

When I was 22 years old, I decided it was time to quench my thirst for truth – a thirst that, as far as I knew, I was born with. I went to a library with the intent of spending as much time as I needed to find the right book (or books) that explained the world and what lay beyond it. The spiritual aisle was very large; it seemed absurd to think I would just walk away with the answer. I stood before the aisle and gazed down the long shelves, hoping that a book would just jump out at me and save me the trouble of searching. I'll never forget this, because a book 「jumping out at me」 was, in a way, exactly what happened.

我二十二歲時下定決心，要去解開真理之迷，滿足那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我走進一家圖書館，下定決心，無論花多長時間，也要找到一本書（或幾本書），能夠向我解釋清楚世間和世間以外的真相。靈性類書籍的藏書區非常大，想要從中輕而易舉地找到答案，





似乎希望渺茫。我站在通道上，沿著成排的書架望過去，奢望能有一本書出現在我面前，不必我再去大海撈針。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時的場景，因為真的有一本書，幾乎是自己「出現在了我面前」。

I felt a strange impulse to pick up a certain volume that suddenly caught my eye – a book that didn't stand out in the least. It was a small publication, about an inch thick, with a plain blue spine. Its title was 「Buddhism of Wisdom and Faith: Pure Lan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authored by Vietnamese Master Thich Thien Tam. I had no knowledge of Buddhism, let alone Pure Land Buddhism; I just had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is was what I needed to read. So off I went to read it.

在我瀏覽書架的時候，忽然有一本書吸引了我的眼球，我感到一種異樣的衝動，不由自主地取下來翻看。這本書在外表上，沒有什麼與眾不同，它不過是一本小小的出版物，約一英吋厚，普通的藍色書脊，書名是《智慧與信仰的佛教：淨土法義及修持方法》，作者是越南法師善心長老。那時，我對佛教還一無所知，更遑論淨土法門了。但我有種強烈的預感，這正是我需要看的那本書。於是我認真地讀了起來。

I couldn't believe that I was actually awake; it seemed as if I were moving through a dream. But what was happening was that I was in the midst of an awakening, the one we all have when we finally encounter truth. I read the whole book in one sitting, finishing by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I fell asleep extremely content, softly chanting 「Amitufo.」 To my amazement, this encounter hadn't been a dream. I awoke full of energy with the Name flooding my mind. From that moment on, I resolved to recite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as my only practice and refuge.

看書的感受，恍如夢中一般，我不敢相信自己還醒著。但我真

正經歷的恰恰是正在走向覺醒的過程，是我們終於遇到真理時所獲得的覺醒。我一口氣讀完了整本書，此時已是凌晨時分。我合上書本，感到心滿意足，口中輕聲吟誦著「阿彌陀佛」的名號，酣然入睡。一覺醒來，我欣喜地發現，這一切並不是做夢，腦海中仍然迴響著名號聲，整個人充滿活力。從那一刻起，我發心專一持誦阿彌陀佛名號，並以念佛作為唯一的皈依處。

I imagined that this would be my single path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but many pitfalls lay ahead. My cousin, a very serious Christian, started to challenge my newfound faith. I began to doubt Amitabha – even the Dharma itself. But this circumstance, like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was impermanent. Despite these obstacles, the Name refused to leave my heart; it had become a part of me. Eventually, I returned to my faith and the simple practice of chanting Amitabha's name.

我那時設想，將佛號一念到底，直至生命的盡頭。但不曾料到，面前的路上，還有很多陷阱等著我。我的表兄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對於我內心剛剛萌生的彌陀信仰，他提出了質疑。我開始動搖了，對阿彌陀佛、甚至佛法本身都起了懷疑。但這種狀況，猶如世間萬法，都是無常的。障礙儘管存在，但彌陀的名號卻拒絕離開我的心。它已成為我的一部分。最終，我又回歸到了淨土信仰，重新開始念佛。

But the biggest challenge I would face came in the guise of Buddhism itself. I met an ex-Zen monk who was giving spiritual teachings. He was a very serious person who had spent 20 years in Japan practicing meditation while facing a wall. The things he taught seemed not only unbelievable, but very far from Buddhism. I wasn't sure if I was crazy or naive for listening to him. But he had been a Zen monk ! Surely, I could trust him, right?



然而，我碰到的最大挑戰，卻是以佛教的面目出現的。我結識了一位曾經出家的禪師，當時他正在講授靈性修煉的內容。他是個嚴肅的人，曾在日本用二十年的時間，以面壁的方式修習禪定。他所傳授的東西不但匪夷所思，而且與佛教教義有很大不同。我不敢肯定聽從他的教導是不是很瘋狂，或是很幼稚。但他畢竟曾是一位出過家的禪師！所以，他應該是能夠信賴的，不是嗎？

What he taught was that all religions are just an overflow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sufferings of the world result from humanity losing touch with darkness through its obsession with light. What he had learned from his many years of getting up to walk in the dead of night, was that we are not alone; and not so many years before, he had experienced a direct encounter with the one he called the Mother of all mothers. It was the Goddess herself: the true face of God. She is the darkness we see when we look up on a starry night, and the dirt beneath our feet is her body. No one can escape her. In her, the meaning of life is life itself – the cycle of birth, death and rebirth – and all beings have always been at her mercy, pulled inexorably towards her like celestial bodies towards a gravity well.

他宣稱：所有宗教都不過是意識的氾濫，世間的痛苦來源於人類貪求光明，從而失去了與黑暗的聯繫。他通過多年在深夜起床經行，認識到我們不是孤獨的；幾年前他直接接觸到了所謂的諸母之母，也就是女神，她是上帝的真實面貌，是我們仰望星空時所看到的黑暗蒼穹；我們腳下的塵土就是她的身體。任何人都無法逃離她。在她之中，生命的意義就是生命本身——生與死的輪迴，一切眾生永遠任憑她擺佈，必然地被拉向她，就像天體被吸入重力場一樣。

At the time, these things really touched me deeply. This teaching seemed to pull on the strings of my heart like nothing had before.



But after two years of devotion to the Goddess, I found myself becoming very unwell and depressed, something that I still struggle with to this day. Ultimately, I knew these beliefs had to be wrong; my body was telling me that something was seriously amiss. So, I left the teaching, and immediately my health began to return. (Previously, I had always enjoyed good health, and I believe strongly that this was the result of having said the name of Amitabha for many years.)

我一時被這些東西深深吸引。這種學說，似乎前所未有的地牽動著我的心。但是，經過兩年度誠地信仰女神，我發現自己變得非常病態和沮喪，直到今天，我仍要與這種狀態（憂鬱症）抗爭。我終於悔悟到，信仰這些理論是錯誤的，我的身體也告訴我，有些東西很不對頭。最終，我放棄了這種學說，身體狀況立即開始好轉。（在信仰這種學說之前，我一直很健康，這無疑是多年念佛的結果。）

Finally, I found my way back to the Pure Land path, and felt very happy to be returning to the teaching that had nurtured me for half my life. But there was still one last issue that needed resolving: Which is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re Land Dharma? After much reading and contemplating, I had a realization that has been shared by many a bygone Buddhist master: Shandao was the father of this teaching; he had been Amitabha himself, manifest in the world. As stated in his 「Commentary on the Contemplation Sutra,」 Master Shandao's words are authorized by the Buddhas and are authoritative for all time!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deeply imprinted in my mind.

最後，我終於又回到了淨土法門中。是淨土教理，曾經在我生命一半的時間裡，滋養著我的身心。回歸淨土法門，我是多麼高興啊。但仍有最後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淨土教法的正確義理究竟是



什麼？我進行了大量的涉獵、閱讀和思考，終於像今天的蓮友們一樣明白了，原來中國唐朝的善導大師是淨土宗的開宗祖師，他是彌陀化身，應現於世。他在《觀經四帖疏》中明言告白，以此觀經要義，楷定古今，並請諸佛證定！這些文字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I experienced a few difficulties in transitioning out of the Japanese Pure Land schools, but this is perhaps to be expected after having invested over a decade studying the teachings of Honen, Shinran and Ippen. Despite my ongoing battle with depression, I am happy to be home, and the support I receive from the growing Shandao-lineage network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truly priceless. This is my family, one that extends across all the Dharma realms for all time. Together, we will all become Buddhas, and assist in liberating all beings everywhere under the compassionate guidance of our true parent, Amitabha the immeasurable one !

我經歷了一點困難，才從各種信仰教派的影響中走出來，但這也屬意料之中的事，畢竟我曾用十多年時間，學習其他祖師們的教法。儘管我仍然受憂鬱症所擾，但能夠回家使我很欣慰。在英語世界裡，皈依善導大師思想的人愈來愈多，蓮友們給了我很多幫助，他們都是我的家人，這是一個周遍法界、縱貫三世的大家庭。我們將一道成佛，再去十方世界度化眾生，這一切都要仰仗我們的慈父阿彌陀佛的力量啊！

Namo Amitabha !

南無阿彌陀佛 



從上帝的天國到 阿彌陀佛的淨土

FROM THE KINGDOM OF GOD TO THE REALM OF AMITABHA

文／Householder Jingyang 淨仰居士

按語：

Ivan Latham 出生在英格蘭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市，現居德國，是一名專業會計師，業餘詩人。最近他皈依了淨土宗，依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念佛求生極樂，得慧淨上人賜法名「淨仰」。以下是他走入淨土門的心靈旅程。

Born in Stoke-on-Trent, England, Ivan Latham is a trained accountant and sometime poet who lives and works in Senden, Germany. He recently took refuge with the pristine Pure Land lineage of Master Shandao and was given the Dharma name Jingyang (淨仰, or Pure Admiration) by Master Huijing. Here is his account of the spiritual journey that took him to Buddhism's Pure Land school.

I had always been a spiritual seeker. My upbringing was Christian, and for almost 40 years I trod a confused pa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hurch. I would leave it alone, go back, try again to get my heart and head around it all, get bogged down and start the cycle



again. It was my own samsaric microcosm !

走入淨土門以前，我一直在修行之路上不斷求索。我生長在基督教家庭，而近四十年來，我卻困惑徘徊於教堂內外。我有時將信仰拋在腦後，然後又轉身回來，再次嘗試全心投入信仰；陷入困境後，又重頭再來，如此反覆。這可以說是我自己的輪迴縮影吧！

I dallied with atheism, agnosticism and couldn't-care-less-ism, but nothing answered my questions, or satisfied my needs. I had no idea what my needs even were ! I wasn't happy, wasn't really a nice person. Something was missing. But again, I had no idea what.

我曾經率地信奉無神論、不可知論和「不在乎主義」。但這些都沒有解答我的疑問，也不曾滿足我的需要。而我到底要什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過去，我並非一個快樂的人，也不算個真正的好人。我茫然若失，但我也知道我缺失的是什麼。

Then, around a year-and-a-half ago, my in-laws gave my wife and I a beautiful thangka. They had traveled widely in India and had brought it back years ago from one of their trips. It was a moving-in gift for our new flat. It's beautiful -- vivid colors on fabric, with a striking Buddha seated at its center. I only discovered later that it is Amitabha Buddha.

之後，大約一年半以前，為祝賀我們喬遷新居，岳父岳母送給我們夫妻一份禮物，一幅漂亮的唐卡。幾年前他們曾遍遊印度，在一次旅行中買下了它。這副唐卡非常美，織物上的顏色明艷動人，一尊莊嚴的佛端坐在畫面中央。後來我才知道，這尊佛原來是阿彌陀佛。

The thangka piqued my interest and I began to look into Buddhist teaching. I started slowly, with the basics -- the Four Noble Truths, Five Precepts, etc. I hadn't expected it to make so much



sense ! Then my wife brought me a paperback book of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last Christmas. (Amitabha bless her !) I read it avidly. Some deep stuff, a lot of it in fact. But again, it made so much sense of the world and explaine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a thorough and convincing way.

這幅唐卡激發了我的興趣，讓我開始了對佛教教義的探索。我慢慢從「四聖諦」「五戒」等基礎知識起步。沒想到這些讓我如醍醐灌頂！之後，去年耶誕節，我妻子給我買了一本簡裝本的佛教教義書籍。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其中內容大部分都非常艱深。然而，它卻以深刻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讓我瞭解了世界，解釋了人類的現狀。

I started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meditation, watching the breath, watching my thoughts. It was fascinating and I enjoyed the calmness I gained as time went by. I continued studying, reading, try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Dharma method, and getting to know some wonderful people on the same path, mostly online. I began reciting mantras, using a mala (beads) , broadening my practice.

我開始修習正念禪修，觀照呼吸，觀照我的念頭。這非常引人入勝，隨著時間推移，我在其中獲得了平靜，令我非常愉悅。我不斷修習、研讀，努力將修習的法門付諸實踐，同時去認識同門的有趣的同修（大部分都通過網路）。我開始拿起念珠來持咒，豐富我的修行。

But if I am honest, I was probably doubting my ability to achieve anything even remotely resembling a beneath-the-bodhi-tree experience. I doubted myself, and not in the right "not-self" Buddhist way ! I was finding calmness, less anxiety, but the Buddha seemed to be teaching something far more radical. Suffering and the end of suffering. Not just a means of coping with day-to-day stress.



但若要我說實話，我當時也很懷疑自己能否有所成就，哪怕與「菩提樹下開悟」的境界有一丁點兒的相似。我懷疑自己並沒有走上「無我」的修行正路！我曾努力尋找平靜，試圖減輕焦慮。但佛法所教導的遠遠要更加徹底究竟：苦與苦滅，而不僅僅是應對日常壓力。

By chance I heard of the Pure Land path. Not by chance, no. By Amitabha's grace ! I had never heard of this "easy path" and at first I dismissed it as inauthentic Buddhism. I had heard so much about self-power that to rely on Amitabha sounded heretical. But I don't know if it was my Christian upbringing, but I guess the idea of grace dies hard. I looked at Pure Land again and its teachings on faith, aspiration and practice. I looked a bit more and then on a whim modified my meditation. I wrote my own short liturgy centered on recitation rather than meditation. I recited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一次偶然機會，我聽聞了淨土法門。不，這絕非偶然，實為阿彌陀佛的加持！由於此前從未聽說過「易行道」，我最初還嗤之以鼻，以為這不是真正的佛教。我聽聞了太多自力修行的概念，以至於一聽到依靠佛力，便感覺像異端邪說。但不知是否因為我從小在基督教環境下長大，「加持護佑」的觀念始終在我頭腦中難以徹底磨滅。我重新審視淨土宗的義理，一點一點地深入其中，後來一時興起，用淨土行法對禪修進行了修正。我自創了一套以念佛而非坐禪為主的簡短的修持儀式。我開始稱念彌陀名號了。

Somehow it felt so right. Something moved me within, as I recited. I felt a great sense of compassion towards myself and the whole world. And a joy and peace that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k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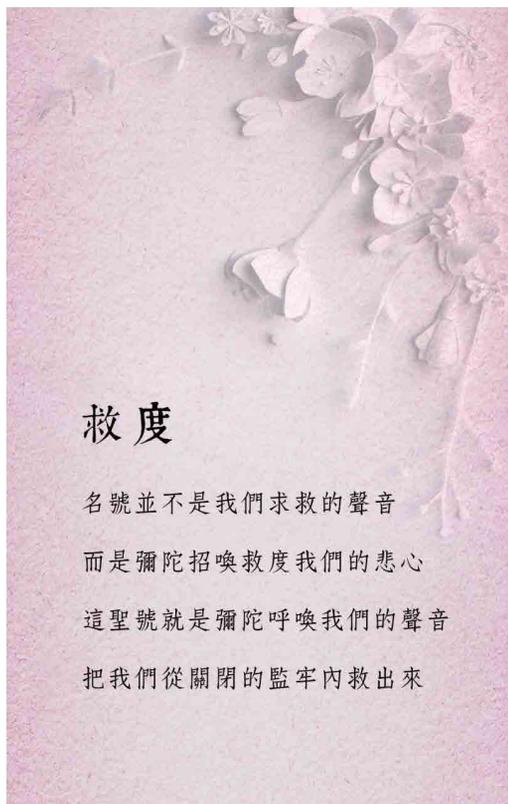
不知為何，我感覺好極了。念佛時，我內心深受觸動，有一種悲憫自己、慈愛天下的情懷，從未想到會有這樣愉悅而平靜的感受。

Finally I feel that I understand the true purpose of Shakyamuni Buddha's work, which was to reveal the truth of this wonderful Pure Land way ... to reveal Amitabha Buddha, who in his great compassion seeks our liberation and Buddhahood.

我終於明白，釋迦牟尼佛的出世本懷，原來就是揭示奇妙的淨土法門真諦，宣說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為我們眾生解脫成佛而設計的易行道。

In Amitabha, I know and trust that Buddhahood is fully attainable, and that this priceless treasure awaits all who only believ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him ! What a privilege and joy ! Namo Amitabha Buddha !

通過阿彌陀佛，我瞭解到成佛完全可期，但憑信願，任何人都可獲得這一無價之寶。這與我自己有無能力無關，全靠阿彌陀佛！這是何等的幸運與歡喜！南無阿彌陀佛！



救度

名號並不是我們求救的聲音
而是彌陀招喚救度我們的悲心
這聖號就是彌陀呼喚我們的聲音
把我們從關閉的監牢內救出來



二河白道圖

文／佛昀居士

這幅《二河白道圖》，繪製於十三世紀日本鎌倉時代（1185－1333），1907年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遺產，現藏於日本京都長岡京光明寺。

此畫絹本設色，高89.4釐米，寬62.1釐米，表現的是唐善導大師最重要的著作《觀經四帖疏》中「二河白道喻」。

「二河白道喻」說在《觀經四帖疏·散善義》：

譬如有人，欲向西行，百千之里。

忽然中路，見有二河，一是火河在南，二是水河在北。

二河各闊百步，各深無底，南北無邊。

正水火中間，有一白道，可闊四五寸許。

此道從東岸至西岸，亦長百步。

其水波浪交過濕道，其火焰亦來燒道，水火相交，常無休息。

此人既至空曠迴處，更無人物，多有群賊惡獸，見此人單獨，競來欲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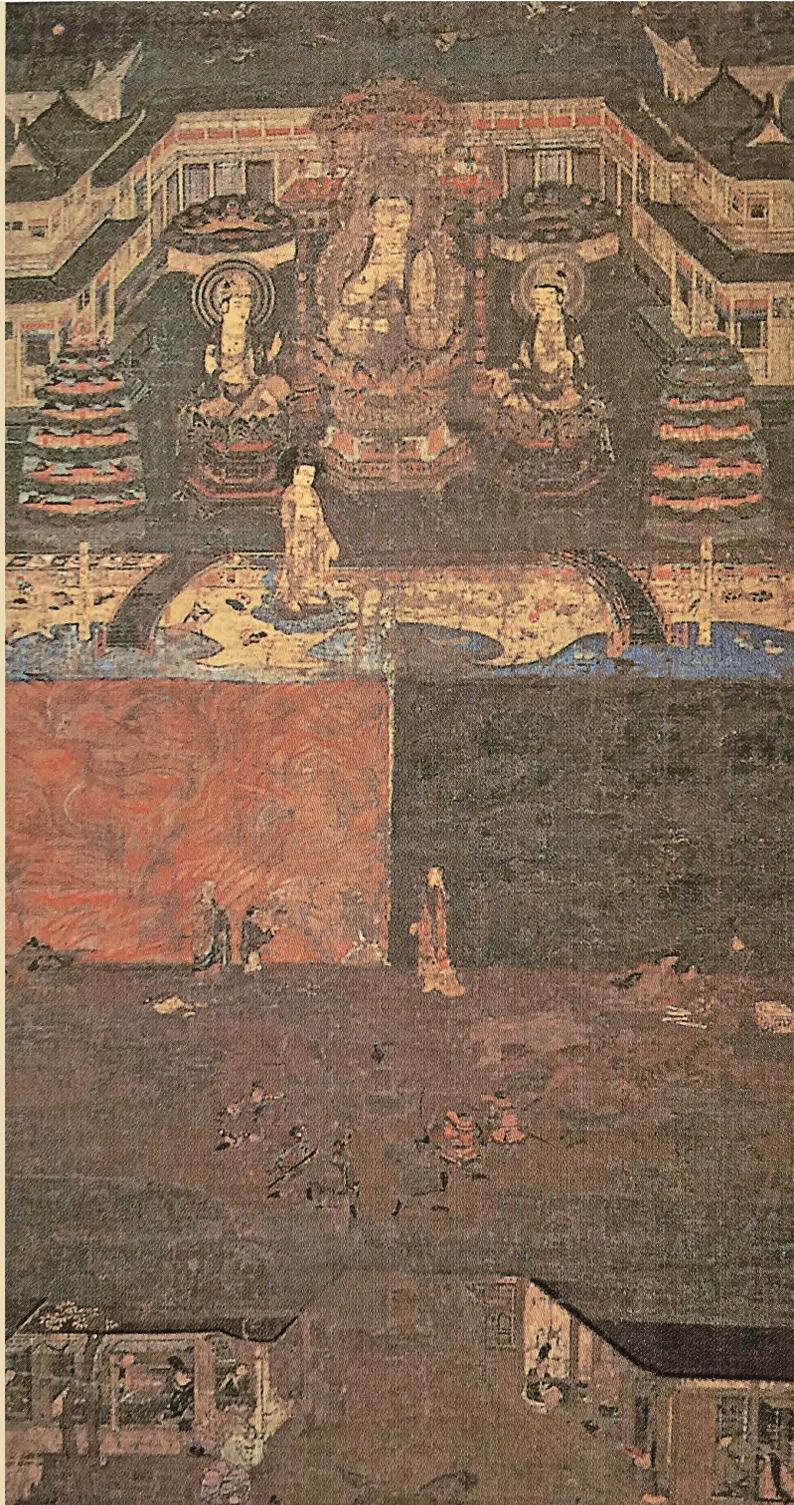
此人怖死，直走向西，忽然見此大河，即自念言：「此河南北不見邊畔，中間見一白道，極是狹小。二岸相去雖近，何由可行？今日定死不疑。」

正欲倒迴，群賊惡獸漸漸來逼。

正欲南北避走，惡獸毒蟲競來向我。

正欲向西尋道而去，復恐墮此水火二河。

當時惶怖，不復可言，即自思念：「我今迴亦死，住亦死，去亦死；一種不免死者，我寧尋此道向前而去。既有此道，必應可度。」



作此念時，東岸忽聞人勸聲：「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

又，西岸上有人喚言：「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此人既聞此遣彼喚，即自正當身心，決定尋道直進，不生疑怯退心。

或行一分二分，東岸群賊等喚言：「仁者回來！此道險惡不得過，必死無疑；我等眾無惡心相向。」

此人雖聞喚聲，亦不迴顧，一心直進，念道而行。

須臾即到西岸，永離諸難，善友相見，慶樂無已。

此是喻也。

善導大師以這樣一個譬喻故事來闡釋，貪瞋煩惱熾盛的凡夫，持念佛名，乘託阿彌陀佛大願力，逃離娑婆世界，到達西方極樂世界的情態：

有一個人，他被人追殺，逃到一片無人的曠野，前面有一條河阻住去路。這條河，南北長得看不到頭，東西寬得看不到彼岸。河中間有一條東西向的四五寸寬的白色通道。白道兩側，一邊是烈火，一邊是黑壓壓的水，河中火焰熊熊，水波洶湧，常交替淹沒白道。後有惡賊、猛獸追趕，前有大河阻路，眼下只有這條看上去很懸、很狹窄的白道還有一線生機。這人就想：「退後肯定是死，停在這裡就是等死，反正大不了一死，不如走這條白道試試看吧，沒準能逃離險地呢！」於是半信半疑、戰戰兢兢地走上白道。

這時東岸有個聲音對他說：「仁者，你放心走這條白道吧，肯定沒問題的。要是停止不前，必死無疑！」

西岸也傳來呼喚聲：「仁者，你放心大膽地過來吧，我會保護你的！」

這人一聽，頓時放心，腳步更穩更快了。

剛走了一小段，東岸的追殺聲停了下來，有人在喊他：「仁者啊，你回來吧，我們沒有要加害你的意思。這條道很險惡，你走下去必死無疑！」

這人哪裡肯信這樣的話，頭也不回，反而加快了腳步，往西疾進。不一會兒就到達西岸，善友們早已在岸邊等候多時，一時相聚，皆大歡喜。

此喻旨在說明：六道眾生在孤獨的輪迴之中，其心如同面對群賊惡獸，六識通過六根攀緣六塵牽動引出無量煩惱，造下了無盡的輪迴之因，這些統統是要拉我們入地獄長劫受苦的。而有緣遇到了念佛法門，應當不顧內心的貪瞋煩惱，一向專念彌陀佛名，彌陀住頂護佑，必定保護我們往生西方，與諸佛菩薩相會，慶樂無極。



上方極樂世界畫面

這幅畫採用遠近景構圖，人物偏小，因而畫面顯得空曠。畫面從整體結構上可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上方，也就是西岸，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景象，西方三聖——主尊阿彌陀佛、右脅侍大勢至菩薩、左脅侍觀世音菩薩居中而坐，靠近河岸處還有一尊站立的接引佛；中部是黑色和紅色的水火二河，中間一條白色的線表示白道；下方，也就是東岸，是人世間的景象。

按說此界近，畫面人物應該大、清晰；西方極樂世界離我們遠，按構圖法則，人物應該小。但這幅畫恰恰相反，整個畫面中，人物最大、最醒目是西方極樂世界，而此界反而顯得遙遠、模糊不清。念佛往生人，身雖在此界，心早已在淨土，他的重心是偏向極樂淨土的。可以說他的心生活在淨土，因為只要念佛，阿彌陀佛的光明就攝取他，他的心和阿彌陀佛一體不分，當然是和阿彌陀佛一起生活在淨土。色身被拘留在此界，但心可以不受限制，與佛在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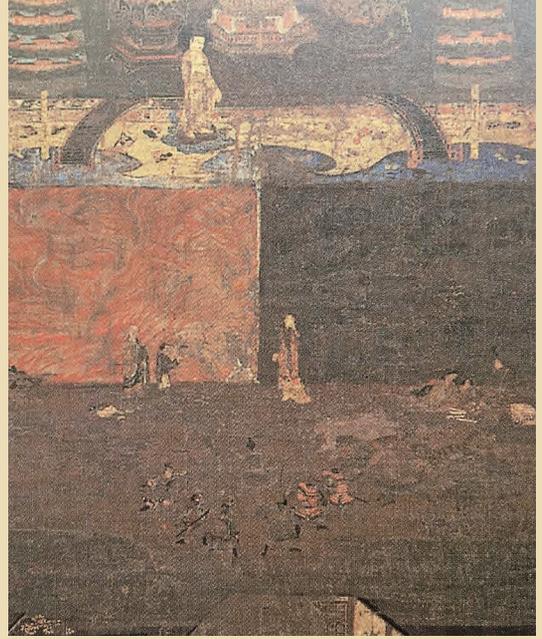
整幅圖以黑、紅、黃為主色調，極樂世界蓮池的地方用了少許藍色。色彩對比分明，有了橘紅和明黃的陪襯，畫面整體上給人暖色的感覺，哪怕施以大塊的黑色也一點都不顯得沉悶幽暗。從下至上，從我們這個世界到西方極樂世界，色彩上愈來愈明亮。水火二河在兩個世界之間形成很寬的分隔區，它們之間唯一的通道就是那條白色的細線。

水火二河的西岸是西方極樂世界，西方三聖端坐蓮臺，主尊阿彌陀佛居中，全身都有背光，所坐蓮臺相較於菩薩坐的蓮臺更大、更明亮；左右二菩薩只有頭部有背光，形體上小於佛像，設色也較主尊為暗。

西方三聖為宮殿樓宇、寶幢所圍繞，阿彌陀佛背後飾以華蓋。三聖下方為極樂寶池，其間有蓮花、橋樑、寶柱等等。池中立著一尊比菩薩像稍小的接引佛，靠近寶池下方水火二河的西岸，顯示阿彌陀佛每時每刻都在彼岸等待著我們過河相會，如母盼遊子回家，念子心切，以致不願坐在屋內，時時倚戶翹首期盼。

畫面下方是我們這個世間的景象，經中稱為「娑婆火宅」，充滿盜賊惡人，鬥爭激烈。即便有樂，那也只是五欲之樂，轉瞬即逝，且垢染纏縛，轉轉牽人入惡趣。

水火二河喻凡夫貪瞋煩惱，白道喻念佛人的清淨願往生心。火常燒道，水常淹道，喻我們雖然念佛，但仍生活在貪瞋煩惱中，眼下的境界仍是凡夫。就是我



中部、下方二河白道以及念佛行者、群賊



底部世間飲食、娛樂場景

們這樣煩煩惱惱的凡夫，只要一輩子相續念佛，佛號清淨無染，它直通西方極樂世界，我們就能順著佛號的功用，很自然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圖中曠野代表在五濁惡世難遇善友、善知識。群賊、惡獸喻人的六根、六識。人受六根、六識所限，看不到世界的真相，在業力的牽引下，造作罪業而不自知。

中途東岸有人喊他回頭，也就是圖中身著袈裟的人，喻別解別行、持邪見之人。

畫面底部繪製管弦伎樂的場面，房屋間繪有一匹馬，展現世人只知縱欲享樂，放逸自恣，見群賊、惡獸無動於衷，不知出離娑婆火宅。

東岸鼓勵他前行的聲音代表釋迦牟尼佛的教導勸化，此界佛已顯現滅度，所以只有聲音，不見人。西岸的呼喚聲代表彌陀成佛十劫以來時刻不停的呼喚，召喚我們去他的淨土，千萬不要忘了，千萬不要遲疑不前。

在念佛求往生的路上，看似前途渺渺、路途遙遠，實則不惟釋迦、彌陀二佛在護佑著我們，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諸護法神都在護念著念佛之人。

大師的這個比喻之中，字字句句可以說都是血與淚的交織，完全是大師內心體驗的真實獨白，生動親切，蘊意豐富，微妙深邃，從古至今，不知啟發了多少人明智選擇念佛往生之行。而以精美的圖畫將其極富畫面感的文字表現得淋漓盡致，自是古代大德善巧引導眾生的慈悲智慧的體現。🌸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山茶花開

題詞：一九九七春日，山茶花正開，蜂蝶正忙。

大自然的盛宴是多麼豐富啊！

這些花啦，蜂啦，蝶啦，他們是要請誰的客呢？🍵

信魔災禍轉彌多 一念彌陀業消除

文／釋淨本

善導大師曾說：「信邪事鬼餒神魔，妄想求恩謂有福，災障禍橫轉彌多；連年臥病於床枕，聾盲腳折手攀椽；承事神明得此報，如何不捨念彌陀。」大意是說，娑婆世界的眾生不入正道、不生正信，妄求諸鬼神妖邪，結果卻遭了惡報。

人生一切的苦樂禍福，其實是我們過去的業所招感來的，妄求之果，如古德所講「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大難必定會來臨。近日身旁偶遇此事，但同時不離彌陀慈悲救度，頗能予人啟發，因此特記錄此事。

大概兩個星期前，末學到新加坡，聽一位年輕人（她母親是念佛會的蓮友）敘述自己在大學（馬來西亞的大學）遇到的事情。

她說，學校最近發生了一件怪事……

有一群同學在學校玩起了「碟仙」遊戲，為什麼呢？因為不久前有一位學生在校區跳樓自盡，從此那個地區就經常發生一些靈異事件。這群

同學想玩「碟仙」遊戲，藉靈界眾生謀取一些「福報」。結果，這些人真的因此突然得到一筆橫財。

當時，有一位同學就說：「看來真的有幽冥眾生的存在，但想想他們也挺可憐的，希望他們能得到超度。」其中有一位外國同學卻說：「我不希望他們解脫，這樣我就能繼續靠他們謀取財物了。」

或許當時只是無知的玩笑話，但此褻瀆害人心態終究害了自己。不久，這位外國同學就突然昏迷了。

校方將這位外國學生送到醫院，醫生診斷了好幾次，做了各種檢查，都找不出昏迷的原因，各種指數都顯示身體是健康的。這位外國學生剛好是她同學，雖然自己不懂很多佛理，但因為母親是淨土宗的念佛人，也有因緣接觸淨土宗的師父，多少知道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的功德，尤其是她的母親，一直通過電話鼓勵她要勸這位外國同學念佛。因為此時除了阿彌陀佛的慈悲，世間沒什麼辦法可以

解決這樣的「怪事」了。

這個女兒也很聽話，她首先在「案發現場」放了一個念佛機（本來管理員還不答應，但試了幾次，終於讓她「偷偷」放了一台），這一放，這位外國同學的命運就開始改變了——本來一直昏迷不醒，而且嘴巴還天天流血的，放置念佛機的隔天，嘴巴就不流血了，真的不可思議。

之後，她母親再鼓勵女兒找幾位同學去醫院探望他，為他念佛。但是到了醫院，其他的同學都不肯念，只有蓮友的女兒在旁邊為他念佛，大約也只念了一、二十分鐘。

就在為他念佛的第二天，醫院就來電說，這位外國同學已經清醒了。連醫生也不知其所以然。其實，只要念佛，阿彌陀佛的慈悲加持力就已經在背後推動了。

人雖然清醒過來，卻從早到晚一直哭泣，令大家都手足無措，不知到底是怎麼了。母親就繼續鼓勵女兒：「現在人清醒了，證明念佛是有效的；妳再去為他念佛，一定會好轉的。」所以蓮友的女兒再次約了幾位同學去探望他。

大家一進病房，看到這位外國同學還是一直在床上哭泣。蓮友的女兒

就在旁邊開始念佛，不可思議的，這位外國同學一聽到佛號，竟然停止哭泣，然後慢慢安穩地睡著了。同去的友人見狀都說：「你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還真厲害！」

後來，這位外國同學沒幾天就出院了，身心也恢復了正常。出院後，這位外國同學還接受蓮友送給他的念佛機，在自己房間裡二十四小時播放。

這位外國學生沒有學佛而且還惹上邪事，這位年輕人其實也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只是通過母親的勸說，依樣畫葫蘆為他念佛，但也得到彌陀加持。佛德慈悲至極！從此公案，亦得知茫茫六道眾生，煩惱叢生，自顧不暇，何以救人；妄求邪神，定生災難。唯有阿彌陀佛之清淨莊嚴、慈悲不捨、積極平等、無條件的救度，才是眾生皈依處。最後以善導大師勸勉偈語作為結語，與大家共勉：

十惡五逆多疑謗 信邪事鬼餒神魔
妄想求恩謂有福 災障禍橫轉彌多
連年臥病於床枕 聾盲腳折手攀椽
承事神明得此報 如何不捨念彌陀
彌陀願力皆平等 但使迴心華自捧
南無阿彌陀佛！

2017年2月26日 

念佛止住車流 化險唯賴彌陀

文／楊淨茵

民國100年（2011）的清明節，我從臺中開車南下，返鄉掃墓。

那天車子雖多，但未壅塞，行駛於高速公路上，堪稱順暢。我開在中間的車道，速度始終保持在一百公里左右。

開到「名間」交流道附近時，右方車道突然有一輛車，急速切了進來，我嚇一大跳，下意識地將方向盤向左急轉，豈知由於當時的車速甚快，加上轉向過猛，車身頓時失控，打轉了一百八十度，剛好與後方急駛而來的大貨車正面相迎，幾乎對撞！

驚慌之下，我失聲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同車的兒子事後說，那一聲佛號簡直是喊叫出來的）！

剎那間，驚見四周的車流似乎全被勒令不動，都止住了，時空頓時凍結，靜靜地待我的車子猛轉三圈，一

直到還復如初，駛於原來的車道後，車流才又恢復正常。剛才這一切突然遽變，卻又好像都從未發生過似的。

回過神後，細想剛剛那幾秒鐘：我們怎麼了？

本來有可能是一場極其嚴重的連環車禍，將見車毀人亡的混亂慘劇；然而只是一聲阿彌陀佛，在那樣驚險、急迫、慌張的瞬間，我們似乎被抽離出來，如踏在虛空中，得以從容迴旋，自動調整好了再上路，保住了我們及許多現場行車者的所有生命——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

至今回想，仍心有餘悸。

感恩彌陀的及時救護，讓我母子及一切相關有情皆得以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保住了寶貴的性命。

南無阿彌陀佛！

一句佛號送丈夫往生

文／佛迎居士

幾年前，我在電臺擔任記者，當時與某日報一位女同行經常一起採訪，工作之餘也常聊天。尤其當我們知道了彼此都是學佛之人，就更覺親切了。

當時，我接觸的雖是淨土法門，但總被告知往生極樂是一件也容易、也不容易的事。因為除了念佛還需輔助落實各種雜善之行；即使念佛也須達到「功夫成片」等一定境界。而這位報社記者更是連抉擇法門的意識都沒有，只是跟著各種人不斷地跑道場、放生、誦經等等。

某日，她告訴我前段時間她的先生剛剛病逝。聽說是類似晚期惡性腫瘤一類的絕症，劇烈的疼痛加上對死亡的恐懼讓這個男人陷入崩潰。住院期間在病房也動輒失控，打砸東西。

有一次她先生又大吵大鬧的時候，女記者實在受不了了，就哭著對先生說：「咱們太苦了！求阿彌陀佛來救救咱們吧！」然後她就喊了一聲「阿彌陀佛啊——」。先生也跟著念了一句「阿彌陀佛」。不知為何，就此一聲，她先生就安靜下來了，不但不再吵鬧，甚至也不怎麼說話了。

現在想來這也很正常，因為就是這樣機械地跟著念了一句阿彌陀佛，就足以讓這個瀕死之人感應到了佛力加持，於是他不再那樣痛苦和恐懼了。再於是他就自然而然地開始在心裏默默地相續念佛了吧！

女記者說幾天後先生就走了。走之前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好幾次為自己以前的表現向醫護人員以及家人道歉並表示感謝。最後還微笑著揮手說「再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女記者奇怪地說：「我先生斷氣之後怎麼那麼漂亮啊！比活著好看多了！」對此她真是完全莫名其妙，而我當時模糊地知道這些都應該算是往生的瑞相吧。於是就追問：「你先生也是念佛的嗎？」可她回答說「不是。」而且還提及先生生前和岳母常常發生衝突，「造了不少口業呢。」我當時聽了便大惑不解：按說這樣一個既無修行可言，世善方面又明顯有虧欠的人，應該不可以往生淨土吧？

在我心裏這好像就成為了一個小小的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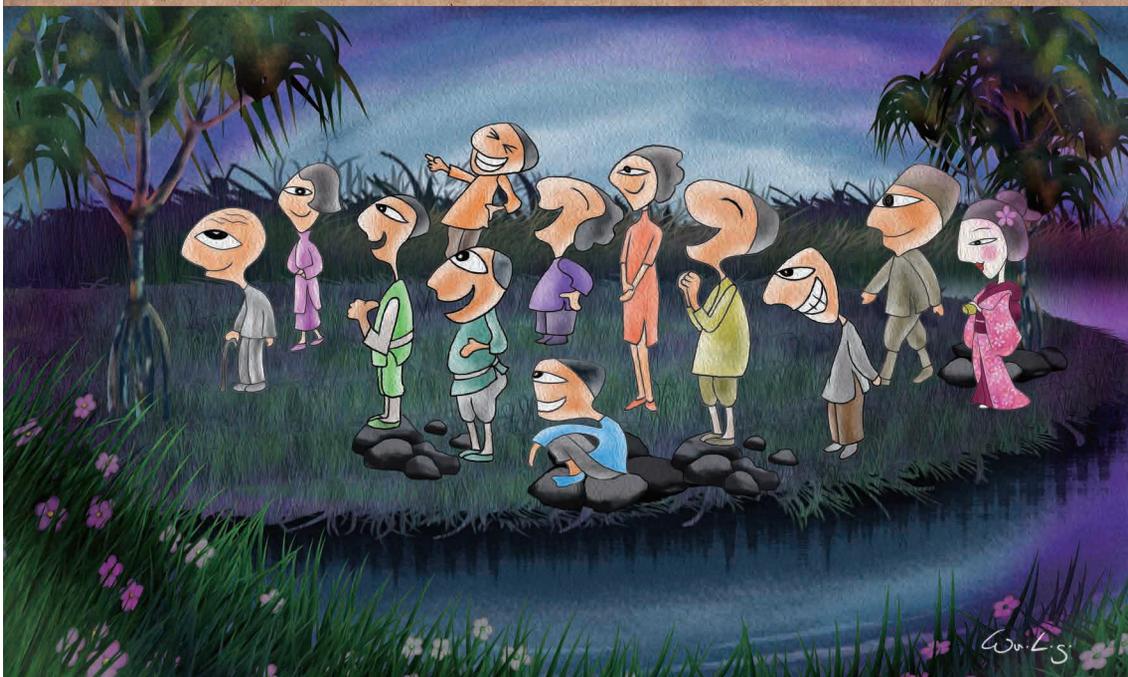
一直到兩年前，我進入了善導大師思想的淨土法門之後，再回想此事才確定：在那最後的絕望之際，那個男人就是因為跟著妻子莫名其妙地念了那麼一句阿彌陀佛，不但讓他立刻擺脫了病痛和死苦。而且臨終時一定是彌陀現前來迎，所以他才笑著隨佛往生安養之國了。這應該是一個典型的淨土宗「臨終之機」的案例吧，也就是生命的最後幾天才有緣得聞佛號而蒙佛救度的人。

於是，我立刻跟這位女記者聯繫，告知了我的判斷，並且也向她介紹了純佛力救度的淨土法門。坦率講，當時我不太能確知她的態度如何，因為也不清楚她的生活狀況是否已經發生了改變。不過讓我特別高興的是，就在前幾天，我聽說現在她手上也天天戴著一個念佛計數器了。

（2017年4月22日）

佛號一出 天明鬼去

出自《念佛感應錄（五）》 白話／釋淨開 繪圖／巫麗雪



1. 這一夜，一向天黑就失了人氣的池子邊，忽然人潮湧來，熱鬧得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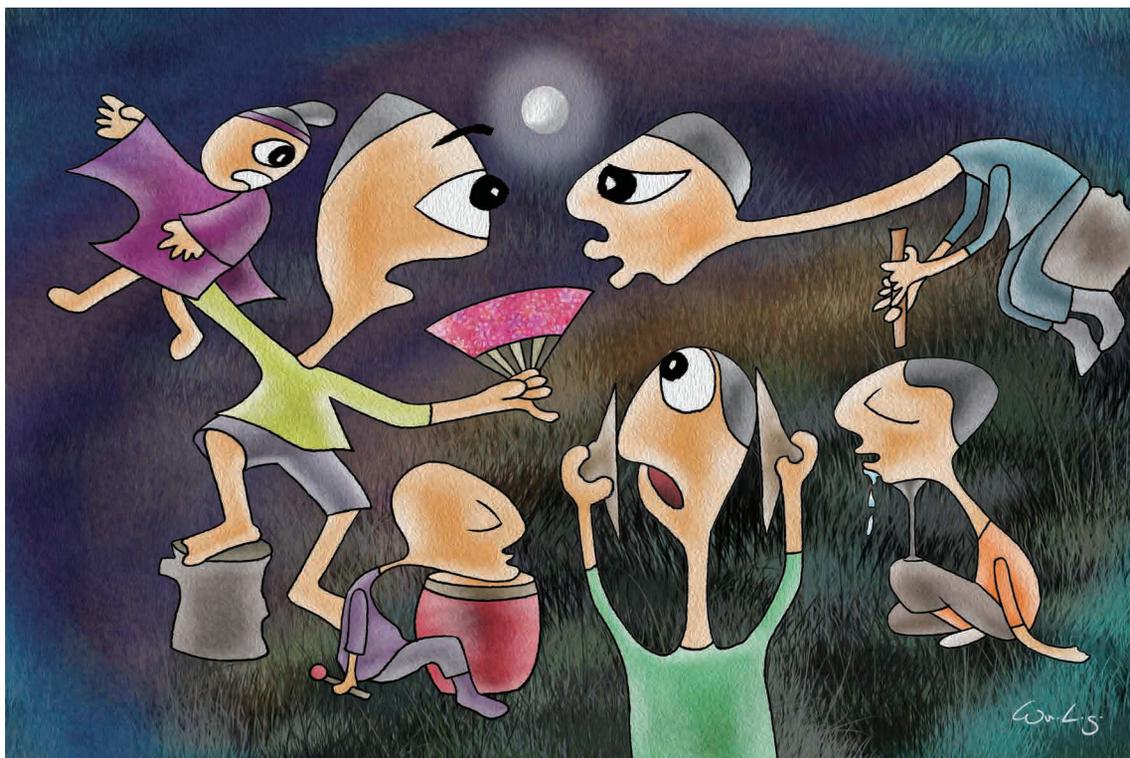
2. 四周黑鴉鴉的，張牙舞爪的林投樹下，孤零零一個戲棚子，鏗鈴啞啞的，正上演著好戲。



3. 班主賣力地變化嗓音，給手上舞弄著的布袋戲偶妝扮表情，讓底下高聲叫好。



4. 但是過了好久好久……。「怎麼搞的，這天還不亮？」整戲班子的人精疲力盡，都張大嘴巴打哈欠，紛紛抱怨著。



5. 班主也覺得奇怪：「從來沒遇過這種事啊！一定是她，絕對和她有關係！」



6. 他想起好幾天前，有個化濃妝、穿戴精緻的女人來找他演戲。



7. 「演什麼都好，但是請演到天亮。還有，請絕對不要念『阿彌陀佛』這四字！」女人非常有禮貌地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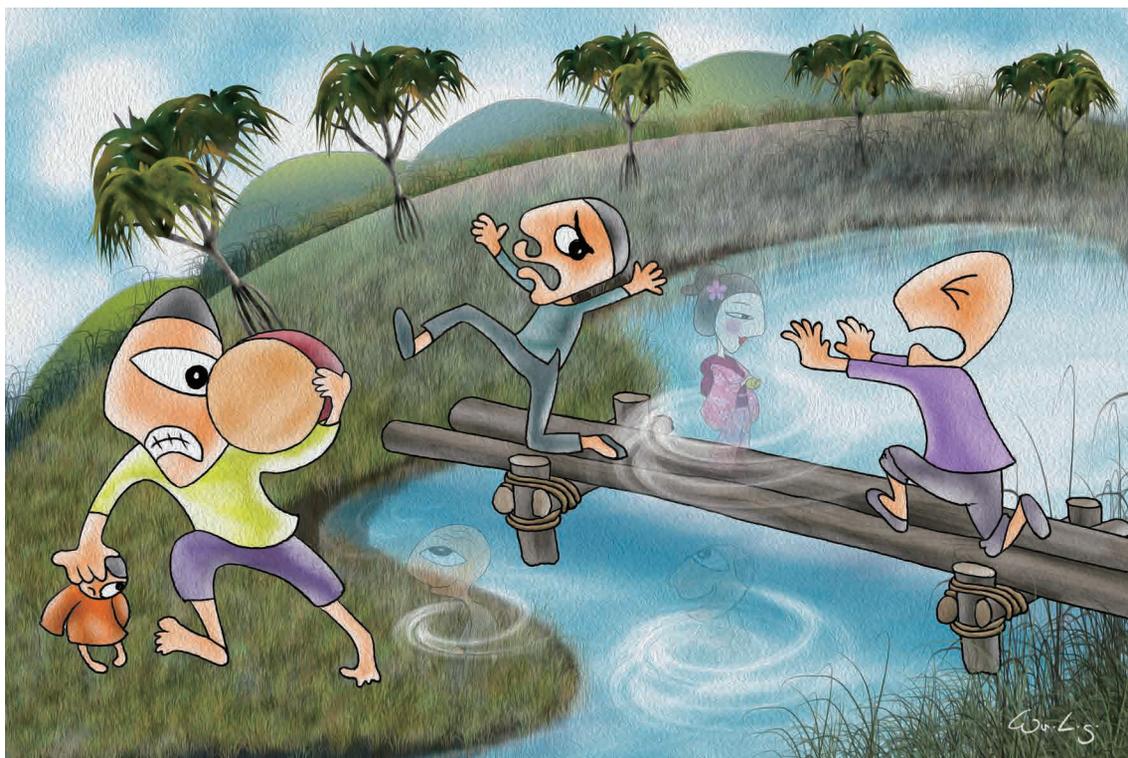
8. 這時，班主看看天色，望望臺下興奮的人群，瞭解了那麼幾分，不覺手頭顫抖，腳尾發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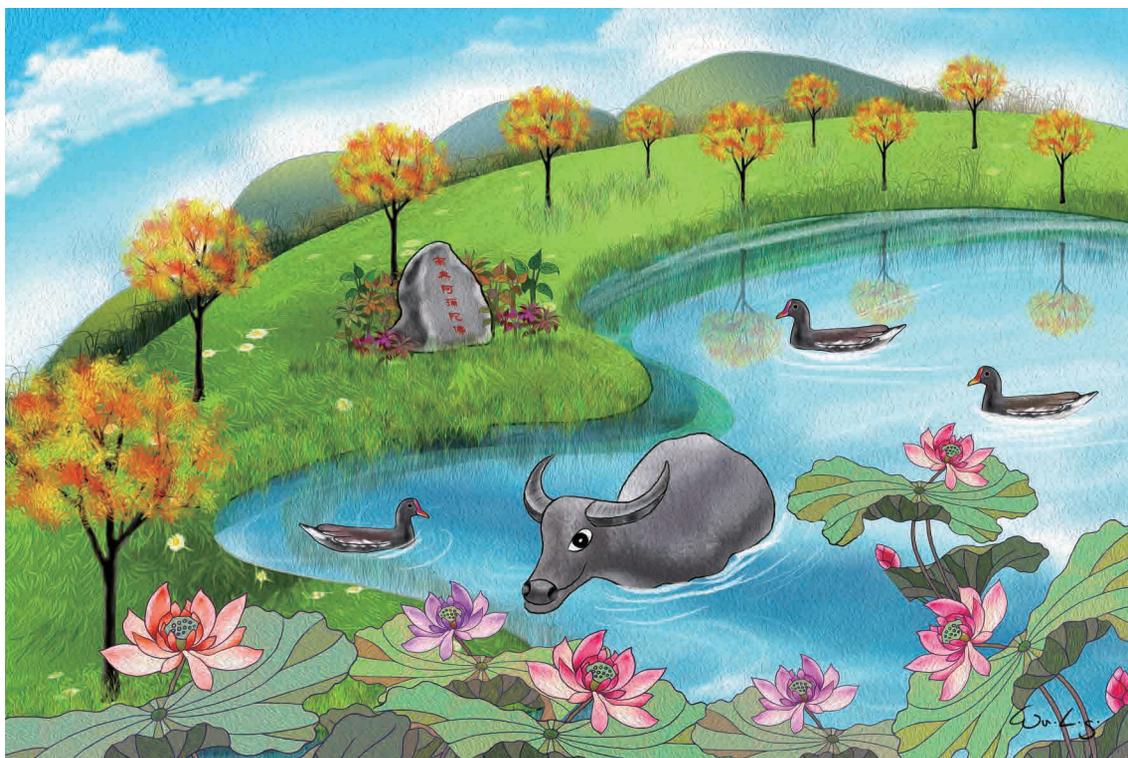
9. 他不管了，心頭一橫，奮力一喊「阿彌陀佛」！



10. 瞬間，「轟」的一聲！戲棚垮了，觀眾不見了。大太陽底下，一片荒涼。



11. 班主知道見鬼了，急急忙忙收拾道具，落荒而逃。



12. 「南無阿彌陀佛」真是威力無比，這讓村民主動立石刻字，供奉在水邊，永保平安。

經過投批 命終好走

文／佚名

距離杭州市區不遠的郊外，有一座東嶽廟，供奉的東嶽大帝是古代大將黃飛虎。早年常隨家人至該廟進香，朝拜人眾，香火鼎盛，據說頗多靈驗。

廟中闢室陳列地獄一座，眾鬼閻王等塑像，栩栩如生，進門兩側有黑白無常各一，如有為惡者進門，即有鐵鏈自黑白無常手中下垂，亦頗嚇人。

最特殊者，該廟有一「投批」習俗，凡年老者，由子孫陪同，身穿罪衣，備一大型信封，書明生辰八字，跪拜入廟，意在先期向大帝報到，經批示蓋以大印後攜返。

相傳凡曾經投過批者，在臨終時可免除由小鬼無常拘提，而由陰差恭迎，怪就怪在投過批者臨終前一定會講一句話「客人來了，泡一杯茶」，然後氣絕。家祖父故世時，本人隨在身旁，的確親耳聽到其說過此話，其他親戚亦有此種情形，回想起來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

1990年10月29日 

睡在門前 應打招呼

文／賴益堂

服兵役時，曾參加過師對抗演習，中途有一晚行軍至苗栗縣山區某處墓地，奉上級命令就地紮營。夜幕低垂，星月無光，墓區靜謐漆黑，氣氛陰森。紮營令下後，大家各自找地勢較平坦的墓埕打地鋪休眠，我找的是一座新墳。

因為全副武裝長途行軍，有的同志還肩負連隊的輕裝備，所以都非常的疲累。除了輪值的哨兵，大夥兒很快就進入夢鄉。在迷糊的睡夢中，忽然間有一年輕的女子，面貌姣好、長髮披肩、一襲白色素淨的長睡袍，似走似飄到我面前，嘴角帶著微笑，顯然並無惡意，但卻重複說著幾句客家話，因為我是河洛人，不懂客語，所以彼此無法溝通，只好報以苦笑。

天亮醒來，揉一揉惺忪的睡眼，赫然發現墓碑頂端黏貼了一塊燒盜的畫像，相片中的容貌竟然就是睡夢中所見之女子。向客籍同志請教女子所重複的客語，才明白該女子說：「要睡在我的門前，也不先打一聲招呼，真無禮！」霎那間，我頓覺頭皮發麻，一股寒意由脊椎冉冉上升。

1997年2月5日 

「牛」是怎麼死的？

「牛」是怎麼死的？這個故事很經典，寓意很深！

歡迎關注同情這頭牛，因為曾經也切身體會過！

牛耕田回來，躺在欄裡，疲憊不堪地喘著粗氣，狗跑過來看牠。

「唉，老朋友，我實在太累了。」牛訴著苦，「明兒個我真想歇一天。」

狗告別後，在牆角遇到了貓。狗說：「夥計，我剛才去看了牛，這位大哥實在太累了，牠說牠想歇一天。也難怪，主人給牠的活兒太多太重了。」

貓轉身對羊說：「牛抱怨主人給牠的活兒太多太重，牠想歇一天，明天不幹活兒了。」

羊對雞說：「牛不想給主人幹活兒了，牠抱怨牠的活兒太多太重。唉，也不知道別的主人對他的牛是不是好一點兒。」

雞對豬說：「牛不準備給主人幹活兒了，牠想去別的主人家看

看。也真是，主人對牛一點兒也不心疼，讓牠幹那麼多又重又髒的活兒，還用鞭子粗暴地抽打牠。」

晚飯前，主婦給豬餵食，豬向前一步，說：「主婦，我向你反映一件事。牛的思想最近很有問題，你得好好教育牠。牠不願再給主人幹活兒了，牠嫌主人給牠的活兒太重太多太髒太累了。牠還說牠要離開主人，到別的主人那裡去。」得到豬的報告，晚飯桌上，主婦對主人說，「牛想背叛你，牠想換一個主人。背叛是不可饒恕的，你準備怎麼處置牠？」

「對待背叛者，殺無赦！」主人咬牙切齒地說道。

可憐，一頭勤勞而實在的牛，就這樣被傳言「殺」死了。

莫跟旁人抱怨，免得怎麼死的都不懂！也不要輕易相信隔耳的傳言，除非你當面證實，否則你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案：謹言慎行——不說是非，不聽是非，不傳是非，不較是非。

（轉載自網路）

減少垃圾，環保新風潮 ——可食用塑膠袋問世！



廢棄的塑膠袋處理，已成為許多國家頭痛的問題。合成塑膠因具有很高的化學穩定性，如果把它埋入地下，上百年也不會腐爛；若使用焚化爐燃燒，也會產生戴奧辛，對人體及環境帶來傷害。為了解決塑膠污染問題，印度安維公司（EnviGreen）的執行長艾許瓦·赫奇（Ashwath

Hedge）花了四年時間研發出一款有機塑膠袋，百分之百可在環境中被分解，這種塑膠袋甚至可以食用

艾許瓦生長於印度芒格洛爾的郊區，從小生長的环境就被垃圾包圍，他的家鄉有不少人因為貧窮，竟靠垃圾山生存：挑揀垃圾堆裡的食物，有用的廢棄物就拿回家用或賣錢，很多

人因此生病過早離世。

眼見親人朋友一個個過早離世，艾許瓦坐不住了：「我是個印度教徒，太陽、土地、水對我而言，都有神靈，為了自己的後代不在垃圾中生存，我們必須改變。」

當艾許瓦興沖沖地尋求解決方案的時候，卻著實被印度環境部長公佈的一組數字澆了冷水，「每天印度產生的塑膠廢棄物高達一萬五千噸，其中有六千噸不做回收和處理，就任其飄盪野外。」被視作印度「聖獸」的牛，一生要吃進三十公斤塑膠。這簡直太可怕了！

放眼全球，數字更是刺眼：五千億，這是全球塑膠袋的使用量。

根據「艾倫·麥克亞瑟環保基金會」公佈的數字，目前海洋中有超過1.5億噸塑膠垃圾，全球每年新增2.8億噸塑膠垃圾；再過八年，海洋魚兒和塑膠垃圾所占比例為三比一；到2050年，塑膠垃圾將比魚類還多。

連科學家都忍不住感嘆：海洋就是個垃圾場，而無辜遭殃的動物，一幕幕慘劇也不斷上演。

印度這樣的人口消費大國雖有「限塑令」，但是又怎麼樣呢？布袋



還是不能替換塑膠袋！

艾許瓦舉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總不可能隨時隨地出門攜帶布袋，但萬一你走在路上，想起來要買點馬鈴薯或雞蛋，總不能雙手像玩雜耍般把它們帶回家吧？這麼一來，我們的生活說到底，還是離不開塑膠袋。

怎麼辦呢？禁塑令在實際生活面前形同虛設——禁不了，那就換個思路。2012年，他存夠了路費，親自到歐洲拜訪了十多個專家，想盡一切辦法研究一款完全無污染，甚至可食用的塑膠袋。

整整四年時間，碰壁無數，試驗上百種材料，做了上千次實驗，終於，他發現了最佳的原料和配方：紅薯、玉米、馬鈴薯等天然澱粉，與植

物油衍生物進行配比，十二種材料，全部可入口食用。生產過程也做到絕對環保，塑膠袋印刷採用可食用印刷油墨。從生產到最終成型，百分之百就是一款可食用的「有機食品」。

這一款塑膠袋，結實異常，用力撕扯都沒問題；還可以放在熨斗下直接熨燙，就是這麼神奇。而且這樣的塑膠袋燒了，既沒有刺激性氣味，也不會產生有毒氣體。

這下別說人類，就連嬌貴的動物吃了，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就算讓它進到野外，它一百八十天就可以自然分解，埋進土裡四十五天，扔進水中一天，開水中則十五秒就可以溶解。

當艾許瓦拿著這款革命創新性產品，出現在卡達的國家環保日，各個國家的環保部門都沸騰了。

眾多國家環保部門負責人，都親切地與他約見洽談，手腳快的阿聯酋和卡達，人們已經用上了這款環保塑膠袋。

印度環保部聽到這一消息就急了，立刻好言相勸，邀他回印度建廠，以改善印度糟糕的環境狀況，艾許瓦也欣然答應。六十個人的工廠全部聘雇生活極端貧困的農民，原材料也全部從農民手中採購，可說一舉多



得，大大改善了農民的生存狀況。

眾所周知，做到完全無污染的綠色產品，成本往往翻幾倍不止，但艾許瓦發明的塑膠袋，僅僅比普通塑膠袋價格高出百分之三十五，隨著如今每月一千噸產能的不斷擴大，包括垃圾袋、圍裙、甚至牛奶盒等產業鏈的不斷延展擴張，成本必然會進一步降低。

對於明天，我們不該坐以待斃，或許從一個塑膠袋做起，就是最佳的契機。

（轉載自網路）

淨土宗 相關網站

淨土宗



LINE @



FaceBook



YouTube



英文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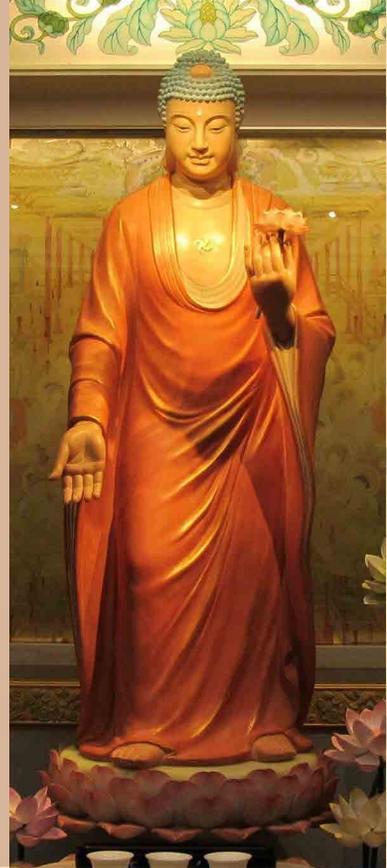
英文
FaceBook



淨宗講堂



淨土宗
雲端法寶庫 (MP3)



護持捐款

●郵局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 0 2 3 0 5 1 1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ATM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0 1 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4 6 1 1 0 2 0 2 2 4 8 0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捐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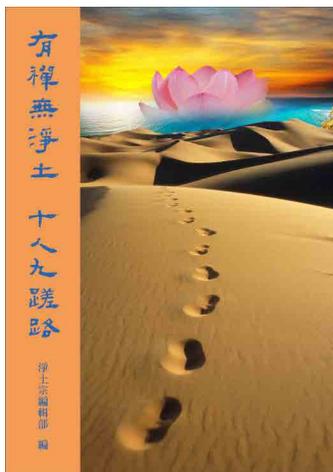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TWTP

Account (A/C)：4 6 1 1 0 2 0 2 2 4 8 0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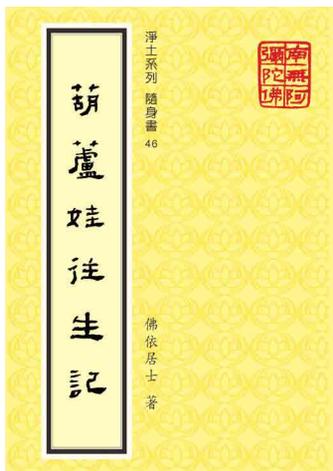
編者：淨土宗編輯部

自力修行障礙重重，稍不留意，即墮入輪迴，難以自拔。其中十有九人，十有十人是蹉跎時光，耗費生命，不但成佛遙遙無期，還得白白承受輪迴的痛苦。

歷來修行人，論道心論修行，多少毅力驚人名動四方；然而時世困難、自力艱辛，究竟還是有比竭盡個人天資、努力更難跨越的鴻溝。這道鴻溝，古德以「生死大海」形容。仔細思維，實不為過。

本書僅依祖師大德的法語，輯錄眾多修行人再世為人的公案：有陷於平庸，沒在茫茫人海；有雖悟到前身，終於不堪回首；甚至劣跡斑斑，難以與前世修行相匹配。多少每況愈下的案例，讀後怵目驚心。

透過此書，讀者必定能深感編輯的苦心。既有史家之筆，鄭重地給予評審自我的借鑑；又多長者慈心，呼喚學佛人調轉方向，朝淨土宗他力救度、不虞後生、人人可成就的大道前進。願暫捨成見，開卷一讀。



● 《葫蘆娃往生記》

（隨身書）作者：佛依居士

本篇故事可說是精彩動人的念佛人傳記。

書中的葫蘆娃是個患了絕症，分秒日夜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正走向死亡的孩子。沒有了明天，一個正逢青春的孩子他的生活、精神、心態是怎麼樣呢？必須說，許多方面是正常人所不足的、趕不上的。

藉由一位慈愛的母親的感人筆觸，葫蘆娃天真開朗，接觸佛法後念佛不懈，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真誠，一再打動著讀者的心弦。學法妨礙念佛嗎？請看葫蘆娃剋定時間學習的熱忱；生病就念不出佛嗎？請看葫蘆娃不畏折磨，一心仰靠，念念不捨；念佛久了會倦怠嗎？請看葫蘆娃絕不傍顧的真切信仰……。

文章較長，但作者不憚繁多，因為所說字字真實，句句感人，筆下無非是彌陀之子的純真樣貌。相信一經展讀，不到終章，心上手上都是絕對放不下的。有志於念佛，應當通讀。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0689 · 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郵箱：amt@plb.tw

淨土宗台北弘願念佛會

地址：台北市撫遠街384號B1

電話：02-2762-4922

淨土宗深坑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號2樓

電話：02-2662-2166

淨土宗板橋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18號2樓

電話：0936-336-313

淨土宗新店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17巷3弄10號1樓

電話：02-2911-2615

淨土宗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40號

電話：02-86012135

淨土宗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建國路61巷33弄7號

電話：03-3613247

淨土宗潭子彌陀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135號12樓

電話：04-2532-7717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北區博館路6號

電話：04-2206-3618

淨土宗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7740

淨土宗嘉義念佛會

地址：嘉義縣中埔區中華路771號

電話：05-2390373

淨土宗台南道場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1918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0911

淨土宗高雄念佛會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81號

電話：07-3228220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2931

淨土宗永明蓮社

地址：屏東市民勇路26號

電話：08-723-0038

淨土宗彌陀本願精舍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忠英路231號

電話：0952-291216

香港地區：

中國淨土宗協會

地址：香港葵涌葵豐街41號安福工業大廈13樓E室

電話：852-25055642（蔣居士）

淨土宗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淨土宗蓮池會念佛社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櫻樹街19號華源工業大廈3樓21室

電話：852-91353729（王居士）

淨土宗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號源發大廈6字H室

電話：852-63401956（佛開法師）

澳門地區：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

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地址：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2239（佛名法師）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3453

馬來西亞

西馬聯絡處

淨土宗 新山 念佛會（柔佛州）

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07-3646085
郵箱：amt.plb.jb@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jb

淨土宗 彌陀淨苑（吉打州）

No. 137, Taman Pelangi, Jalan Kuala Kedah,
06600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
Tel：04-771 7828 / 011-2769 8006
郵箱：amt.plb.as@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as

淨土宗 士拉央念佛會（吉隆坡）

No. 12A (F), Jalan SJ 6, Taman Selayang Jaya,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019-263 6063（佛智居士）
郵箱：clng4144@yahoo.com.sg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sly

檳城 淨緣居士 Tel：016-405 7560

芙蓉 佛喚居士 Tel：019-981 0185

東馬聯絡處

古晉 佛安居士 Tel：016-866 0200

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

Lot 7372, Jalan Sherip Masahor,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082-257634

沙巴 Eric Cheong

Block B, Lot S8-2, 1st Floor, Tropicana
Villa Phase 2, Jalan Pintas Penampang,
88220 Kota Kinabalu, Sabah.
Tel：012-393 5736

新加坡

蓮邦生活家（流通處）

地址：617 Geylang Road Singapore 389556
Tel：6902 9052 / 9782 6785（佛信）
郵箱：amt.plb.sg@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sg

美國

Li Yung Kuan 關立詠（北卡）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919-9298899

Pony Ho 紀善瑄（加州）

2365 Remora Dri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Peggy Chiu（加州）

PO Box 29521 Oakland CA 94604
Tel：510-575-0504

齊居士（加州）

8462 Alameda Park Dr., Elk Grove, CA 95624
Tel: 916-838-8968

佛億居士（維吉尼亞州）

22575, Leanne Ter ashburn, VA.
Tel：703-975-2908

加拿大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V7, Canada. 加拿大溫哥華
Tel：604-273-3222
郵箱：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吳榮添

Tel：778-288-1218

巴西

南美普陀山承天寺

ORBI-ORDEM BUDISTA INTERNACIONAL
Rua Doutor Josivalter Vilanova no.99
Jardim California Foz do Iguacu
Paraná Brasil
CFP：85867-504 TEL：55-45-35245566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02-9416 9355

慧吉居士

7/47-49 Archer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Tel: 61-2-94121548 / 0422-333815
郵箱：amtsydney@gmail.com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
49	《念佛感應錄》（七）（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52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因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45	略談佛教意義與淨土殊勝
46	葫蘆娃往生記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名
B1	純粹的淨土法門
B2	念佛成佛是佛教
B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B4	善導大師略傳
B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B6	念佛感應錄
B7	盲眼老人 預知時至

英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A1	走近佛教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越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本願念佛
2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3	第十八願講話

光碟目錄

編號	名稱	語言	備註
1	台語演講系列(一~五輯) (慧淨法師)	台	CD
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台	DVD
3	佛一開示(一~十三集) (慧淨法師)	台	DVD
4	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國	DVD
5	淨土宗風學習 (慧淨法師)	國	DVD
6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國	DVD
7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國	DVD
8	淨土宗大意(淨宗法師)	國	DVD
9	淨土宗概論(淨宗法師)	國	DVD
10	佛號(慧淨法師)	國	CD
11	與佛同在	國	CD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佛說無量壽經》—

